

第三冊細目

卷四十六 東萊學案

呂東萊先生祖譜 麗澤講義 東萊遺集 附錄

呂大愚先生祖儉

呂泰然先生祖泰

卷四十七 民齋學案

薛艮齋先生季宣 (附從子叔似) 漢語集 附錄

張忠甫先生淳

徐居厚先生元德 (附錄)

王合齋先生相

敖君善先生繼公

倪仲深先生淵

楊鐵崖先生維楨

卷四十八 止齋學案

陳止齋先生傳良 (附族弟武、從弟謙) 附錄

宋元學案

二

黃文叔先生度	五八〇
鄭自明先生鑑	五八一
戴岷隱先生溪	五八二
蔡行之先生幼學	五八三
曹器道先生叔遠	五八四
呂聲之沖之二先生	五八二
林正仲先生頤叔 <small>(附弟淵叔)</small>	五八二
朱文昭先生黼 <small>(附章用中)</small>	五八三
胡伯正先生時	五八三
高國楹先生松	五八三
倪起萬先生千里	五八四
徐孟堅先生筠	五八四
黃觀復先生章	五八四
吳長卿先生漢英	五八四
沈仲一先生體仁	五八四
虞遠齋先生復	五八四

葉水心先生適習學記言 水心文集 水心外集 附錄

五九一

劉必明先生愚

六〇〇

王誠叟先生綽

六〇一

陳賓牕先生耆卿

六〇一

丁少詹先生希亮 附錄

六〇一

周南仲先生南

六〇二

孫之宏林居安、趙汝鐸三先生

六〇二

王立之先生植

六〇二

孟良甫先生獻（附弟導）

六〇三

趙嫓庵先生汝譜

六〇四

鄧求齋先生傳之

六〇四

宋廩父先生駒

六〇四

戴文子先生栩

六〇四

孔靜樂先生元忠

六〇四

陳子華先生韓

六〇五

吳荆溪先生子良（附舒嶽祥）

六〇五

卷五十 龍川學案

六〇七

陳龍川先生亮	陳同甫集	附錄	六一
倪石陵先生樸			六一五
王厚軒先生自中			六一六
喻蘆隱先生侃			六一七
喻梅隱先生南強			六一八
吳先生深			六一九
錢叔因先生廓			六一九
凌先生堅			六一九
何少嘉先生大猷			六一九
吳全歸先生思齊			六一九
方存雅先生鳳	(附子樗)		六一九
謝晞髮先生翹			六一九
吳淵穎先生菜			六一九
卷五十一 梭山復齋學案			六二三
陸梭山先生九韶	梭山日記	附錄	六二四
陸復齋先生九齡	復齋文集	附錄	六二七
嚴松年先生松			六二九

曾孟博先生滂（附李纓） ······

六三〇

卷五十二 象山學案

六三一

陸象山先生九淵語錄 白鹿洞講義 辭太極圖說書 附錄 ······

六三五

老楊先生庭顯慈湖先訓 附錄 ······

六四五

羅此庵先生點附錄 ······

六四八

陸伯微先生持之 ······

六四九

趙復齋先生彥肅 ······

六四九

姚安道先生宏中 ······

六五〇

汪主靜先生深 ······

六五〇

卷五十三 清江學案

六五一

劉孝敬先生靖之 ······

六五三

劉靜春先生清之 靜春先生語 附錄 ······

六五四

趙章泉先生蕃 ······

六五五

卷五十四 說齋學案

六五七

唐說齋先生仲友（附兄仲溫、仲義） 愚書 說齋文集 ······

六五八

傅杏溪先生寅(附子大東、大原) ······
吳景陽先生葵 ······
傅南園先生芷 ······

卷五十五 徐陳諸儒學案 ······

徐宏父先生誼 ······

六六五

錢白石先生文子 ······

六六六

陳叔向先生葵 ······

六六六

趙時隱先生希館 ······

六六七

丁延溪先生黼(附錄) ······

六六八

黃仲庸先生中 ······

六六九

卷五十六 西山蔡氏學案 ······

蔡西山先生元定(附錄) ······

六七一

蔡節齋先生淵(易象意言) ······

六七三

蔡復齋先生沆 ······

六七五

蔡素軒先生格 ······

六八〇

陳世德先生光祖 ······

六八一

六八二

翁泳、熊剛大、熊三酉先生

六八一

卷五十七 勉齋學案

六八三

黃勉齋先生輯聖賢道統傳授總敍說

中庸總論 中庸總說

勉齋文集 附錄

六八七

胡西園先生伯履

六九六

詹流塘先生初流塘集

六九六

余景思先生元一

六九七

方連雲先生退

六九八

張敬父先生元簡

六九八

劉君錫先生子玠

六九八

吳季永先生昌裔

六九八

黃子敬先生師雍

六九九

黃仲玉先生振龍

六九九

陳日昭先生如晦

六九九

陳儀父先生象祖

七〇〇

鄭中實先生鼎新

七〇一

卷五十八 潛庵學案

七〇一

輔潛庵先生廣宗輔錄	七〇四
董榘堂先生槐	七〇五
王貫道先生文貫	七〇六
韓恂齋先生翼甫	七〇七
汪景新先生元春	七〇八
韓明善先生性	七〇九
陳石堂先生普石堂文集	七一〇
任松鄉先生士林	七一一
熊勿軒先生禾勿軒文集	七一二
徐梅江先生天錫（附弟天彝）	七一三
黃行素先生奇孫	七一四
王元章先生冕	七一五
韓古遺先生信同（附楊璵、黃裳）	七一六
中村遺書	七一七
陳潛室先生埴（四端說、木鐸集、潛室語）	七一八
葉西山先生味道（附子采）	七一九
翁庶善先生巖壽（附胡一桂）	七二〇
	七二一
	七二二
	七二三
	七二四
卷五十九 木鐸學案	七二五
	七二六
	七二七
	七二八
	七二九
	七三〇
	七三一
	七三二
	七三三
	七三四
	七三五
	七三六
	七三七
	七三八
	七三九
	七四〇

卷六十 南湖學案

車韶溪先生安行（附從子若綱）………七二六
胡石塘先生長孺………七二六

杜南湖先生燈（附弟知仁）………七二九
車敬齋先生瑾………七二九
杜立齋先生範………七三〇
邱木居先生漸………七三〇
車玉峯先生若水脚氣集………七三一
胡思齋先生常………七三一
沈先生可亨………七三一
蔡春山先生希點………七三二
戴泉溪先生良齋………七三二
戴蠢翁先生亨………七三三
方懋翁先生儀………七三四

卷六十一 九峯學案

蔡九峯先生沈書經集傳序 洪範皇極序 洪範皇極內篇 箋法………七三五
蔡九峯先生沈書經集傳序 洪範皇極序 洪範皇極內篇 箖法………七三六

蔡覺軒先生模	七四〇
蔡久軒先生杭	七四一
蔡靜軒先生權	七四一
劉冰壺先生欽	七四一
(附子涇)	七四一
劉習甫先生漢傳	七四一
(附王充耘)	七四一
黃存齋先生鎮成	七四二
卷六十二 北溪學案	七四三

陳北溪先生淳
(附子榘) 語錄 示學者文 北溪文集

七四六

蔡白石先生和
(附鄭思忱)

七五二

陳貫齋先生沂
(附謝升賢)

七五二

蘇省齋先生思恭

七五二

呂樸鄉先生大圭

七五三

邱吉甫先生葵

七五三

周禮補亡自序

七五六

李宏齋先生燔

七六七

張主一先生治

七六七

卷六十三 滄洲諸儒學案	七五七
李宏齋先生燔	七六七
張主一先生治	七六七

廖榘溪先生德明	七六八
李果齋先生方子（附弟文子）	七八一
徐毅齋先生僑	七八二
劉雲莊先生爚	七八三
劉琴軒先生剛中	七八四
師友問答	七八五
附錄	七八六
曹昌谷先生彥約	七八七
詹元善先生體仁	七八八
傅竹隱先生伯成（附子壅康）	七八九
黃西坡先生灝	七八〇
度性善先生正	七八一
任斯庵先生希夷	七八二
黃復齋先生營	七八三
陳復齋先生宓（附兄守定）	七八四
程蒙齋先生端蒙（附從曾孫琪）	七八五
性理字訓	七八六
董槃澗先生銖	七八七
程董二先生學則	七八八
王拙齋先生過	七八九
竇文卿先生從周（附弟澄）	七八〇
劉靜春先生黻	七八一

李南公先生耆壽	七八〇
趙時齋先生繪	七八一
林盤隱先生退	七八二
張玉峯先生宗說	七八三
李先生如圭	七八四
郭兌齋先生磊卿	七八五
趙南塘先生汝談	七八六
潘瓜山先生炳 <small>(附兄植)</small>	七八七
章雪崖先生康	七八八
孫龍坡先生調	七八九
李綱齋先生閔祖 <small>(附弟相祖、壯祖)</small>	七八一〇
王東湖先生遇 <small>附錄</small>	七八一一
楊悅堂先生楫	七八一二
楊信齋先生復	七八一三
石子餘先生洪慶 <small>(附施允壽)</small> 附錄	七八一四
趙遠庵先生師夏	七八一五
楊至之先生至	七八一六
鄭持齋先生可學	七八一七

黃壺山先生士數	七八七
方耕叟先生禾（附兄壬）	七八七
葉息庵先生武子（附黃寅餽幹）	七八八
周舜狗先生謨	七八八
李木川先生杞	七八八
蔡元思先生念成	七八九
李季子先生季札	七八九
楊船山先生與立（附從弟驥道夫）	七八〇
潘子善先生時舉	七八一
陳克齋先生文蔚	七八一
葉子是先生湜	七八一
黃去私先生義勇（附弟義剛）	七八一
林草堂先生時中	七八一
熊端操先生節	七八一
鄒先生應博	七八二
葉通齋先生由庚	七八二
江古心先生萬里	七八三
趙星渚先生景緯	七八四

黃德遠先生績	(附子仲元)	七九五
邱行可先生富國	七九五	
趙格齋先生順孫	(附父雷)	七九六
黃文貞先生潛	七九六	
陳定宇先生樸	七九七	
王華川先生禕	七九八	
高則誠先生明	七九八	
倪道川先生士毅	七九八	
朱楓林先生升	(附程存)	七九九
卷六十四	嶽麓諸儒學案	八〇一
胡季隨先生大時	湖南答問	八〇四
彭止堂先生龜年	八〇五	
吳畏齋先生獵	八〇五	
游默齋先生九言	附錄	八〇七
游受齋先生九功	八〇七	
周斂齋先生奭	八〇八	
陳克齋先生琦	八〇八	

張錦溪先生巽	八〇九
趙彥直先生方	八〇九
鍾彥昭先生炤之	八一〇
沈應先先生有開	八一〇
蘇元中先生權	八一〇
謝先生用賓	八一〇
李雁湖先生壁	八一〇
<small>(附弟臺)</small>	八一〇
劉退庵先生強學	八一〇
彭澹齋先生欽	八一〇
劉漫塘先生宰	八一〇
<small>漫塘文集</small>	八一〇
卷六十五 二江諸儒學案	八一五
宇文顧齋先生紹節	八一七
陳平甫先生概	八一七
李思永先生修己	八一七
<small>(附子義山)</small>	八一七
范月舟先生仲黼	八一七
<small>(附從子子長子該)</small>	八一七
范華陽先生蓀	八一九
宋彭山先生德之	八一九

虞滄江先生剛簡	八二〇
薛符谿先生紱	八二一
黃兼山先生裳	八二二
程克齋先生公說	八二三
(附弟公碩、公許)	
楊浩齋先生子謨	八二三
蘇和父先生在鎔	八二四
張子和先生鈞	八二五
楊克齋先生泰之	八二六
卷六十六 麗澤諸儒學案	八二七
葉子應先生邦	八二七
(附子榮發、孫寰、曾孫審言)	
樓迂齋先生昉	八二八
(附弟昭)	
葛容父先生洪	八二九
喬孔山先生行簡	八三〇
李茂欽先生誠之	八三一
葉南坡先生秀發	八三二
潘叔度先生景憲	八三三
(附弟景愈)	
鄒公袞先生補之	八三三

戚先生如圭	(附弟如玉、從弟如琥)	八三三
汪獨善先生大度	(附兄大亨、弟大明、從弟大章)	八三三
陳斯士先生黼	八三四	
郭伯清先生澄	八三四	
趙周錫先生彥秬	八三四	
時南堂先生瀾	(附兄濤)	八三五
輩厚齋先生嶧	(附兄豐)	八三五
彭子復先生仲剛	八三五	
王謙父先生撝	八三五	
鄭安晚先生清之	八三五	
應葺芷先生儻	(附弟儼)	八三五
時天彝先生少章	八三六	
		八三七
		八三七
		八三八

卷四十六 東萊學案

東萊學案傳授表

林汪門人

呂祖謙——弟祖儉——子喬年

從子康年

從子延年——羊

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舒衍別見絜齋學案

張渭別見滻湖學案

從弟祖泰

葛洪——葉卦——樓昉——喬行簡

別爲廣澤諸儒學案

趙焯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別爲潛庵學案

朱塾別見晦翁學案

劉爚

劉炳

吳必大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遇

陳孔碩

沈有開

潘友端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甡

倪千里

章用中

別見止齋學案

舒 璞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 夢別爲絜齋學案

石斗文

石宗昭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陳剛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淑李大有

宋 濂

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 裕

裕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呂學續傳

東萊
唐時友

朱 衝

衝別爲晦翁學案

張 桓

桓別爲南軒學案

卷四十六 東萊學案

五五三

潘時別見元城學案

東萊學侶

陳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陳亮別爲龍川學案

東萊同調

劉靖之別爲清江學案

劉清之別爲清江學案

邱崈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郭良臣子澄別見龍溪諸儒學案

子江

從子溥

全祖望曰：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並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於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

林汪門人

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著，自壽春徙開封，至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州。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人。服其精鑑，父喪服滿，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遷著作郎，以疾子祠，病已，復原官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

詩記、大事記，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諸書，而行世最廣者，則有東萊春秋左氏傳說續說合三十二卷，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四庫著錄。

全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呂東萊麗澤講義】「聖作物觀」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

「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淵殺身，鬪狠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卽順之謂懲忿窒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爲有。

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

「多識前言往行」，考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善畜，蓋有玩物喪志者。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原來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室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以上詩說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縱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以上周禮說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於前言往行。今之學者所以淺薄，皆緣先王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以上禮記說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禹尚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尚有三代之遺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人必曾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而改過之爲難。所以言欲寡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必曾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爲辭，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

是不曾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貲者之底蘊，亦未見窺既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曾去體量，知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虛耳。以上論語說

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輿臺皂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

三王四事，皆於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

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以上孟子說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尙明，冉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漢流品始分，劉巴輕張飛矣。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爲轉移之理。以上史記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曾斷。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質厚韜晦，爲學須質厚，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於士大夫患失。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間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間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

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於要的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

由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接。國朝典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於「大畜」

之所謂「畜德」，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亦復誤人。

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著書與講說不同，止當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引申，大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若與學者講說，詳爲指示可也。
以上真張荊州

近時論議，非頹惰，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者，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所深憂。

供職已月餘，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於人。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纈謂學者正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

君子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實。若實用功，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正須隨根性識時節，箇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啓發之者。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邊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

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

「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功，乃區區所望。以上與朱侍讀

實有裨益，則不必躡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消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以上與周子充

行有不得者，當返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不敢爲時異勢殊之說，以自恕。與劉子澄

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與潘叔玠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近思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

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凜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

私意之根，若尙有秒忽未去，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張皇不可翦截，其害非特一身。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以上與陳君舉

處大事者，必至公而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

登高自下，發足正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察。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

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

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灌灌，未嘗不自若也。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頤。

著書大是難事，雖高明之資，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以上與陳同甫

與陳正已

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工夫。

與陳正已

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與葉正則

門內若尙有可媿，外雖奮振束効，終於無力。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常以格語法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以上與郭養正

持之以厚，守之以默。與輩仲至

散漫歛滅，學者同病。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與周九升日用間不須著意，要坐卽坐，要立卽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消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

要當反己盡誠，極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安有不動者？彼之未動，乃我誠未至之明證也。

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所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

天地間何物不有？皆不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違背。

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媿惰因循之病復生，每切自警。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媿惰；職分之外，不可

侵越，自然日用省力。以上與潘叔度

爲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爲有得。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以上答潘叔昌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以上與喬德瞻

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

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刀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以上與邢邦用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恥所

當恥持身謙遜遇事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與內弟曾德寬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未至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内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二字更無別法與戴在伯

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微言淵奧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盡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餒必大薰蒸上騰亦有轉移之理

思索不可至於苦玩養不可至於慢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

敬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兩語當深體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於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宜之宜以上與學者及諸弟

【附錄】與朱侍講書曰：「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唯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大抵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於姑息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爲君子之過然在他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則終是偏處仁義常相須義不足則仁亦失其正矣」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卻於要約處不會子細研究」

又曰：「伯恭之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先生之歿，朱子爲位而哭之曰：「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稍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欣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邪！」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收養』。」

又曰：「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黃東發日鈔曰：「東萊先生以理學與朱張鼎立爲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辯詰之不少恕。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鵝湖之會，集粗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於斯道，何如邪？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切於今日者，學者不可不取自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而輒易，要當常以孔子爲準的耳。孔子教人以孝弟忠信躬行爲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言性，已漸發其祕，視孔子之說爲已深。至濂溪則言太極，至橫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祕，視子思孟子之說爲益深。一議論出，一土習變，至晦庵先生出，始會萃濂洛之說，以上達洙泗之傳，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於後學者爲近思錄。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本朝之議論爲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爲本，明年規約以明理躬行爲本。至其題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所嚮；講學具有科級，若

蹟等陵節，流於空虛，豈所謂近思？嗚呼！學者可以觀矣。

【東萊家學】

呂大愚先生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成公弟。受業於成公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成公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先生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先生始。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楊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袁絜齋則講於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先生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其於諸講院無日不會也。甬上學者遂以先生代文靖，亦稱爲四先生。而滕德粹爲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其云呂卽指先生。寧宗卽位，歷大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忠定龍之先生上疏論救，貶韶州安置，後移筠州卒。朱子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乃今子約獨舒憤惄，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著有大愚集，謚曰忠。

全祖望曰：「忠公之官吾鄉，指明州卽今鄞縣爲司庾，故不得有所設施。而是時正甬上奎婁光聚，正學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間，其功無所見於官守，而見之講學。」又曰：「忠公之集雖不傳，然猶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見呂忠公祠堂碑文案四明淳熙四先生之學出於陸象山，亦負一時重望，爲朱子所稱。而自忠公官鄞六年，其以文獻之學沾澤浙東，乃至由講論以發明程氏之學者，自有其深遠之影響。近人金華何柏丞先生炳松論程氏之學爲永嘉之學所自出，東萊之學亦淵源程氏，又稱忠公之至鄞有繫於金華史學之傳入四明，其說亦自有所據。然清代浙東史學，盛於甬紹，以黃梨洲爲開山，其學統固紹自王陽明與劉蕺山與南

宋時金華文獻之傳，要無直接脈絡之連繫可言耳。

呂泰然先生祖泰

呂祖泰，字泰然，文靖公夷簡五世孫，寓常州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偏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論世事無所忌諱。慶元初，忠公以言事移置瑞州，先生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忠公歿，所嘉泰初，周益公降少保致仕，先生乃詣登聞鼓院上書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韓侂胄自尊而卑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以周必大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拘管連州右諫議程松與先生友，懼爲所連，奏請杖黥貽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先生知必死，無懼色。旣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先生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先生曰：「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先生旣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嘆其行。侂胄誅，朝廷詔雪其冤，特受迪功郎，監南嶽廟。娶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合齋相爲具斂歸葬焉。

卷四十七 良齋學案

良齋學案傳授表

袁氏門人

薛季宣

從子叔似

郭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徐元德

王相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象先

合齋學侶

良齋講友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卷四十七 良齋學案

宋元學案

五六八

劉鳳

別見艾軒學案

劉朔

良齋學侶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良齋同調

張淳

敖繼公

——倪

淵

——楊維楨

——鄭

真

別見深齋學案

忠甫續傳

——趙孟頫

別見離峯學案

全祖望曰：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良齋薛文憲公始。良齋之父學於武夷，而良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良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良齋學案。

【袁氏門人】

薛良齋先生季宣附從子叔似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父徽言，爲胡文定高弟。先生年十七，辟爲荆南書寫機宜文字，獲事汝陰袁道潔漸，問道潔以義理之辨，道潔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道潔曾問學於二程，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先生得其所傳，無不可措之用。其後陳止齋繼之，門徒益盛，蔚爲永嘉經制之學，而時賢或目爲功利云。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先生著有書古文訓義、詩性情說、春秋經解指要、大學說、論語小學約說及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等書，又校讎陰符山海經、風后握奇經。從子叔似，字象先，精天文地理鐘律象數之學，有文稿二十卷，官至兵部尙書，宣撫使，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節。

【良齋浪語集】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味者離器於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答陳同甫書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易禮詩書。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承古也。卽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是乎在。由易禮詩書以趨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於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論語直解序

黃宗羲曰：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矓精神，自附道學者於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爲何等也。

【附錄】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於爲善。於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叩之，云初無是言也。」

又曰：「士龍坦平堅決，所學確實有用，甚虛心。」

【艮齋同調】

張忠甫先生淳

張淳，字忠甫，永嘉人。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先生以爲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間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齋所述如此。永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爲先生所校定。宋中興儀禮不列學官，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先生始識其誤而考定之，其有功於是經多矣。

【艮齋門人】

徐居厚先生元德

徐元德，字居厚，瑞安人。艮齋弟子。淳熙進士，爲福建軍學教授，身先矩矱，爲多士倡。已而添差通判徽州，楊誠齋狀

其治行以薦曰：「具官東浙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鲠挺，特立不阿。」徽州倅乃員外置，凡州郡迎輶之數，廚傳之儀，皆無故實。出於創爲縣叢者，如挈攜囊衣，則有僕僕之弊，如下轄宴集，則有折俎之弊，率爲縉錢者數百。元德間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爲養士之費。於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徽最多訟，使者皆以委元德審決，元德一一繙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刃而解。於是民皆稱其明斷。晉知通州，先生精於考索，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前半乃止，齋後半皆先生之筆也。

〔附錄〕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徐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
陳同甫與呂益恭書曰：「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腳，亦與其他士人不同。」

王合齋先生輯

王相，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徙永嘉。乾道丙戌進士，爲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上供有滲漏，漕司遽令婺州增解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先生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新守周權以書奏之。孝宗愕然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能決冤獄。知績溪縣，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塢，浚舊陂百頃，歲無憂旱。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涇闕先生開渠港五百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巫，故爲陰廡複屋，詭其像設。先生鞭巫撤祠壞像，而民以安。召爲大理丞、禮部員外郎，以不曠蘇師，且鄧友龍乃出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池州。先生言：「池州城甚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得縉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乃補其穿穴，深其濠，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侍郎。錢相象祖雅慕先生，欲進用之，忌者因罷先生以撼錢。先生奉祠，起知贛州，諭其耆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汝曹勉之。」課桑麻，清鹽禁，提刑者惡之，復毀先生于祠，贛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而別。先生少與

永嘉諸公同學，及仕於台寮屬如尤遂初、樓攻媿以及彭子復、石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不輕徇物。尤工於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

【忠甫續傳】

敖君善先生繼公

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於世。鄭康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猶未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七卷。宋元兩代禮學之不絕，張忠甫與先生相續之功也。成宗大德中，以薦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

【君善門人】

倪仲深先生淵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生而卓異，精敏絕人。既長，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繼公深於三禮，而尤善易。先生從之遊，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用薦署本郡儒學錄，調杭州學正教授、湖州教授，累考入流，授太平路嘗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放免去，先生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先生

分畫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歲適大祲，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先生爭之不得，卽解印求去。郡遣吏謝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先生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以年垂七十致仕，既老於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

【仲深門人】

楊鐵崖先生維楨

楊維楨，字廉夫，諸暨人。問學倪仲深先生之門。元泰定丁卯進士，授天台尹，罷去。張士誠據浙西，屢使求致，不能屈。明太祖登位，敦迫至京，作老客婦謠以見意，笑而遣之。還淞江卒。先生初遊甬東，得黃氏日鈔歸，學業日進。居鐵崖山下，自號鐵崖先生，好吹鐵笛，亦號鐵笛子。與人交無疑貳，尤喜接引後生，識不識稱爲長者。惜不得大用，然亦以是得肆力於文章，崖鐫野刻布列東南，所著諸集合數百卷，宋濂稱爲文中之雄云。

宋元學案

五七四

卷四十八 止齋學案

止齋學案傳授表

良齋門人

陳傳良

從弟說

蔡幼學

子範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元白 別見廣平學案

曹叔遠

呂聲之、呂沖之

章用中

陳端己

林頤叔、林淵叔

卷四十八 止齋學案

宋元學案

五七六

沈昌洪霖朱黼胡時高松倪千里虞復

沈體仁吳璿吳漢英林子燕袁申儒

黃章

徐雲

胡大時

別見懸龍諸儒學案

沈有開

趙希館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芮氏門人

陳武

止齋學侶

陳謙

黃度

子章見上止齋門人

周南別見水心學案

徐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薛叔似別見艮齋學案

鄭鑑

木天駿別見南軒學案

止齋續傳

止齋同調

唐仲友別爲說齋學案

錢文子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戴溪

胡大時
別見儀龍譜儒學案

周炳

宋之源
別見清江學案

全祖望曰：永嘉諸子，皆在良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良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

【艮齋門人】

陳止齋先生傳良附族弟武、從弟謙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艮齋過之，啓以其端。已而束書屏居，艮齋又過之，問治何業。先生陳其所得，艮齋曰：「吾懼子之累於得也。」於是往依艮齋而卒學焉。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於其中，蓋從遊者凡七八年。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廬山之外，紹興以後，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艮齋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先生既得之，而又解剝於周官左史，變通當世之治具條畫，本末粲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召爲太學錄，出判福州。再起知桂陽軍，內召爲吏部員外郎，擢祕書少監，除起居舍人，起居郎。以光宗不過重華，挂冠而出。寧宗卽位，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罷而奉祠。嘉泰三年，授寶謨閣待制，卒於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學者稱止齋先生。先生作薛艮齋行狀，自稱門人，然所得於東萊、南軒亦多。著有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毛詩解詁、建隆編、讀書譜、西漢史鈔、止齋文集，合計百三十六卷。族弟武，字蕃叟，從弟謙，字益之，皆治經有名。益之著有續周禮說、續毛詩解詁等書。

【附錄】寧宗每見左右有請，輒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蓋止齋教也。

呂東萊答潘叔度書曰：「陳君舉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正未易量。」

【止齋學侶】

黃文叔先生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登隆興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遷監察御史。時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上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先生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寧宗立，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疏論韓侂胄姦狀，侂胄假御筆除先生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嗣詔以冲佑觀祿歸養。及侂胄誅，召除太常少卿，累遷江淮制置使，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民無算。遷寶謨閣直學士。先生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旋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卒，追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謚宜獻。先生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篤學窮經，老而不倦，得新意往往爲友朋道之作詩書，周禮說共五十五卷。著史通，抑僭矯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增周南仲爲池州教授，會先生以言忤韓侂胄，御史劾先生並罷之。先生與南仲俱入僞學黨。

鄭自明先生鑑

鄭鑑，字自明，長樂人。爲太學諸生，數與止齋遊。試進士不第，以釋褐仕於朝。喜事嫉邪，取名於世而死。止齋哀之曰：「自明若不愛其死者，然其事母孝，不敢違。晚得師友，務爲靖恭閒雅，不苟坐立，雖一飲食亦必揣度無害，乃下口。自明可謂重其死矣。」張南軒亦稱之，謂其直言不易云。

【止齋同調】

戴岷隱先生溪

戴溪，字肖望，一字少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紹熙初，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先生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累遷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講中庸大學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語孟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謚文端。著有易經總說、曲禮口義、學記口義、詩說、續讀詩記、春秋說、通鑑筆議、石鼓論語孟子答問及岷隱文集。復讌對清源志。

【止齋門人】

蔡行之先生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未冠，從止齋遊，朝夕侍側者十年。止齋勉以前輩學業，中乾道八年進士第，歷刑部吏部侍郎兼侍讀，出知泉州，尋知建寧府。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卒，陳同甫亮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杯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間。客散，忽語吾：『道一爾矣，皇帝王霸之云。』吾方數辯，而行之橫啓縱闔，援古證今，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嘗續司馬溫公公卿百官表二十卷，質疑十卷。又著國史編年政要四十卷，國朝實錄舉要十二卷，宰輔拜罷錄一卷，育德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年歷大事記及宋通志五百卷。全祖望曰：浙學於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呂祖字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季宣鄭

敷文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曾見陸子，有問答，然行之爲鄭監獄壻，少卽從監獄之兄敷文講學。而止齋乃敷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見謝山奉臨川帖子二論行之先生與呂祖儼、項安世、戴溪均不得列爲陸子弟。肖望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來往於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

曹器道先生叔遠

曹叔遠，字器道，瑞安人。少學於止齋。年十九，以春秋魁鄉薦。登紹熙第，薦爲國子錄，忤韓侂胄罷。通判涪州，歷四川節度守，遂寧營卒之亂，過境不敢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著有周官講義，又著永嘉年譜、地譜、名譜、人譜等書。

呂聲之、沖之二先生合傳

呂聲之，字大亨，新昌人。以能詩名，師陳止齋而友蔡行之。嘉定間，累官昭信節度推官，有沃州雜詠。從弟沖之，亦師止齋，簽判南康軍，講道白鹿書院，有壁經宗旨。

林正仲先生頤叔附弟淵叔

林頤叔，字正仲，瑞安人。與弟淵叔俱受業止齋。先生寬整有局量，登乾道第，任羅源簿。民俗火葬，先生導以冢斂，惡

俗始革。淵叔字懿仲，登淳熙進士，終於揚州司戶。先生從陳止齋學於城南書社，其後止齋所至，先生亦僦旁舍不去。永嘉崇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先生復修故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後知有師弟子之禮。

朱文昭先生黼附章用中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學於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一百卷，統論一卷，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莽丕等皆削其紀年水心爲之序，且曰：「此書一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人始知其能傳陳氏學也。」躬耕南蕩山以老，同縣章用中，字端叟，從止齋亦最久。

胡伯正先生時

胡時，字伯正，樂清人。乾道進士，風姿粹美。初得第，權貴欲妻以女，且示以匱具之盤，辭曰：「老姑家貧，曾許以女嫁我，不可負約。」時人義之。師事止齋，官袁州教授。

高國楹先生松

高松，字國楹，福寧人。少遊止齋之門，黎明而起，夜丙而止，讀書益多，聞見益廣，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合於俗，晚始得成進士，又屢丁艱，益肆力於學。尋授台州教授，啓迪有方，一時州縉紳皆出其門。故例撰講草，據案抗聲讀，名曰讀書笑。曰：「是何所發明邪？」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歡服，學校大舉，而病卒。止齋集有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詩云：「洛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從遊雖已晚，趨向竟誰同。」是先生又從朱子學也。

倪起萬先生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熟誦九經諸子。學於止齋，傳其春秋之學。淳熙進士，戶外之屢恆滿，累官監察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闈，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論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至侍講，卒贈右文殿修撰。

徐孟堅先生筠

徐筠，字孟堅，清江人。進士，知金州。有周禮微言十卷，記其所聞於止齋者。嘗述止齋之言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紅綱，均國勢。鄭氏註誤有三：以漢儒之書釋周禮，以司馬法之兵制釋田制，以漢官制之襲秦者比周官。」

黃觀復先生章

黃章，字觀復，新昌人。禮部尚書度仲子學於止齋，嘗爲幹官，檢身以正，與人以恕，講學以達於道德性命，應事以通於變，故倉猝其卒也，師友皆痛惜之。

吳長卿先生漢英

吳漢英，字長卿，江陰人。乾道進士，累仕至湖南運幕。陳止齋將漕時，率諸生與寮屬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叩先生所學，以毋自欺對。止齋歎曰：「吾得友矣。」而先生亦自是從止齋日親。光宗卽位，有旨減湖南月椿之太重者。止齋盡以委先生斟酌行之，喜曰：「君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遂薦於朝，謂「奮自儒科，期爲有用之學，見於吏事，本之不欺之心。」知繁昌縣，通判滁州，皆有聲。嘉定元年，除大宗正丞，遷權兵部郎，面陳三事，史彌遠忌

之，因乞外罷官予祠。先生平居無媠語，無慢容，縑素之衣，十年不易，皆其母自欺之學所得也。而於國朝典故考訂尤詳，所著有歸休集十九卷。

沈仲一先生體仁

沈體仁，字仲一，瑞安人。石經先生彬老之後也。彬老自汴都揭石經春秋以歸，戒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學官廢春秋。輒其業，先生築深明閣以奉之，志意閑雅，鄙遠聲利。師事止齋，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其取友適館授粲，死而不武，歲或饑，卽發施及荒賑，而不以爲德。役成而不以爲功。或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首議者。

【起萬門人】

虞遠齋先生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學於倪起萬，以進士爲楊村酒官，上四十八規，理宗大喜，累官大宗正丞，知信州。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先生以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忤旨，除都官郎，又被劾，奉祠，退居東巖十有五年。董文清公槐相力薦於朝，改尚書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帝止造露臺以爲戒，上嘉納之。知瑞州，以疾辭。著有成己集、告蒙集、告忠集、遠齋集，共八十卷。

宋元學纂

五八六

卷四十九 水心學案

水心學案傳授表

葉適——陳耆卿——吳子良——舒嶽祥——戴表元別見深寧學案

劉莊孫——林處恭

車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王象祖

王汝

丁希亮

方來

周南

孫之宏——從孫嶸叟

林居安

趙汝鐸

王植

滕庶

孟猷

孟導

邵持正

陳昂

趙汝譖

夏庭簡

王大受

鄧傳之

——宋駒

——王度

——厲仲方

——戴栩

——孔元忠

——袁聘儒

——趙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紹翁

——毛當時

——張垓

——周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埴別爲木鎧學案

——陳韞

水心學侶

陳亮別爲龍川學案

劉愚——余嶸

項安世
陳景思

別見晦翁學案

王綽
薛蒙 尤煥 王汝
蔡仍
見上水心門人

戴許
蔡仍

吳子良見下實曉門人

至祖望曰：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磅礴，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述水心學案。

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爲太學正，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嗣降兩官奉祠。起爲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樞密院，除權兵部侍郎，丁憂服除，除樞密院，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謚忠定。開禧用兵之說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當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爲言。至是謂韓侂胄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瀕淮沿漢數十州郡，牢作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年，數年間，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暫以待。當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旣復之後，於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況謀因力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侂胄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宣和之際，以關陝驍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皋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真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爲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爲問罪驟與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憚，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憮輕勇試進之士，用

廩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難。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彊，誠無難者。」其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綜爲三事：一曰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二曰四處御前大兵，統副將校，宜委付得人，曉夕用心，事事理會，一人真有一人之用；三曰圖此大事，莫先人材。天下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果能固守，大軍果能精練，則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腐而爲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次論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出，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蠹國審矣。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俾減所入，定所出，則和氣融洽，小民自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彊，孰大於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於開邊，整兵而不急於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爲迂緩不用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間，俱大敗，或不戰而潰。先生歎曰：「一所謂用兵，乃如是乎？」於是受命安輯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凍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爲盜賊者不論。其奔迸求活者，尙三十萬家，皇皇無所歸宿，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守？故某昨於營度規恢之初，謂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踰越。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磨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淮，縱兵以擾其歸。此謀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於是以上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葺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椿，曰開掘溝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搖，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先生歎曰：「今竟何如？」乃用門下士滕歲計，捐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

營於石跋定山，上下之間，凡十數往返，僥倖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然渡江之兵，終苦無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采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使堡塢與舟師足以相應為戰，不至再蹈覆轍。時中朝方急於求和，先生以為不必，但請力修堡塢以自固，乃徐為進取之漸。而韓侂胄死，許及之、雷孝友、木韓黨畏罪反劾先生附侂胄起兵，先生杜門家居，絕不自辯也。嘗歎息曰：「女真崛起，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復為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蓋其先見如此。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稿六卷。先生異識超曠，論學欲廢後儒之浮論，而其論事尤多痛激動人云。

【水心習學記言】道者自古以為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為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

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為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容，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容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於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於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為首。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於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於十一，固非為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就能止於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為中正哉？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貫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觀像不得相離也。

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況於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世變日下，皆依勢倚法之類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爲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七月之詩，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麤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爲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體也。洪範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也。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遷，而後世相傳，轉爲自安之術，殆於誣德矣。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爲道本，最爲要切。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僞，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自周召旣亡，大道釐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盡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經解所言，亦其常情。

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

慎獨爲入德之方。

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於未發之間，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於將發之間，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於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於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致之哉？今將號於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行與明，必處知愚賢不肖之間邪？任道者，賢知之責也。安其質而流於偏，故道廢盡其性而歸於中，故道興。愚不肖何爲哉？」

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於小學處。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

亦烏几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賢者之事也。

夫差虛內事外，輕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於滅越以求霸。使越可滅，不二十年，要亦不免於亡。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爲善者有全，故多成材。凡人壯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力處。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不遷怒，不貳過，以是爲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慍頻復之流與？是孔子誣天下以無人也。蓋置身於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於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搘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定，故後世患不能述而無所爲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道終以不明。

恭慎勇直，得於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於禮，則病

盡而材全。

克復爲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淵曷爲能受之，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

凡人心實而腹虛，骨弱而志彊，其有欲於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無欲於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至於治。而老氏以爲抑遏汎絕之使，不至於亂。家語載季氏用田賦，詳於左氏。因歎唐人自天寶一時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流害相承至今日。唐睢言「人有德於我不可忘，吾有德於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當然。進而至於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明於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至學之則不然，不深於古無以見後，不監於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爲先。鐘鼓管絃之存，何救於德之敗乎？

居君子位，爲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旣無功

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王嘉有云：「慎一己之所獨向，察衆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内。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願於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於亂世，率是道也。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司馬徽采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微行懿筐之間，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爲士累。

李勣言：「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語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穡而後能也。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

爲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滅亡，材雖多，不能救。古人勤心苦力，爲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議論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術始。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英華即枝葉；使其是，則源枝葉，即可以得本根矣。彊本而節用，天不能貧；養備而勤時，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天不能禍。夫古人備是三者矣，其不貧不病不禍，則曰是天也，非我也也。

孔子未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爲仁；外之所明，則爲學。學卽亦經也。至於內外不得異稱者，於道其庶幾矣。子思

之流，始以辭明道。辭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專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於辭而辯勝矣。……學者苟知辭辯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賢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古人之於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開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諄悉，終於無不知斯行矣。……孔子贊易巽曰：「君子中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誥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爲主，而申商之禍，無時可息也。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於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禮害之也。

王曾中第，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歐陽修執政，以爲惟不求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予病其侵尋於官職矣。而東萊呂氏嫌予此論太高，自天下治體大變，雖君子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弊遺後人，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同歸於溫飽者，無異。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

案水心學習記言序，凡五十卷，內經說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餘四卷爲文鑑。有門人山陰孫之宏序，稱其稽合於孔子之本統。唯黃百家謂記言原本惜不得見，王梓材則云書名如是非別有全書。陳直齋書錄解題謂學習記言五十卷，大抵務爲新奇，無所蹈襲，又稱其文精工而義理未純明。今觀黃全二氏所採錄，縱有若干條言或稍激，然其直探古學本源，切合人心治道，祛弊去蔽，有足發學者之深思者，不能以其多違。

前人之說而謂之未純也。茲略有刪節，而存其粹言於此。

【水心文集】

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予謂學必始於復禮，禮復而後能敬。敬亭後記

全祖望曰：此是水心宗旨。

世之論嘗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有甚於人者？燭物之知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豫測。若但豎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學道所由明也。瑞安縣學記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溫州學記

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終爲

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以果行育德。送戴許蔡仍王汝序

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者。陳叔向志

古人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不足以致道，獨我能够致之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與吳明輔

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狹而不充，爲德之病。題周子實所錄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闡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勤無益也。立志而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贈薛子畏

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題號令威西溪集。

【水心外集】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其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奈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財計？

唐虞三代，上之治爲皇極，下之教爲大學，行之天下爲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

皇極大學中庸三論總述

【附錄】先生嘗言於孝宗曰：「今天下非不知講和之非義，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於上者，非可用以當敵也。直媒以自進也。以臣計之，和親之決不可爲審也，而戰亦未易言。然雖絕使罷賂，而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所當施行者有次第焉。」

黃宗羲曰：黃潛言「葉正則推鄭景望伯熊周恭叔行己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而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爲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爲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於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於浮論矣。

【水心學侶】

劉必明先生愚

劉忠，字必明，龍游人。太學釋褐第一，數擇江陵府，外遷安鄉令，乞致仕。先生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

尤邃講說，能自淺入深。荆人聞者，欣朗開達。年八十三卒。學徒共謚曰靖君。

王誠叟先生綽

王綽，字誠叟，永嘉人。有氣節，於書無所不讀。其年輩與水心相等，折節從之，而水心以爲畏友。趙汝談嘗薦之，不就。所著有春秋傳記及王徵君集。其門人以尤炳、薛蒙爲著。

水心門人一

陳賓牕先生耆卿

陳耆卿，字壽老，臨海人。嘉定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歸然爲世所宗。著有論孟紀蒙、賓牕集，又修赤城志。

丁少詹先生希亮

丁希亮，字少詹，貴巖人。負奇氣，拊躬嘆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三十一年歲從葉水心學於樂清。同門之士以其議論夸大，相與背笑之，而水心亦微砭厲之。然先生雖俯視一切，而頗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永康。同甫驚曰：「是人目熒熒，神謂謬，非妄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邪？」又未幾，從東萊於明招山。則一時碩師良友，名言奧義，貫穿殆盡。嘗服補褐而食蔬薄，手鈔成屋。於是縱筆所就，詞雅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水心亦歎曰：「不圖少詹學倏博，文倏工，淹識練熟，細並入，非人力所及也。」率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屬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之外，

家事伸縮，不失尺寸。卒年四十七，有丁少詹集。同縣王汶字希道，亦從水心遊，所著有東谷集。

〔附錄〕水心與書曰：「少詹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未嘗不太息也。世間祇常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卓然興起者，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耳。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材也。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

周南仲先生南

周南，字南仲，吳縣人。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輒棄去。凡五易師，而後登水心之門。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常以世道廢興爲已重憂，時傷國老校小史，引坐深語。其治身端行拱立，尺寸程進，廉節整飭。水心於吳下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成紹熙元年進士，對策自宮掖以至廬肆，無不及也。釋褐任池州教授，尋罷爲常州推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用兵，掌樞密院機速房，力辭，且謂復和爲當今急務，寧使力尙有餘，語多譏彈時政，政府悔召之，除正字，會丁憂去。嘉定中，議起之力辭不赴。尋卒。所著有山房集。水心嘗以文字之任當寄之先生，其卒也，哭之慟。嘗擬開禧奪秦檜官謚敕，全謝山稱其淋漓悲壯，足以使百世讀之爲岳武穆吐氣也。

孫之宏、林居安、趙汝鐸三先生合傳

孫之宏，字偉夫，餘姚人。林居安，字德叟，瑞安人。趙汝鐸，字振文，樂清人。水心習學記言之作，傳之者此三人也。之宏

乃水心晚年入室弟子。鶴山嘗銘其母墓。

王立之先生植

王植，字立之，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從子也。慶元中，學禁正嚴，先生以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輜重，從水心於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先生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月朔設集，先生獨後至，中表戲曰：「上學來邪？」自是每歲必一至水心講席，叩以所得，蓋力學之士也。

孟良甫先生獻附弟導

孟猷，字良甫，隆祐太后曾姪孫。居吳，水心入吳，先生兄弟最先至，恭謹退遜，不異寒士。其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嬰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於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有非簡策所載者。其立朝無黨與，中立不倚，士大夫敬愛之。官籍田令時，學禁正興，不欲官中朝，請外補，知信州。及學禁漸弛，乃入爲都官郎。兵議起，被使出淮東。後入爲軍器監，累遷至刑部侍郎。已而出知婺州，又以直龍圖閣將漕江東，尋奉祠。卒。先生喜爲詩，有孟侍郎集。尤愛汲引後進，戶外之屢恆滿。弟孟導，字遠甫，累官大理正，知嚴州，善理繁劇，勤察冤抑。水心嘗曰：「予講學葑門，紅藥被野，如菜俊流數十論，難捷至良甫最簡。時然後言，而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莫測其所至。間與言時事，無一不精切。」本貴戚之後，然毫無纨袴習。嘗戒其子曰：「若等衣食其力，毋得與戚畹齒。仕必由平進，學必依蘊。儒蘊樸適口，則膏梁疏毳褐附身，則綺羅贅矣。」時以爲名言。

趙嬾庵先生汝謐

趙汝謐字蹈中大梁人少倜儻有智略水心嘗過其家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先生自是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以恩補承務郎疏訟趙忠定冤韓侂胄使人攻之坐廢十年始登嘉定進士知溫州居官有政績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云。

鄧求齋先生傳之

鄧傳之字師孟永豐人初從前輩曾擇齋丰遊及族父約禮官永嘉因登水心之門歸作求齋記欲自求於內收放心於外又曰：「博約卽顏子之所樂也。」二十一歲而卒人多惜之所著有求齋稿易繫辭說一卷。

宋廩父先生駒

宋駒字廩父宣獻公之後也南渡後居紹興乾淳之間諸儒有以觀心空寂之學起默視危拱無所論詰忽見道體者先生未信學於水心乃從事於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用功甚銳家居或踰月不出野宿或兼旬不返以讀書爲樂由進士知壽春縣卒。

戴文子先生柟

戴柟字文子永嘉人學於水心嘉定進士官至太常博士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等。

孔靜樂先生元忠

孔元忠，字復君，商河人。父道遷居長洲，靖康末以知兵干何灌，不見用。南渡後從張俊有功，煬王南下能以孤軍守鹽城，歎士大夫鮮盡忠者，故名子皆以忠。先生少讀論語，謂其父曰：「率而行之可不媿。」教忠之訓矣。水心官吳門，先生從而受業。登進士第，知金壇縣，有善政。通判常州、臨安府，歷知徽州、處州，皆以寬厚勤慎得民。以疾奉祠，先生和平無所矯亢，而臨事以果。嘗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爲利，則忘義。」既致其事，題其燕居之室曰靜樂。其所著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鈔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考七十三卷，書纂二卷，考古類編四卷，緯書類聚二卷。

陳子華先生韓

陳韓，字子華，侯官人。嘗從水心學。登開禧進士。賈涉開淮閩，辟爲司幹官。淮西告捷，先生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摶、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其後金人果犯安豐，先生再如盱眙見劉璋，調諸軍擣虛應援，遂有堂門之捷。差知真州，提點淮東刑獄，遷至倉部郎中。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其提舉四隅保甲，先生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汝、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於朝，謂非先生莫可平。起知南劍，提舉汀州邵武兵甲公事，詔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兵由泉州間道入汀，擊賊於順昌，勝之。兵大合，先生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分兵進攻五賊營砦，平之，破潭瓦礫，賊起之地夷其巢穴，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二砦，汀境皆平。兼知建寧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閑化勢張甚。先生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

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知隆興，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廣，所至屠殘。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先生奏遣將劉帥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兼知贛州，斬將士之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斷賊糧道，遂破松梓山三槍遁至興寧就禽，斬于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獎以忠勤體國，計慮精審。進權工部侍郎，仍知隆興。召爲兵部禮部尙書，兼侍讀，累拜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謚忠肅。

〔質牕門人〕

吳荆溪先生子良附舒嶽祥

吳子良，字明輔，號荆溪，臨海人。寶慶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幼從臨海陳質牕耆卿學，亦曾登水心之門，質牕之統傳於先生。所著有《荆溪集》。其作《隆興府學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即皋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門人舒嶽祥，字舜侯，寧海人。寶祐進士。荆溪以異稟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奉化，與戴刻源表元相友善。築閩風臺，讀書其上。所著有

卷五十 龍川學案

龍川學案傳授表

鄭芮門人

陳亮——喻民獻

喻南強
偏

吳深——子遂——孫思齊——黃景昌

方鳳——子樗

黃
潛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吳萊——宋濂

胡翰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柳 貫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景昌
見上全歸門人

謝 翱
並全歸講友

吳 貴

黃景昌
見上全歸門人

林 憐

陳 頤

錢 廓

郎 景明

方 坦

陳 檜

金 浦

凌 堅

何 大猷

劉範

徐碩

孫貫

章湜、章濤、章渭、章海

樓頤元

胡括

章椿、章與、章允

周擴

呂約

盧任

周作

何凝

厲仲方

別見水心學案

丁希亮

陳剛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龍川講友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薛季宣

別爲艮齋學案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龍川學侶

倪樸

龍川同調

王自中

彭仲剛別見龜溪諸儒學案

全祖望曰：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捨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

【鄭芮門人】

陳龍川先生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爲龍川先生。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先生以爲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先生嘗圓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孝宗旣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云：「請爲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待命十日，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時戲爲大言，數以冤屈屢遭大獄，幸而得免，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眸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文公熹論皇帝王霸之學，文公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先生感孝宗之知，復上疏，時將內禪，不報。於是朝臣交譏，以爲狂怪。光宗旣立，策進士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言帝夙侍壽皇，得其機要，已見施行。不在此日循例朝請之間，光宗喜其言，特擢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端平初，謚文毅。

黃百家曰：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崛起於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爲學，俱以讀書經濟爲事，嗤黜空談性命者以爲灰埃，亦遂爲世所忌，以爲近於功利，一時目之爲浙學云。

【陳同甫集】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諸儒目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此說，一頭自如彼說，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

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於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管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

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爲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

世者乎？

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的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是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諱耳。

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爲大……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亮之不肖……然亦自要做箇人。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

某大概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不得其生，無一人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

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旁道有不厭於心者。

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光明閉眼之人，閉眼即是……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漆黑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涴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闊大而端正乎？以上復朱元晦書。

黃宗羲曰：止齋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僕區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齋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正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龍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兵刑之氣必不能免，即免兵刑，而禮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三代之事功也；漢唐而有此乎？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統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

案：同甫先生與朱子書，詞氣激越，甚至憤時弊而不憚放言指罵者，此其性情與所見如此。而朱子於當時浙學，最推服呂東萊，於永嘉經制之學已甚不喜，故於止齋亦有貶辭，而其於同甫則更所深惡。如曰：「同甫才高心粗，心地不清和」，甚且斥其在「利欲膠漆益中」，蓋其水火不相合如此。梨洲先生按語於朱陳主要差別，加以折衷之評衡，以為事功非不可講，但漢唐絕非三代可比，頗足令後學發深省。然漢唐之拓邊，自有功

於吾民族之發展，要亦不可鄙爲「一身一家之事功」，惟論治道人心，漢唐自有失於三代之遺風耳。

爲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送吳允成序

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得之深者，亦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也。夫天下何物，非道？千途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與應仲實陳平王陵之事，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若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诬。

也。若祇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此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心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以爲後日計，即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復呂子陽

【附錄】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襃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敵仇未雪爲國大恥。六詣闕上書，皆主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云：「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心甚虛。」

案東萊此指南甫曉一年議論轉向和平處

【龍川學侶】

倪石陵先生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學者稱爲石陵先生。其學大略近陳同甫。談兵說劍，恥爲無用之學。紹興末，金人有南牧之信，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草書萬言，欲以征討自效。謂金可以必滅者有五，不可以不滅者亦有五，而滅之之策有三。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所謂三策者，謂兵法先發制人。今金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屯戍未備。宜令諸將出其不意，水陸並進，襲其屯戍，奪其要害，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然後車駕進駐江表，以壯聲援，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若大軍已舉，警備已嚴，當令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盱眙澠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一軍出陳蔡，以潰河洛；一軍出陝蜀，入散關，以據陝。關洛震動，賊勢分而我專，何有不濟？若其鋒未可當，宜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西淮之地以待之。金所恃者騎耳，陝

舟楫非其所長，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據江不與之戰，曠日持久，糧運不繼，則士心危，不自亂，且自潰，不戰而屈人之策也。鄭先生伯熊見之歎曰：「男子！男子！」當是時，道德性命之學盛行，先生獨與同甫講明其學，凡所著述，但以示同甫。其知先生者，亦惟同甫然。皆不諳於世。同甫既累陷罪戾，晚得一第，終不獲發舒。先生亦廢徙筠陽，以寒窶老死。所著有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備列天下山川險夷，戶口虛實，以證其兵戰之所出。又繪之爲圖，張之屋壁，時時預籌其策，手指而心計，冀萬一得當以用之。晚雖坐廢，猶著鑒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東萊之卒，先生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其後，而同甫不悅。說者謂即此可見先生晚年所見平實，惜其書圖並不傳。

〔龍川同調〕

王厚軒先生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學者稱厚軒先生。其所學大略類陳同甫。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先生伏闕三上書，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勇，爲中原率。今之所遺，是絕中原之望也。」時相以內空語怒之，編管徽州。是冬，時相去位，乃以郊恩得自便。成淳熙五年進士，累官分水令。十年，以中書舍人王藺薦，召赴都堂，因反覆陳數百言，徐出二疏。其一詳言兵農相維以備邊防亂之道，其一則言守令孝宗於其論兵制備邊之疏，所謂化民爲卒化卒爲民文武並用，出師規復之策，深領其言。次日，即除籍田令，欲超遷用之，而爲時相所不喜。諫官希意譁劾，罷之。明年通判郢州道，改知光化軍，任滿入見。時孝宗已內禪，光宗以父言欲留爲郎，辭以母老，乃出知信州。旋知鄧州，先後被劾罷。知興化軍，未果。病卒。所著有王政紀原三卷，列代年紀十二卷，孫子新略注三卷，厚軒集五卷。集水心爲與陳同甫合志之，以爲道甫之才等於同甫，而身後之名有殊，故欲同甫以身後之力引而齊之。魏鶴山又

別志之而陳止齋之言曰：「道甫晚年，抑才爲學，去智爲恬，假之以年，何造不深？」其爲時賢所稱重如此。

【龍川門人】

喻蘆隱先生倡

喻儒，字伯經，原名宏義，烏人。其從父民獻，首從同甫，羣從數十人偕焉。登慶元己未進士第，累遷隆興觀察推官、簽書鎮南節度判官，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蘆隱。著有蘆隱類稿五十卷，隨見類錄二百卷。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陸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其旁，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先生獨出爲諸生倡，布疋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門，惡聲不入於耳，皆其功也。同甫再下詔獄，先生與同志極力營解，卒得出之。

喻梅隱先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儒之從弟，其父直方，以先生與陳同甫類，俾從之遊。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先生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鋒起。同甫曰：「伯強凜然可畏也。」慶元中入太學，爲富陽尉，轉縉雲丞，卒年七十一。同甫之得罪也，先生義形於色，罵其同門言：「先生無辜受禍，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邪？」走東甌，見葉水心訴冤。水心曰：「子真義士也。」卽秉筆爲作書數通。先生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

同甫之冤。其爲文，善馳騁，下筆數千言，不煩纏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梅隱筆談十四卷。

吳先生深

吳深，麗水人。有奇才，同甫以女妻之，遂家永康。孫思齊，以學問氣節知名，自有傳。

錢叔因先生廓

錢廓，字叔因，浦江人。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諸口。同甫甚嘉之。初，先生之兄抑任家事，督先生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或言「汝兄私自爲計」，則怒曰：「汝離間我友昆邪？兄愛我者也。」其於貨幣，不以嬰心。科舉之事，亦不甚習。獨肆力而求有得於學。

凌先生堅

凌堅，浦江人。孤童力學，其母何氏督之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先生感奮，卒能以學行自見。同甫患難，先生每關切相奔走云。

何少嘉先生大猷

何大猷，字少嘉，義烏人，同甫之婦弟也。同甫在獄，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返兩涉之，幾至覆溺。嘗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同甫又稱其事母孝，事兄敬，而行甚醇謹云。

【松淵家學】

吳全歸先生思齊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知軍松淵先生邃子，而同甫門人吳深先生之孫也。先生少穎悟，倣父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後調爲嘉興丞。數以書與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用鹵簿。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隱浦陽，家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所善惟方鳳謝翱，相與放遊山水間，登嚴陵山，慟哭西臺，自號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

【全歸講友】

方存雅先生鳳附子樗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陽人。生有異材，常出遊杭、廩，盡交海內知名士。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先生自是無仕志，肆爲汗漫遊。其弟子王大登爲遼國臣奉使，先生欲與俱行，不果。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詠歌，音調淒涼，深於古今之感。臨沒，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渺滯，當與東華塵土俱盡。」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黃晉卿、吳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樗字壽

父亦精於詩。

謝晞髮先生翱

謝翱，字皋羽，長溪人。父鑰，通春秋，先生世其學。試進士不中，倜儻有大節。會文丞相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丞相被執以死，先生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嚴州有子陵釣臺，先生設丞相主，再拜伏醉，號慟者三，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俱碎。世稱之爲西臺之哭。爲宋季節義之所寄云。性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卽著遊錄。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陸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韶父、鳳吳子，善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婺陸人士翕然從其學。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明年，肺疾作，瀕死，屬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父、吳子善最親，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已而韶父等至，瘞之于陵臺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翱墓。」無子。其徒吳貴祠之于泉書院。先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各一卷，陸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記九卷。

【景山門人】

吳淵穎先生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四歲，母盛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公往，私挾一編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幼敏知而視之，乃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曰：「汝能記是，當不

汝責。」先生琅琅誦之，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盡然。因悉出藏，盡使讀之。方韶父鳳見而歎曰：「明敏如此子，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所學授焉。自是益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合，退居深覆山中，益窮諸經之說，所造愈精。著述甚多，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皆未脫稿。宋景濂、胡仲子皆尊師之。至元六年卒，年四十四。門人私謚曰淵穎先生，再謚貞文。

宋元學案

大二二

卷五十一 梭山復齋學案

梭山復齋學案傳授表

道鄉家學

陸九韶

嚴
松



徐仲誠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齡

沈
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
燮別爲絜齋學案

曾
澐

子極

李
纓

鄒
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曹
建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萬人傑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饒延年

李修己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劉堯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梭山復齋學侶

陸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卷五十一 梭山復齋學案

李祖望曰：三陸子之學，梭山啓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於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

【道鄉家學】

陸梭山先生九韶

陸九韶，字子美，撫州金溪人。復齋象山之兄，九思、九敍、庸齋之弟。兄弟六人，先生次居四。學問淵粹，隱居不仕，與學者講學梭山，因號梭山居士。嘗謂晦翁：「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二字。動靜章言五行太極陰陽，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晦翁不以爲然，先生亦不復致辯。爾先生弟象山復以書論之，詔舉遺逸，諸司以先生應，不赴。臨終，自撰喪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其學以切於日用者爲要，觀其居家正本及制用二篇，可以得其要矣。

〔梭山日記〕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秀異者入學，而爲士，教之德行，憑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爲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蓋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其道在於孝。

悌謙遜。若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寢食之所思者名利，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哉？就使遂心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邪？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得其本，則未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實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棄。雖糺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已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噲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以上居案正本。

古之爲國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讐不生，子孫可守。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儉，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譴通借，以招恥辱。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者，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疏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

亦何歎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撙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制也。以上居家制用

王梓材案：梭山之學，以切於日用者爲要。象山年譜述梭山日記云：「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可以得其要矣。」

【附錄】先生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黃東發曰：「梭山堅苦立學，言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測雖忍飢而毋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衆人而往，後衆人而歸，有勞爲之服之，毋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

案：附錄原本載朱子與梭山先生書二通。據顧諟案：先生嘗有書與朱子，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振，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辯之，大意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只此一語，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且責先生「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先生得書，又致書論之，反復詳盡，以爲「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朱子再答書論辯，自謂推原濂溪本旨，絕非虛無而責先生爲「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先生得之，以爲朱子乃求勝不求益，遂不復辯，而象山先生更致書討論。見下今先生二書皆佚，不可得見，殊爲可惜。茲故略誌討論之經過，而不復全載朱子二書原文。

陸復齋先生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棟山、象山其兄弟也。十歲喪母，哀毀若成人。秦氏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時先生年尚未冠，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折輩行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轍皆齊言之。已而許公起守邵陽，招先生往，所以屬先生者甚厚。既歸，益肆力於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兄弟自爲師友，和而不同。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廬陵有寇警，旁郡皆入保，請先生主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卽五兩之卒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必假手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里閈，亦何所不至！」凡先生之所以講明屯禦者，皆可爲後法。而里中盜賊羣相戒曰：「是家射命中無取死。」初，先生之父采溫公冠昏喪祭儀行之家，先生又繹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衽，觴豆饁爨，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友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之士，聞聲爭願交屏，所挾北面稱弟子者甚衆。司業汪文定公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釋褐桂陽軍學教授，以母老改調興國軍教授。地瀕大江，民寒嗇，罕志學。主講九月，弟子員纏十五人。但先生不以職閑自逸，端築矮牕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興於學。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士得其養。甫九月，以母服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疾卒。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有請益者，從容啓告，莫不渙然間有扞格不入者，則引而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因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屬纏之日，是興，趺坐牀上，與兄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襟端臥而逝。東萊志其墓，謂「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坐牀上與兄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襟端臥而逝。東萊志其墓，謂「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

蓋有不由階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謚文達先生之高弟曰沈煥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復齋文集】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不若是，而從事於箋注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與張敬夫

古之君子，往往多出於羈艱困厄，愁憂之中，而其學日進。某獨日以汨沒觸事接物，習情客氣，時起於其間。與李德遠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答王漢臣

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於治氣。氣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懥之害爲尤大。與王順伯

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赤入廁，天下之樂於是乎在，而不知其死於糞穢也。與王申伯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掃平生紕繆。見與陳德甫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習到臨利害得失，無憂懼，心平時胸中泰然無計較，心則真，知命矣。與劉淳叟劉道者古今之正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論

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而言仁，非知性者。與章彥節

【附錄】象山語錄曰：「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朱子答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得取人之善。」

案：朱子之識復齋先生，始自鵝湖之會，以所作示朱子，論道未洽，其後常有書札往還。朱子辭官時，且曾往訪

暢論。故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語最婉摯，有曰：「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殆先生性較和平，晚年更不如梭山、象山先生之堅持己說，但亦不致盡棄前言以從朱說也。要之，朱陸學說之爭，在鵝湖之會前後爲最烈，晚則俱較虛心而不強人以求同。蓋論學原不必斬其一致，朱子祭文所謂

「學非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而同流」是也。

東萊致晦庵書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東萊與同甫書，亦云「子壽極務實，有工夫。」）

先生歿，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

黃東發曰：「復齋之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以自己之精神爲主宰，復齋就天賦之形色爲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爲己任。皆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覺和平耳。」

全祖望曰：東萊謂復齋家庭講學，和而不同，則固有不盡諧於象山者。象山縱極口稱復齋，然語錄中謂董元息被教授指復齋解論語又壞了，則固有不盡諧於復齋者。而大略以不傳之學爲己任，以舍我其誰自居，則相同。若東發謂形色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必有其主宰於中者，則復齋亦原未嘗抹殺此一層，未可以詆之也。特其詞氣有未圓者，要之，陸氏兄弟實知之過，辭氣多有過高，遂成語病。而其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氣，其功亦不可沒。

【梭山門人】

嚴松年先生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初師梭山先生，其後遂爲存齋弟子。先生所錄陸子論學語，其載鵝湖之會，詳。嘗對陸子始

終智聖優劣之說，以爲但有先後，無有優劣。孟子所以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乃是行文如此。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然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陸子然其言。先生於陸子門下，聲譽略次於傅夢泉，然其造詣較平正云。

【復齋門人】

曾孟博先生滂附李纓

曾滂，字孟博，臨川人。爲人質直剛烈，長於象山五六歲，而與文達年相若。是時陸子兄弟初談性命之學，四方人士宗之者尙少。先生首師文達，與李纓、德章爲弟子。冠，象山甚愛重之。子極，字景建，紹其家學。

卷五十一 象山學案

象山學案傳授表

艾軒講友

陸九淵——子持之——葉元老別見鵠山學案

楊 節別爲慈湖學案

袁 燮別爲絜齋學案

舒 璞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 琦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傅子雲

鄧約禮

別爲槐堂諸儒學案

黃叔豐

宋元學案

六三二

——嚴松別見棲山復齋學案

——胡大時
——蔣元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耆壽

——曹建

——萬人傑

——劉孟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定夫

——曾祖道

——符敍

——沈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又六十一人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私淑趙彥肅——喻仲可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姚宏中

湯巾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可象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程紹開

胡長孺別見木鐘學案

汪深

吳澄別爲草廬學案

陳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並陸學續傳

象山學侶

劉清之別爲清江學案

李浩

子肅

鄧約禮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厚之

楊廷顯

子簡別爲慈湖學案

舒

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卷五十二 象山學案

宋元學案

六三四

豐 謾——子有俊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羅 點

黃文晟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劉 恭別見廬陵學案

象山同調

徐 謨

陳 葵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陳

葵

全祖望曰：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於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於林艾軒，皆其萌芽。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固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

【艾軒講友】

陸象山先生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金溪人，棟山復齋之弟也。三四歲時，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父奇之。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爲呂東萊所識。始至行都，從遊者甚衆。先生能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爲人。語學者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窟宅矣。」一生飯次交足，飯旣，先生謂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曰：「已省。」其規矩之嚴，又如此。淳熙元年，授靖安主簿，調崇安。九年，除國子正，遷

將作監丞，出主管台州崇道觀。既歸，學者愈盛。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復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踰數千人。紹熙二年，除知荆門軍。故事，太守下車，必先揭約束，延賓受牒，皆有日期。吏以白先生曰：「安用是？」賓至，卽見持牒卽入，無早暮。於是下情盡達，兩造有不持狀對辯求決者。郡已大治，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四戰之地，遂議築之，二旬而畢。郡於上元設醮，爲民祈福，先生乃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莫不曉然，至有泣下者。三年卒官，年五十四。嘉定十年，賜謚文安。著有象山集，三十二卷，附語錄四卷。

黃宗羲曰：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爲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爲小者所奪。夫苟本體不明，而徒致功於外索，是無源之水也。同時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爲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從事於覃思，是師心之用也。兩家之意見既不同，逮後論太極圖說，先生之兄梭山謂不當加無極二字於太極之前，此明背孔子，且並非周子之言。紫陽謂孔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蓋實有見太極之真體，不言者不爲少，言之者不爲多。先生爲梭山反復致辯，而朱陸之異遂顯。繼先生與兄復齋會紫陽於鵝湖，復齋倡詩有「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之句。先生和詩亦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梓材案：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講在八年，已在其後。太極之辯在十五年，又在其後。梨洲說倒置。於是宗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以朱爲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嗟乎！聖道之難明，濂洛之後，正賴兩先生繼起，共扶持其廢墮，胡乃自相齟齬，以致蔓延今日？猶然借此辨同辨異，以爲口實，寧非吾道之不幸哉？雖然，二先生之不苟同，正將以求夫至當之歸，以明其道於天下後世，非有嫌隙於其間也。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輕易唯諾以隨人。此尹氏所謂「有疑於心，辨之弗明弗措」，豈若後世口耳之學，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泛然以應人者乎？況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嘗不加功於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

於反身修德，特以示學者之入門，各有先後，曰此其所以異耳。

全祖望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予嘗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試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試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或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於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又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放者也。」

【陸象山語錄】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簡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謂能知。

學者大約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者，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

有爲也。今人略有些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人生天地間，如何植立。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耳。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污澤。

彘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繁縝？如此繁縝底，討箇甚麼？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大世界不享，卻要占個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卻要爲小兒態，可惜。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道徧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妝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人隔了。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無靈識，此理如何解得？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舍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窯說，只是邪說，見只是邪見。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大，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猢猻失了樹，便無住處。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甚惡之。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卻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僞恰似齎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

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卻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爲物役矣。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

今一切去了許多謬妄，攘磨禡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是。

有憊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情爲與不爲之間。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

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功也。

凡事莫如此滯滯沉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

優裕寬平，卽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卽所存少，思慮亦不正。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處家遇事，須著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我之德性，藝卽是道。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游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陸象山白鹿洞講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

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陸象山辨太極圖說書】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

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物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

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以上象山先生與晦翁先生書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辯，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

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尊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

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言：「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

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以上與晦庵先生第二書〕

案：朱子與陸子兄弟辯無極而太極書，共凡九書，卽朱子答梭山先生書二箋，梭山先生書二箋，象山先生書三箋，朱子答象山先生書二箋。今梭山書二箋已佚，朱子答梭山書，梭山學案中記其大略。象山先生書三箋，今載其二，第三箋則惟感歎期望之語，今省去不載。朱子答書文繁，亦姑從省，不悉載。

〔附錄〕徐子宜與先生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開適來斷扇訟，

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目聰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卽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語仲顯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與朱呂二公論九卦之序，先生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其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謙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天理日以澄莹，而爲益雖涉危險，所遭多至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反改，過遷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

陳北溪曰：「象山教人終日靜坐，以存本心，無用許多辯說勞攘。此說近本，又簡易直捷，後進易爲竦動。」
黃東發日鈔曰：「象山之學，須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爲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講授，未嘗不援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於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援經析理，則指爲戕賊，爲陷溺，爲謬妄，爲欺

誑，爲異端邪說。……得非恃才之高，信己之篤，疾人之已甚。」

吳草廬曰：「陸子有得於道，壁立萬仞。」

【象山學侶】

老楊先生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慈溪人，慈湖先生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獨無過？」於是省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如蝟之集，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程督之嚴，及於夢寐。嘗曰：「如有樵童牧子，有以誨我，亦當敬聽之。」久之，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其有過。蓋其省過最嚴，毫髮不宥，有時至於泣下。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筭，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卽其所得可知。象山志其墓，稱「四明士族，躬行有聞者，先生爲首」。又曰：「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舒廣平璘亦嘗云：「吾學南軒發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以別於慈湖也。廣平嘗切磋於晦翁，講貫文獻於東萊，而其自敍特稱先生，舉以鼎足張陸，則先生之學可知。而慈湖過庭之教，所啓承者深，尤可想見也。

【慈湖先訓】吾家子弟，當於朋友之間，常詢自己過失，此說可爲家傳。

心吉則百事皆吉。

人處不善之久，則安於不善，而不以爲異。
損人卽自損也，愛人卽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已已凶矣。
過則人皆有未足爲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志士之過，布露不隱。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耳。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知今日無事，即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爲學及五分自休。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學者有志氣，無問拙愚。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

一墮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正欲說教住，卽住得。正欲怒教住，卽住得。如此卽善。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爲常。君子於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靜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憂哉？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仁矣。人之趨向爲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是以自己於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道。雖夫子不易吾言。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爲已。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人有過尙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爲之一新亦若此不能舍己從人則知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中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於面目塵埃亦去矣

胸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卽事卽學也卽此下筆處卽學也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於動靜語默不必他求人以目逐物爲見以耳逐物爲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不分明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襟常無事當

悅樂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九珠在盤無所凝滯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鑿復一鑿，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能成也。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戒人必不服。

儻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附錄】慈湖曰：「先公一日閒步到蔬園，頗謂園僕『吾蔬間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

揜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欣然顧簡曰：『余即吾師也。』吾意釋然。」

羅此庵先生點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登淳熙三年進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光宗不過重華宮，先生同宰執引上裾而哭，與同列奏諫之章，凡三十五，又自諫者十六疏。寧宗嗣位而卒，贈太保，謚文恭。先生刻意講學，擺脫凡陋，每以追蹤前修，自勵故平居講貫博取諸家而不守一人之說。惟從學象山，相聚較久。晦翁與林黃中栗以爭西銘易象不相得，黃中至劾晦翁假塞不就職，朝議不直黃中，於是兩罷。先生致書象山，謂「朱林皆自家屋裏人，不宜自相矛盾」。象山答之有曰：「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先生深有所悟。

【附錄】羅此庵自西府歸，有里人叩之曰：「吾有蓄疑而不敢白於公者，有年今容白之，可乎？」公曰：「言之何傷？」曰：「公生平未嘗妄行一步。公爲推官時，大雪，吾醉歸，見公以杖撥雪，戴溫公帽，著屐，後有蒼奴負篋，公之奴也。吾以醉，不敢前與公揖，然心疑之，以爲公暮夜且安往？」公笑曰：「子之所見詳審如此，是未嘗醉也。陳同甫獄急，吾未嘗識之，但憐其才，爲援之。吏此篋內皆曰金也。同甫至死未嘗知之。今因子問而及。」

【象山家學】

陸伯微先生持之

陸持之，字伯微，文安公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文安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先生爲敷繹之。文安知荆門郡治火，先生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韓侂胄將用兵，先生憂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子宜於九江，時議防江，先生請擇僚吏察地形，執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維，利害先入於中，愚恐其爲之難也。」子宜慚然。又之鄂謁薛象先、項平甫之荆，謁吳畏齋，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懸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正獻雙薦於朝，謂先生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旋長豫章之東湖書院。應寧宗特召，以迪功郎入省。理宗即位，出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案：象山弟子甚繁，自別見以下諸學案外，並入槐堂諸儒學案。故本篇無象山門人一格。原本列門人名字及所見學案，今從通例略去。

【象山私淑】

趙復齋先生彥肅

趙彥肅，字子欽，建德人。少志聖賢之學，窮理盡性，深造自得，弗措也。乾道進士。以周益公薦，官寧海軍節推，後即退

居不仕。所著書有易說、廣學雜辯。士冠昏饋食圖行於世。朱子嘗稱之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學者稱爲復齋先生。宗師象山嚴州之爲陸學者，自先生始。嘉定中太守鄭之悌建堂祠之。

姚安道先生宏中

姚宏中，字安道，海陽人。登嘉定進士，調靖江教授。自師友講學外，絕無他交。歸端居一室，惟日溫舊學，性狷介，不苟隨從鄉前輩遊。得濂洛諸大儒書，讀之曰：「道在是矣。」玩索精微，意度超然，若不屑於世者。

【金溪續傳】

汪主靜先生深

汪深，字萬頃，休寧人。學者稱爲主靜先生。少有志於聖學。其時新安儒宿，率皆讀朱子之書。先生年未二十，遊真揚二州，間與諸有志之士講學平山堂上。謂「今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融釋處。不過知所自守，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於是盡棄平日所學，鞭飭於不及處，脫然有自得氣象。累試禮部不第，以景定三年授安吉教諭。嘗謂「古道修明，人心純一。後世文藝之工，輾轉沈痼，幾於蠹蝕不存。然而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也。」安定先生在湖學，成就人才甚廣，遺規猶在。諸生天資雖通塞不齊，必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流於滯錮。辯傳註之得失，達羣經之會同，極聖賢之闡奧，推考禮樂制作刑政因革之文務，使有所依據，以爲日用常行之地。」每月朔升堂講學，諸生環立聽之。時人爲之語曰：「前有安定後主靜。」於是朝臣以先生薦於太學，以人議不果。賈似道日益擅政，先生辭歸，以大德甲辰卒。先生嘗謂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吾身後但求水深土厚，足以爲朽骨之永宅，無他求也。」

卷五十三 清江學案

清江學案傳授表

朱張同調

劉靖之

孝敬家學

劉清之

族子孟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趙蕃

子遂

周端朝別見獄蘢諸儒學案

鄭夢協

施霆亨

韓冠卿

子燮

從子境

韓宜卿

子度見上靜春門人

卷五十三

清江學案

宋元學案

六五二

韓度

從孫沆——從曾孫耘之——從元孫
吉四等

韓流

從孫性別見潛庵學案

宋之源

李壘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黃榦別見勉齊學案

曾祖道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黼

許子春

靜春學侶

陸九淵別爲龜山學案

彭龜年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向浩別見五峯學案

全祖望曰：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

【朱張同調】

劉孝敬先生靖之

劉靖之，字子和，廬陵人。學者稱爲孝敬先生。先生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交友尤篤。自少卽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先生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先生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先生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諄諄辯告如教子弟。晨入寓直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修身爲主。至於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於是而出焉。於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其於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間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先生，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浮惰者多革心自新。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叫呼犯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爲教官，比迨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於廳事之壁。先生旣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

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先生平日閉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時之縉紳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宋室鉅人門戶，一再世凋落者，不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名式者爲刑部郎，胡安定所爲記墨莊者，至先生父濬亦好學修飾。及乎先生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穆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棲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敬夫試爲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爲之傳，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先生也。

【孝敬家學】

劉靜春先生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子和弟，學者稱靜春先生。初受業於子和，登紹興進士。因往見朱文公，慨然有志於義理之學。燕居端坐，終日翼翼以力行切己者省察，性情爲務。父憂服除，調建德縣簿，萬安縣丞。檄視旱災，徒步阡陌，規畫防閑，民甚有賴。龔侍郎茂良爲帥，具實跡聞於朝，命都堂審察，不赴。竟詣吏部銓除，知宜黃縣。龔侍郎又與周益公必大交薦，孝宗召對，首論民因兵驕，大臣退托，小臣苟媿，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簿，服除，通判鄂州，知衡州。初至，兵無見糧，官無實俸，上供送使無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諭民書一編，非理之訟，日爲衰止。又以士風未振，增築臨蒸精舍，如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可舉而指之。爲閱武場，作朱陵道院，祀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死節晉太守劉翼、宋內史王應之於右，以不能媚部使者，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胡晉臣、鄭僑、羅點皆力薦之，光宗起知袁州。疾作，猶不廢講論。病革，取高氏送終禮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曾子內外雜著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等書。

【靜春先生語】

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辭氣用力如曾子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

而行，誰能禦之。

王承告其子毗曰：「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型。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

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軍儒考德問業，則曰是好名者。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

獨立無朋，雖夙夜兢兢，學不加進。將以紹復大業，無難矣。

【附錄】先生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已欲應博學宏辭科。及見朱晦翁，即盡取所習辭業焚之，慨然有志於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先生，已深知先生爲人。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陵時，尙未識先生，已深知先生爲人。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靜春門人〕

趙章泉先生蕃

趙蕃，字昌父，本鄭州人，南渡後居玉山，學者稱爲章泉先生。以大父龍圖致仕恩入仕，嘗再得官，皆未赴。已而主太

和簿。先生雅有山林之思，居官清苦，題其齋曰思隱。及爲辰州司理參軍，辨冤獄，不爲二千石屈，以是罷。先生少從劉靜春先生學，至靜春守衡，欲從之卒業，乃求爲衡之安仁酒庫監。甫至，靜春以非罪去官。先生卽丐祠從之歸。論者歎曰：「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先生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大節所在，莫能奪也。周公平園少與先生厚。平園仕漸通顯，先生寄之詩曰：「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及平園入相，累薦竟不起。論者以爲不食其言。先生喜作詩，書箋往復，多以詩代援筆，立成，閒遠自得，有陶靖節之風。然時以學道未成爲懼，年且五十，更從朱子請益。及其老也，猶以末路自警，題所居曰難齋。先生最謙退，不敢以師道自居。而門人負笈從之者多，則勉以師友之源流。理宗卽位，朝臣爭薦，以太社令直祕閣召，皆辭不拜。詔予祠，連章請致仕，久乃得請。卒得年八十有七。所著有乾道稿二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景定追謚文集。子遂，字景初，有家學。

卷五十四 說齋學案

說齋學案傳授表

永嘉同調

唐仲友

傅

寅子大東、大原

從子定

傅芷

吳葵

葉秀發

別見應澤諸儒學案

朱質

張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金式

說齋學侶

唐仲溫

唐仲義

全祖望曰：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不然。述說齋學案。

【永嘉同調】

唐說齋先生仲友附兄仲溫、仲義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如仲溫仲義，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擢江西提刑，被劾奉祠，遂不出，益肆力於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於心，稽之於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乾淳之際，婺學興盛，先生性耿介，既不從東萊兄弟講性命之學，又與同郡陳同甫不相洽，並輕朱晦翁，同甫譖之，遂至交奏時論，惜之。蓋先生爲人，特立自信，不與諸君子相往還，其簡傲殆有之，然晦翁以是與之參辰，不足遂廢先生之學。時人或蓄意排斥朱子，遂左袒先生而過推之，則適以累之。要之俱不足以知先生也。先生爲學似在艮齋止齋之次，而視水心則稍淳。所著書甚多，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劄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辨三卷，地理詳辨三卷，愚書一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又

嘗選韓文爲韓子二卷。尙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帝王經世圖譜尤著。周益公稱之爲足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惜其書在清初求之已不可得。全謝山在永樂大典中輯出其詩文若干首。爲唐說齋文鈔。以爲先生被朱子所糾。事可不論。而其典禮經制之學。自有可采云。

全祖望曰。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考當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於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艮齋止齋水心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於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於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

【說齋愚書】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輔相之臣。

大臣正君。其次謀國。其下謹身。

勝人人必恥。下人人必喜。恥生競。喜生敬。以上君臣

避世非君子之心。

中狹常易盈。內荏常易屈。

君子之進退。風俗之樞機也。

必退絕物。其俗激。必進失己。其俗競。不激。不競。以善天下之俗。

道有興廢。民無淳漓。堯舜至仁。不能絕天下之欲。幽厲極暴。不能滅天下之性。以民爲非古。是謂誣民。以道爲不可。

行是爲賊。道以上士民

爲治者不可變。常道言治者不可厭。常談。

勤固勝。怠勤而非禮。則勞儉固勝。奢儉而非禮。則傭存小節而喪大體。君子不取也。

善爲教者反諸身。以上治教

怯不勝勇，勇不勝敬。

古之爲兵者，教之以孝。弟忠信，惟恐其不君子也。後之爲兵者，教之以權謀變詐，惟恐其不小人也。

取民之財以養兵，不如使民自養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之，甘心也。以上兵財順命如順親，保性如保子，養心若養苗，馭氣如馭馬，防欲如防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誠。

鏡固瑩，塵則昧之。水固清，風則濁之。塵去鏡明，風息水止。外物不干天性，乃見德莫先於孝，孝莫難於保親。之所與庶人有身，推之天子有天下，有而保之，孝莫大焉。

謂道爲難，若塗若川。謂道爲易，若天若淵。謂之易，輕而失。謂之難，畏而止。勿畏勿輕，學而已矣。

文以明道，或以蔽道。傳以通經，或以亂經。學以知性，或以汨性。說日益新理，日益昧。以上道學未有欲有既有欲其若無，未實欲實，既實欲其若虛。

君子不絕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

衆人徇利以犯難，賢者潔身以避害。載道以濟世，而不罹其患者，其惟聖人乎？以上聖賢

【說齊文集】自古直道之行，本於正心誠意之間，顯於舉賢放佞之際。故伯益告舜，先以微戒，無虞罔失法度；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告湯，先以不遯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罰職備對劄子。

荀卿有性惡之說，揚雄有善惡混之說，韓愈有上中下之說。性惡之說，爲害尤大。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鬱陶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形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之情，則於咸言天地之道，則於恆至言天地之心，則必於復。蓋方羣陰剥陽，而至於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於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人之誘於物也，陰之剝也，俄然而復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

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性論。

孟子書七篇，荀卿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二書蓋相表裏，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爲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語也。王霸之異，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義，霸者亦有仁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於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於詐，故假仁於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桓文，由此分也。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乃言性，則曰：「本惡其善者僞也。」夫善可僞，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也？四者既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爲霸者之佐也。李斯之學，實出於卿，蓋卿有以啓之。或曰：卿之言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於誠哉？曰：「子以爲誠者，自外至邪？將在內邪？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非二物也。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惡覩所謂誠乎？」荀卿論。

【說齋門人】

傅杏溪先生寅附子大東、大原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骨清聰，於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說齋唐先生講學於東陽吳葵之家，先生之中表也，因從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陝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曆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謬誤，資取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考。大愚呂先生見其禹貢圖曰：「是書可爲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書院中，列坐諸生，揭其圖，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

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之見，恥受教也。」先生亦樂爲之盡。時人服大忠之善下，而益嘆先生之學之邃也。先生之書，於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賦之說尤詳。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歷歷如指諸掌。當是時，金華學者多爲經制事功之學說者，或病其疏於踐履。然先生雖承鄉習，學務經世，而持躬甚嚴，未嘗有喪志之弊。嘗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蹴語者。」故其教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先生精於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遽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所以教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官府。長吏之賢者，或造而問政，則盡言無隱。人有隱被其賜者，而未嘗洩也。所與交遊，其官至執政或臺諫，則不復與之通問。州里有事，以身任之而不辭。里中與馬師文、孫居敬最相契。永嘉戴少望聞其名，執贊願交。大愚之登朝也，累以先生之學行爲言。黃文叔與彭止堂輩爭欲薦之。或言先生必不可屈，乃止。其後館於黃商伯家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之語。先生旣不仕無祿，又不屑治生產，商伯持浙西庚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於宗族鄰里，無所留。晚益貧。太守孟獻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捐俸以倡。諸好義者爲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黨禍旣作，先生杜門不出。其詩閒遠古淡，有淵明康節風。初，唐說齋以其學孤行於東萊，亦絕不通問。葉秀發、朱質雖以呂氏弟子來學於唐氏，而其統未合。與朱子則互相糾奏，至先生始和齊斟酌，無復乖戾矣。先生諸子：大東承其家學，敦慤有父風；而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字敬，學於朱門。一家之中，旁搜博採，不名一師。

吳景陽先生葵

吳葵，字景陽。其家以費雄於東陽，與郭氏埒。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洞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而

吳氏亦有安田書院，初則徐天民主之，已而唐說齋主之，皆攜弟子百餘人以至，遠近驚愕。先生既從名師，儔經聚史，尤好遊，短棹獨往，一覽數州。葉水心仕江淮間，先生遊輒過之，水心爲之飯，問其所爲笑而不答。杏溪先生傅賓者，說齋上座弟子，而先生之外弟也。忘年事之如師。杏溪家貧，先生爲之紀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匝其居數十里，皆其所養生而送死也。累官通山縣簿，有聲，民皆化之。攝大冶縣，以德導民，以奉祠卒。

【杏溪門人】

傅南園先生芷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淳熙進士，精於經史之學，爲杏溪上弟子，從遊之士極盛，未仕而卒。所著有南園詩文集、南園講錄。

宋元學纂

六六四

卷五十五 徐陳諸儒學案

徐陳諸儒學案傳授表

永嘉金溪同調

徐 誼

趙希館

丁 鞾

黃 中

彭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永嘉同調

錢文子

喬行簡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丁 紮
見上宏父門人

曹 珊

湯 程

金溪同調

陳 葵

全祖望曰：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

【陳陸同調】

徐宏父先生誼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由池州教授，數歷清要，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江淮制置使。中忤韓侂胄，貶婺州流離十年，而後得釋。卒，謚忠文。葉水心誌其墓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先生與陸象山同赴南宮試，象山嘗稱其文，相講論，爲學宗旨亦相近。水心作宏父墓志，言其以悟爲宗，則宏父並非象山門人，唯慈湖則因宏父而見陸子耳。卒，封信安郡公。趙希鎔，其門人也。

【永嘉同調】

錢白石先生文子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乾淳之間，永嘉諸儒林立，先生偏從之遊，而於徐忠文公宏父尤契。入太學，有盛名。嘉定後，諸儒無一存者。先生歸然爲正學宗師。以太學兩優釋褐，仕至宗正少卿。學者稱爲白石先生。著有白石詩傳二十

卷門人著者有喬行簡丁黼曹翻。

〔金溪同調〕

陳叔向先生葵

陳葵，字叔向，處州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舉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師事魏益之。水心志其慕曰：「君旣與魏益之遊，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覺曉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與朱元晦論未合，然重其辭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其厲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故先生之學，殆有異於其師者也。

〔宏父門人〕

趙時隱先生希館

趙希館，字君錫，太祖九世孫。南渡後，居常山。少從父官衡陽，嘗有聞於陳文節公止齋，而卒受業於徐忠文公宏父。雅以寒素自居，力貧苦學，借書鈔誦成。慶元二年進士，釋褐汀州司戶。時峒寇李元礪出沒汀贛間，軍且至，察佐集議守城。先生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見乎？」先生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曰：「即以付君。」時先生以宗子初入官，皆爲危之。至關審形勢，明斥堠，賊遣諜至，先生得

諜，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至，先生嚴兵以待。賊至，矢石雨下，無一免者。餘黨聞風而遁，還老幼羅拜相屬。先生由他道避之。論功，卽拜本州推官。調夔州通司屬官，掌大寧鹽井事，清積負，卻羨餘。知玉山縣，召對，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僨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沈之費。」寧宗嘉納。除大理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已而以宗室換班，授吉州刺史，提舉宮觀輪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穢默爲鄭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得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待指授於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所憂，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次論宗學不規仿太學之弊，累遷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在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理宗動容曰：「卿所陳於初政所繫尤切。」晉節度使封信安郡公，以足疾臥家，累歲而卒。贈少保，信安郡王。先生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其仕變也，安沂公一見異之，解佩玉以贈。且欲舉之，先生辭以及格。沂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盍貽諸所親？」曰：「有母黨可，然不敢專。」沂公曰：「君謂之可，則可矣。」竟舉而貽之。時人兩賢之，旣換班，自號時隱居士。祁寒盛暑，未嘗謁告。或以爲太自苦，曰：「吾乃媿報稱之難也。如並廢之，若此心何？」衣食僅足，不置妾侍。故訓詞有云：「爵祿襄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實錄也。

丁延溪先生黼

丁黼，字文伯，故徐州人。漢說易大師將軍寬之後。世居沛碭間，南渡後，徐爲戰地。先生曾大父執中，卜居青陽，尋遷石埭。家世忠孝，雖南遷三世，時望歸故土，不治產業。先生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父泰享，宿儒也，目教之。已而平陽徐忠文公誼教授池州，父挈先生共往從焉。忠文以老友待之，留與共訓，後進而授先生以語孟、學庸大旨，聖賢修己治人之學。永嘉錢宗正文子亦碩儒，先生由忠文以見之，得其經學。先生氣竦神悟，誦言觀行，遂爲忠文門下第

一。成淳熙進士。枋臣當國，賢士多沈下僚。時天下所稱爲正學直道者，鶴山、平齋、西山皆重先生，而鶴山尤契。嘗曰：「忠肝義膽，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也。」曰：「吾父文伯二十年真端人也。」嘗聞張行父之賢，亟求見之，叩以南軒之學，以忤宰相被逐，宰相死召還，累官軍器監，數上封事，言大臣不法事，累進累蹶，以直祕閣知信州吉州，皆有聲。充四川夔州路安撫使兼知夔州，先生流夔，疏上十事，夔大治。尋以四川副制置使守成都。時蜀事已極壞，先生延李微之於幕，力行寬大之政，蜀人戴之如父母。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大入，先生乃守大小城。或勸先生以自全計，先生笑不答。曰：「吾爲副元帥，死其分也。」整兵夜出城，南遂戰於石笱街，衆散且盡。先生入城，率其親信侍從數十人巷戰，寮屬惟參議官楊大異一人，力竭皆死。事聞，賜祠贈恤如制，謚恭愍。所著有延溪集、六經辯正疑問、諸史考。

【附錄】吳鶴林曰：「恭愍生平忠雅端靖，持論侃然，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有一毫詐欺之事。寧嬰黃闌之怒，而未嘗少忘其呵護善類之心。於義利界限，辨之尤明。」

黃仲庸先生中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成紹熙進士，爲館職，肆力於學。時徐忠文公方起平陽，於永嘉諸儒中，又別爲一家。先生從之遊。嘗與朱子往復論學，欲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學禁方嚴，先生校藝漕闈，發策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回既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寂寞之濱，亦足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朱子見之嘆曰：「近年此等議論，令人嘆服。」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寧宗欲用之，以當路不喜，出知袁州，徙泉州，進右文殿修撰，卒。平陽弟子，以先生爲第一。

宋元學案

六七〇

卷五十 西山蔡氏學案

西山蔡氏學案傳授表

晦翁門人

蔡元定

子淵

孫格

陳光祖

子沂別見北溪學案

翁泳

熊剛大

葉采別見木鐘學案

熊慶胄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徐幾

熊西

何雲源別見九峯學案

宋元學案

子沈

子沈別爲九峯學案

朱塾

朱塾
別見晦翁學案

朱禁

朱禁
至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學侶

樓鑰

樓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劉爚

劉爚

劉炳

劉炳

劉砥

劉砥

劉礪

劉礪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全祖望曰：西山蔡文節公，領補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李錄之不存也。述西山

蔡氏學案。

【晦翁門人】

蔡西山先生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閩之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先生，曰：「此孔孟正脈也。」先生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先生質正焉。從臣尤公袤、楊公萬里薦，堅以疾辭。慶元初年，韓侂胄禁僞學，御史沈繼祖奏：「朱熹竇鼓後進，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衣襄帶博，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先生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郡縣捕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文公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文公視先生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屢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腳爲流血。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或謂宜謝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卒於貶所。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先生從文公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陳之說。凡古書盤錯首繁，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先生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草不興起。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朱子

又自輯其與先生問答之辭曰翁季錄已佚。予淵、沈、並躬耕不仕。

案：先生尤長於律數，原本載所著律呂本原，以其不易解，從省。

【附錄】西山師事晦翁，而晦翁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所，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卽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悽愴。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偏，非虛言也。」

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又曰：「季通一生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諳，歸來更須細尋討耳。」

戊午歲，西山先生卒。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於其行也，自爲祭文送之，詞甚哀。稱其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而末則有「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句，可見朱子之推重其學，不以師自居也。

朱子跋先生所著律呂本原曰：「古樂之亡久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著書二卷，凡若干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黃勉齋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

王深寧因學紀聞曰：「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西山家學】

蔡節齋先生淵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西山先生之長子也。先生旣承家學，又與弟沈、沈並從朱子遊，爲學尤長於易。沈潛反復，積之有年，精神之極，神明通之。著《訓解意言辭象》，分爲四卷。董氏真卿曰：「其書經二篇，以孔子大象置逐卦辭之下，象傳又置大象之後，小象置各爻辭之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辭。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亦低一字書。」又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又著《古易叶韻》。見經義考。

【節齋易象意言】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一者耦也，陰之數也。伏羲氏畫一以象陽，畫二以象陰。見陰陽之中，各復生陰陽，故再倍而三，爲卦者八。所謂小成者是也。因而重之，故三倍而六，爲卦者六十有四。下三畫爲貞，而上三畫爲悔也。

爻有四象，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也。少陽之數七，少陰之數八，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變而少不變，聖人取變者爲用，故陽爻曰九，陰爻曰六。

六七八九者，陰陽之用數也。陽以進爲用，故少於七而老於九。陰以退爲用，故少於八而老於六。

陽爻在陽位，陰爻在陰位，爲當位。陽爻位陰，或陰爻位陽，爲不當位。六位之卦，初與四爲應位，二與五爲應位，三與上爲應位。陽爻遇陰爻，陰爻遇陽爻，則爲有應。若陽爻遇陽爻，陰爻遇陽爻，則爲無應。

六位之卦，三與五爲陽，二與四爲陰。陽以升爲用，故進成乎五。陰以降爲用，故退成乎二。五者，陽成而得中也，二者，陰成而得中也，故皆吉。三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危。四陰柔未成而不中，故懼。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以陰承陽，以陽乘陰，爲順。以陽承陰，以陰乘陽，爲逆。中則不失乎善，偏則流爲惡。八卦相錯，惟二五得中。

後世互體之說，不可謂全無理義。彖傳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八卦，隨蠱賁咸恆損益渙也。止言剛來者訟无妄二卦，在八卦者，或曰柔上剛下，或曰剛上柔下，或止曰上下；然其爲卦，皆三陰三陽，本具乾坤之體，而上下交往來也。乾剛交坤而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故言剛來剛下者，明乾剛在上而下交坤。言柔來柔下者，明坤柔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上，則又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上交乾者也。是皆本諸乾坤之交而互取之耳。至於訟與无妄，則止言剛來剛自外來。蓋其爲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故乾體居上不動，而所以爲坎爲震之剛者，皆自外來也。夫子言卦變之義，於此可見其兩端焉。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易之道生道也。震艮陽卦，震取初艮取上者，理當然也。巽離兌陰卦，與震艮爲對者也；乃不取初上之陰，而取二五之陽也。至於復姤夬剝之類，莫不取陽爲用焉。是知陽能生陰，不能生易之本也。非聖人特賤乎陰而不取也。

乾坤體純，坎離體交，而其用皆在中。故乾坤坎離之用，皆在二五也。至於乾坤相錯，則爲泰否；坎離相錯，則爲既濟；未濟亦皆主二五爲用也。

乾坤屯蒙，卦之名也。健順動說，卦之性也。天地風雷，卦之象也。陰陽剛柔，卦之才也。中正危懼，卦之位也。應害遠近，卦之情也。上下乘承，卦之體也。元亨利貞，卦之辭也。剛柔往來，卦之變也。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彖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柔言。否泰交不交氣也。又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類於坤，故又以剛柔言。餘卦不滯乎事，則滯乎物，故皆以剛柔言。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易與變，本一事也。未入用則謂之易，已入用則謂之變。蓋易無體，而變有體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陰陽剛柔皆畫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蓋陰陽氣而剛柔質也。故夫子釋乾坤闡曰：變而不曰易。釋卦爻之用曰：剛柔而不曰陰陽。

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陰尤首而從陽者也。先陽而動，則迷從陽之後，則得。故曰先迷後得主利。

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陽無終代其終者地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伏羲八卦，是造化生物之理。文王八卦，是造化運行之理。

天地者，其體也；四時者，其用也。日月所以爲四時，至德所以生天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知者乾道，作者坤道。夫子於乾，則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乾能兼坤，故知與行無不盡也。至於坤，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坤承乾而行者，故特言行之而已。程子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學者之事。蓋乾能盡知與行，而坤則但能行之而已。此所以爲有間也。

易中之言仁，或爲陰，或爲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陽也。蓋自智仁而言，則智先而仁後，智動而仁靜。自仁義而言，則仁先而義後。仁行而義止。此陰陽之所以異也。易有太極之易，未生兩儀之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生兩儀後之易也。故易在兩儀之先，其易无體，在兩儀之後。其易有體。

吉凶悔吝，具四象之義。悔者，吉之未成也。吝者，凶之未成也。猶少陰少陽，未成乎陰陽也。

貞吉貞凶貞厲貞吝，其所繫雖若不同，然皆一理也。其得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吉。其失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凶。其失之淺者，則曰貞厲。曰貞吝。

无咎有五義。師之彖吉而无咎者也。節之三過由己作而无所歸咎者也。大過之上，凶而不可咎者也。晉之初，善補過而无咎者也。萃之四獲吉，乃能无咎者也。

无悔有四義。咸之五安於无事而无悔者也。復之五，自修而免悔者也。大壯之五，理之必至而无所可悔者也。渙之三，急於成功不以悔爲悔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也。此章之神，指發而妙萬物者爲言也。易，指欲發者爲言也。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此章之易，指未發者爲言也。神，指初發者爲言也。蓋易者，神之本。神者，易之用。以寂感言之，明矣。然寂之中又有感，而感之中又有寂。故夫子之言，不一而足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一章言聖人盡神而本於易也。易无思也，一章言君子學易而至於神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爲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子豈欺我哉！世儒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作易之意乎？聖人之意，在乎言象之間也。

一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則太極便在兩儀中，故曰兩儀生四象。及生四象，則太極便在四象中，故曰四象生八卦。乾漸以一物之次序明爻象。咸艮以一身之次序明爻象。井革以一卦之次序明爻象。

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天道之常，先陽而後有陰，先始而後有終。先生而後有死。今易所言，而曰陰陽，曰終始，曰死生者，皆降一等而取其

變也。蓋自其常者而言之，但見其先後兩事而窮焉。自其變者而言之，則窮而復通，未嘗已也。生生之道，萬古不息者，實於兩言之間盡之矣。豈特如世之所謂文從字順而已。

或問：「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而先後不同何也？」曰：「仁者生物而未見，貞者幹事而无形。故夫子先言德，因物之文而禮可見。因物之分而義可明。故夫子先言物。」

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已。易體天地之撰者也。故伏羲八卦圓圖，以對待而作也。文王八卦圓圖以流行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橫圖，以流行而作也。文王六十四卦橫圖，以對待而作也。是知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爲用，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爲用。學者不可不察也。

貞固也，以貞固足以幹事取之也。貞正也，以君子正也取之也。蓋貞者，隨在各有也。立乎事物之中，各得其正。謂貞固，固也。

易者，神之本也。神者，易之用也。貞者，易之位也。

或問：「仁柔義剛，柔爲陰，剛爲陽，以此而觀，則仁當屬陰，義當屬陽矣。」曰：「仁主生發，生發者，陽之所爲也。義主收斂，收斂者，陰之所爲也。凡物有性有質，故以性而言，則仁陽而義陰。以質而言，則仁柔而義剛。所以然者，陽動生柔，陰靜生剛也。」

或問：「朱子罕言所以生陰陽之太極，至於陰陽中之太極，則屢言之，何也？」曰：「自太極而陰陽，自陰陽而萬物，皆是一貫；但時有不同，則理氣有異耳。未生陰陽之時，所謂太極者，無聲臭，儀象之可求。專以此時爲言，則淪於虛無，無所底止。及其生陰陽之後，始有儀象之可觀。則其本然之妙動靜之機，生生之道，真實无妄，有可得而言者。以此爲言，則學者有定見，而免淪於虛無之失矣。故孟子言性，亦只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求之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而朱子嘗謂『舍愛不可以言仁』者，皆此義也。蓋仁之理不可見，苟不自其發動處求之，則仁之

情狀，豈可得而言邪？須於此等處熟思，當得朱子之意。」

理卽氣之微，氣卽理之著，性卽情之微，情卽性之著，皆一貫也；但其時有不同，故因其發用而立名有異。或問：「乾之文言可與存義，與坤之文言義以方外兩義字有別否？」曰：「義只是一義，但存義之義，是乾之聖人已發在事物之上，存之可爲法於世者。方外之義，乃是坤之君子，從心發出，以裁制於外者。細而審之，亦不能無始終次第之異耳。以學者言之，須是先集聖人所存之義，積之於中，所積既多，自然生得心中所發之義，以方於外也。以此而分，則集聖人所存之義，屬乎知，而從中所發之義，以方外者，屬乎行。其義之爲義，雖不可爲二，恐必須如此次第分看，然後可識用力之地也。」

或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說如何？」曰：「天命之性，正性也。心具正性，心之正也。謂之敬者，戒慎恐懼，保其正也。謂之直者，言心發於內，亭亭當當，無一毫私曲於其間也。如此則靜時固正，動時亦正也。是敬以直內之說也。謂之義者，裁制於中，事物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也。謂之方者，止之於外，左右前後，各有定則，亦不失其正也。如此則中之制者固正，外之止者亦正也。是義以方外之說也。」

蔡復齋先生沉

蔡沈，字復之，號復齋居士，西山先生之次子也。西山憐外表兄虞英無子，與之爲嗣，更名知方。既領鄉舉，從母命歸宗，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文公學，承父春秋之屬，爰著春秋五論、春秋大義、春秋衍義等書。蘇天爵稱其有功於春秋，有補於後學者也。又作敬義大旨、復卦大要二篇，以敬爲入德之門，戶義爲一身之主宰，發明敬義以示人以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與人講明復卦，嘗言：「人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而廣爲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節齋家學】

蔡素軒先生格

蔡格，字伯至，節齋先生長子，西山先生長孫也。號素軒，學者稱曰素軒先生。行高而德厚，學足而望隆。性質冲澹，持身謹恪。教諸子姪必遵先世禮義之訓。嘗從陳北溪遊，又與從弟覺軒、久軒、靜軒等自相師友。由始至終，未嘗少懈。時有以佛老之教惑亂衆聽者，先生與學者講明孟子盡心章以力訏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廣仁說」以自勵。云。

【節齋門人】

陳世德先生光祖

陳光祖，字世德，仙遊人。受學蔡節齋、蔡九峯之門，又嘗從陳北溪遊。以父歿，事補官。好儒重禮，居喪一遵朱文公家禮。德行政事俱有可稱。歷除廣東提刑，積官至朝奉郎。在粵時，嘗作「欽恤編」以戒僚屬，重建濂溪祠以崇教道。云。

翁泳、熊剛大、熊酉二先生合傳

翁泳字永叔，建陽人。從節齋遊，有注釋河洛講義。同邑熊剛大，亦節齋弟子，並從黃勉齋遊，學者稱古溪先生。有詩

宋元學案

注解。熊西師事節齋。節齋爲太極圖解，西序之，頗能詳其義。

卷五十七 勉齋學案

勉齋學案傳授表

晦翁清江門人

黃榦 子輅、輔

何基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何南坡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魯別爲雙峯學案

方逼——萬鎮別見雙峯學案

張元簡

趙師恕

董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蔡念成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五十七 勉齋學案

宋元學案

劉子珍

吳泳
別見鵝山學案

吳昌裔

黃師雍

黃振龍

陳如晦

梁祖康

曾成叔

陳象祖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鄭鼎新

薛師邵

李鑑

葉士龍

陳倫

熊剛大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家擴

李武伯

李晦

方不夫

袁俊明

葉真

趙必願別見玉山學案

宋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勉齋講友

李燔

宋元學案

張洽

劉剛中

李方子

楊楫

楊仕訓

王遇

劉砥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礪

李道傳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伯履

詹初

余元一

景思學侶

余崇龜

全祖望曰：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

【朱劉門人】

黃勉齋先生榦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女妻之。又嘗從劉靜春先生清之遊。初補將仕郎，歷官台州嘉興通判安豐軍知漢陽軍，以病乞祠。尋又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斬黃決不可保。斬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者何邪？」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斬相繼失果。

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迹。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就。爲御史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旋命知潮州。辭不行。主管亳州明道宮。乞致仕。卒。贈朝奉郎。謚文肅。錄其子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爲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於世。長子輅。次子輔。皆知學。

〔黃勉齋聖賢道統傳授總敍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

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顯也。雖其詳略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黃勉齋中庸總論〕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未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第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於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於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

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辭章非道也。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於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卽體。恕，卽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以爲經綸大業，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冲漠無朕，萬物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曰：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

【黃勉齋中庸總說】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旣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

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告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如^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旣明且盡矣。至於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也。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於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於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卽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旱，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謹獨於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於擇善固執之始，而成於無聲無臭之極。蓋至於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於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於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勉齋文集】持守之方，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

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

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
道體之說，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邪？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晳者，真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以上復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卽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榦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箇道理也。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

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以上復葉味道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非由仁義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以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復李公晦

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灑地者，真見其如此，亦真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復楊志仁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譎譎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之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於支離外馳也。答陳泰之

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魄。亦。不。至。於。遠。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邪。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些。邪。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朴。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復。李。貢。之。

【附錄】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於。朱。文。公。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文。公。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

知。漢。陽。軍。値。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創。築。安。慶。郡。城。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鎔。未。鑄。之。鐵。事。畢。還。之。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辭。醜。試。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尙。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黃東坡日鈔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刊近思錄，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辯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爲君子。』晦翁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於晦翁沒後，講學精密，苟如此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

黃百家曰：勉齋言：「自先師夢奠以來，向日從遊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取於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沒，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蓋勉齋之求後學，其真切如此，所以卒得其人而傳之於後也。

全祖望曰：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真有得於朱可知。見奉臨川帖子一

〔勉齋講友〕

胡西園先生伯履

胡伯履，號西園，崇安人。勉齋嘗與之書曰：「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畏，恨朝夕不得承誨云。」

詹流塘先生初

詹初，字以元，休寧人。以薦爲太學錄，上疏請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罷歸，遂入廬山不仕。嘗與黃勉齋、詹體仁講學，而亦與治象山之學。如章從軒輩遊，性介甚。吳益公有盛名，以其與韓平原往來，遂不與通私淑。朱子其所著有流塘集，存者僅三卷。

〔流塘集〕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也。至大者天，至廣者地，至貴者人。盡人之道，則可以興天地，並達人之道，與禽獸並升降時也。予則以爲非時也。人也。三皇生則皇，五帝生則帝，三王生則王，五霸生則霸。豈三代以前常升，以後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

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故其道大，其任重。聖人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爲仁。若必死以求名，雖勝於必生以苟祿者，然必之一字便是私意。

常遇事，輒自期於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不好須反之於內。自有無私底本體，不期於無私而自無私矣。

常早夜不寐，思此乃心不定之過。因立心要靜，不知立心去靜，便是動。程子曰：「無欲故靜。」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余景思先生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仙遊人。登淳熙進士乙科，娶黃勉齋女弟，而勉齋則朱子壻，因得親炙。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論，及自著文集爲贊，朱子敬愛之。

〔勉齋門人〕

方連雲先生遺

方連，字明甫，平江人。師事李宏齋，以宏齋之命，學於勉齋。時以饒伯興、張元簡、趙師恕與先生稱四子。勉齋貽宏齋書曰：「明甫遠來，志氣甚篤，殊可愛敬。知其源流有自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無得。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幾矣。」又與甘吉甫書曰：「明甫於道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無得。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幾矣。」

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向來朋友，未易出其右也。」先生極推伯輿，以爲己所不及，而元簡之言曰：「伯輿明理而遠於事，明甫見事而中於理，則先生在伯輿之上矣。淳佑中，湖南帥董槐、荆南帥孟珙並薦之。槐稱其冰清玉潔，妙性命道德之原；珙稱其「脫去塵滓，游心高明之域。」詔免文解一次，先生辭不受命。珙請如尹和靖例加以處士之名，未報。而先生已卒。學者稱爲連雲先生。先生在勉齋門下稱第一，惜其言論著作不傳云。

張敬父先生元簡

張元簡，字敬父，清江人，勉齋高弟。官直寶章閣。勉齋嘗貽之書曰：「榦歸鄉兩年，有餘徧閱友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言者，李隨父、陳儀父耳。然李陳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於鄉里尋一如張敬父者，則久而無對，非爲諂也，實無第二人。得人之難如此。』」

劉君錫先生子玠

劉子玠，字君錫，長樂人。朱子門人砥之子。幼孤，育於外家長。從勉齋學，非賢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戒其子弟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倖求名利，非吾志也。」遜田數百畝與從子，以承母志。年四十八卒。

吳季永先生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與兄詠師事黃勉齋，得程朱子書研繹不倦。登嘉定進士，歷調眉州教授，講說諸經，揭白鹿洞規矩，周程五賢。士習不變。薦知華陽，改眉州通判，著苦言十篇，以慮蜀後患。尋權漢州，力辯興元帥趙彥呐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之議。未幾，武仙果敗，二州民叛。端平元年，召入轉對，陳六事。言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

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拜監察御史，疏凡撓政之害，言皆激切，以是常不得志。歷知嘉興、贛州、婺州，後以集英殿修撰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先生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兼習典章，嘗輯至和至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萃周漢至宋蜀道得失，與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文集、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開容臺議禮等書行於世。

黃子敬先生師雍

黃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勉齋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調婺州教授學正，一以呂東萊爲法。徐僑薦之，爲喬簡所惡，出外縣累官禮部侍郎。先生簡淡自守，言若不出口，而於邪正之辨甚明。愛護名節，無媿師友云。

黃仲玉先生振龍

黃振龍，字仲玉，閩縣人。得朱子端莊存養之說，默契於心，書之座隅，已從勉齋遊，請所未悟，勉齋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以鄉貢卒。

陳日昭先生如晦

陳如晦，字日昭，長樂人。從勉齋遊，嘗讀西山真氏夜氣箴曰：「須見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嚮晦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處。」於此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兩得之矣。遂次其韻爲生意箴，西山見而歎賞焉。先生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卒。所著有論語問答及講義文集。

陳儀父先生象祖

陳象祖，字儀父，侯官人。朱子弟子孔碩之族也。不避勞苦，刻意講習。勉齋以爲儻得如象祖者十數人，講之精行之果，如干將莫邪，則先師之道，猶未至於浮雲點翳也。

鄭中實先生鼎新

鄭鼎新，字中實，仙遊人。嘉定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先生少受業勉齋，而與楊信齋遊，故深於禮樂。所著有禮學舉要及禮學從宜集。

卷五十八 潛庵學案

潛庵學案傳授表

晦翁東菴門人

輔廣 董槐

朱鵬飛

余端臣 王文貫

汪元春 徐天錫、徐天蘚

黃震別爲東發學案

汪元春見下王氏門人

韓翼甫 子性 黃奇孫

李齊

王冕

夏泰亨

宋元學案

七〇二

——從子悅別見清江學案

陳普——韓信同——王禧翁

黃寬

張以寧

林文琪
鄭轍

楊
琬

任士林

黃叔竑別見東發學案

並莊節學侶

劉敬堂——熊禾——董真卿別見介野學案

安實

安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並輔氏所傳

晦翁門人

輔萬

潛庵學侶

張洽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魏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全祖望曰：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葺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精粕。述潛庵學案。

【朱呂門人】

輔潛庵先生廣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達，字彥達，南渡，隸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泰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爲崇德人。泰州四子先生其仲。先生生於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而問學於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爲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腳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欲以先生爲使，辭之。與魏文靖公善，每相遇，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雜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生平所得於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卽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於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奉祠而歸。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爲傳貽先生。卒，贈朝奉郎。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今惟詩童子問尚傳，餘皆佚。語溪人集有宗輔錄一編，所集語多難以浮淺，不足以見先生之學。惟先生弟子偏於閩浙，縣承迄於明不絕論者，謂其自遠有耀云。

【輔潛庵輔錄】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見。得。聖。賢。言。近。指。遠。意。思。飽。饑。足。

羞惡之心，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然。

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故須力充之。

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利而不顧義，則害於

人。人不經憂患，困頓挫折，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人須從這裏過。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

狂者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於行上所得分數多。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時記之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不知愧恥，一有小善，沾沾自喜，可哀也。

已。

楊氏資質偏於剛毅，墨氏資質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流於一偏。

黃宗羲曰：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禾陳石堂，皆其尤也。入東浙者，韓莊節性黃東，發震其尤也。逮至明初，而韓古遺及吾族祖黃菊東，尙接其傳。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案據黃未史百家先生案於其父梨洲先生說有所補正。

【潛庵門人】

董桀堂先生槐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孔明、周公瑾。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

吾弗願也。」先生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氏師雍，聞潛庵輔先生爲朱子之門人，往從之。登嘉定進士，歷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先生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唯恐不盡弛。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上疏請視師四川，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又上疏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嚮用先生，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因劾丁大全邪佞，於次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其後屢以祀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先生起衣冠而坐，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

【余氏門人】

王貫道先生文貫

王文貫，字貫道，鄞縣人。早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臣遊，登進士第，教授真州，除宗學諭。從遊常數百人。黃文潔公震，其弟子也。

【輔氏所傳】

韓恂齋先生翼甫

韓翼甫，號恂齋，會稽人。官朝奉郎，大理寺主簿。有元取宋士人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敕，入換新命。先生獨絜

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其學出於輔氏，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真知力踐，求無媿。古之聖賢，秦漢而下，漠如也。門人陳普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

【貫道門人】

汪景新先生元春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受詩學於王文貫。嘉熙四年，鄉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累官宗學博士，出知興化軍而卒。嘗謂黃東發曰：「爲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爲奇爲變，亦惟行其所自然。」

【恂齋家學】

韓明善先生性

韓性，字明善，恂齋之子。弱冠，博綜羣書，而於先儒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延祐初，復舉科目，學者負笈而來，以文法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施之場屋，直其餘事。一先生之爲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自合繩尺。當時薦爲慈湖書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餧粥，此外非所願也。』」竟不起。蓋先生少傳其父之遺志，其所往來王深寧、王英孫、王理得、唐玉潛之徒，皆逸民故。終身不欲仕。元後贈謚。

莊節先生高祖膺胄，始居越蕺山。先生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至先生始傳輔氏之學。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善，必爲延譽。及辨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門徒步而行者，讓道至隸卒廝役，皆稱爲韓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辨疑》各一卷，文集一作五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

【恂齋門人】

陳石堂先生普

陳普，字尚德，福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稍長，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遊。入元，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朝廷三辟爲本省教授，不赴。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鰲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尋講饒廣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事，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學何事？」延祐乙卯卒，年七十二。

〔石堂文集〕：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過道理之總名爾。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間，耿耿人心目中，所以聖人提出濂洛畫出，其所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爲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之而得，然則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覩，故謂之無極。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

蓋形氣與理爲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爲者，道理是所以爲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以上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莊節學侶】

任松鄉先生士林

任士林，字叔實，其先縣竹人，少師希夷之後，至八世祖徙居於奉化之松林鄉，再世而改居鄞之琦山，遂占籍。與韓明善先生講道會稽，已而授徒錢塘。元至大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著有中易及松鄉集。先生與謝皋羽、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文與鄞之袁桷齊名。

【劉氏門人】

熊勿軒先生禾

熊禾，字去非，一字退齋，建陽人。有志濂洛之學，乃訪朱子之門人輔氏。輔氏之學在浙中，劉敬堂先生嘗就聞朱子。晚年與黃勉齋、陳潛室論學之要旨。先生既游浙，受業劉先生，得聞輔氏所承於朱子之學。咸淳十年進士，授汀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而訪之，相與講論而別。束書入武夷，築洪源書堂講學。凡一星終，乃歸故山，築鰲峯書堂，及門者甚衆。嘗與胡一桂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平生精力在四書詩易。至於書，則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尚

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究無能續之者。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矣！」先生於六經祇儀禮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裒衆說以證明之。已而春秋通解厄於火，今所傳者，易義大學講義及勿軒文集而已。元皇慶元年卒，年六十，學者稱爲勿軒先生。

【勿軒文集】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獎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今年拔其尤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舊遊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頤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偷薄，網常埽蕩，前修文獻欲盡吾聞，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爲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講，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朱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帥冕兒」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者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於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尚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進於學，常若武夷相與遨從時，修途萬里，發軔正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送詹君履學正序。

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爲學，

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祖典謹

天下之治亂繁風俗風俗之美惡繁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之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遯寧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歎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叩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卽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觀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逋播遺黎真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尪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景新門人】

徐梅江先生天錫附弟天彝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家於鄞先生與其弟天彝皆刻苦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讀受業汪元春之門兄弟自相切劘兩中浙江鄉試卒以母老不仕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疇嘗舉爲慈谿學教諭不赴爲人沈靜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

【莊節門人】

黃行素先生奇孫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師事俞浙石、余亨及韓性，入元不仕。所著有《蜩鳴集》、《南明志》等。

王元章先生冕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本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明善先生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明善卒，門人事先生甚謹。北遊燕都，泰不華薦以館職。先生卽日南轍，隱九里山下，樹梅花千本。嘗倣周禮，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更深挑燈朗誦，歎曰：「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有明攻越，授以諳議參軍，一夕病死。

【石堂門人】

韓古遺先生信同附楊琬、黃裳

韓信同，字伯循，福寧人。陳石堂以道學倡，士未有信之者，獨先生與其友楊琬白圭、黃裳彥山執弟子禮。刊落舊聞，貫穿周程張朱之說，毫分縷析。建安聘主雲莊書院，以四書六經爲課試。弟子日益進。至順壬申卒，年八十一。嘗曰：「一讀大學傳，不知淺深；始終讀中庸，不知支節脈絡；詳略巨細，與凡諸說同異得失；讀論孟，不知以門弟子所問爲已問，孔孟所答爲己聞；非善爲四書者也。」吾嘗聞陳先生讀四書法，各章五十編，三年七八反，大字小字如流水；又

必字求其義，句逆其情，涵泳從容，無少間斷，則庶乎有以得之。」又曰：「文公精力盡於此書，集註章句或問，學者專用力，庶不爲他說所亂。」學者稱爲古遺先生，又號中村。所著有四書標註四卷，易詩三禮旁註，書集解，書講義，諸史類纂若干卷，詩文集十餘卷。其門人王禱翁、黃寬最著。寬字洵饒，明人纂四書大全，多采其說。

【中村遺書】

不知孝弟爲仁之本，便是兼愛。不知仁爲孝弟之本，便不識性。

三省曾子入道處。一貫曾子悟道處。
性與天道只在詩書執禮中。
邦無道富貴之可恥甚於邦有道貧賤之可恥。

宋元學案

七二四

卷五十九 木鐘學案

木鐘學案傳授表

晦翁水心門人

陳 墇 翁敏之

翁巖壽 胡一桂

車安行 從子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從子若綰 子璫

從孫惟賢

董 楷

徐 霽

趙復齋 賈漢英 嚴 侶

晦翁門人

卷五十九 木鐘學案

葉味道
子采

繆主一

王夢松——余學古——胡長孺——陳剛章

吳雄暉
李康

別附文
誠

王清——李時可——陳善——林溫——洪濤——章璣

王柏
趙景緯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章仕堯——彭庭堅

趙次誠

蔣允汶

史伯璿——徐宗實——黃淮

並朱學之餘——徐興祖——張文選

潛室西山講友

謝夢生

全祖望曰：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考，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漸祧良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

【朱葉門人】

陳潛室先生埴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舉進士，少師水心，後從文公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木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間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間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卽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間，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先生爲幹官兼山長，從遊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學者稱爲潛室先生。
【陳潛室四端說】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蹴爾呼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

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

【木鐘集】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有殺身以成仁者。

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博而能篤，切而又近，如此學問，儘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在其中。蓋心存而仁便存，心既在，則仁亦在是矣。指存心便喚作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克己復禮爲仁，如何？

克己功夫，非有他，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謂。旣知此爲非禮，則視聽言動便當。一復還於禮，除四勿之外，別無克己工夫。工夫旣到，則私欲淨盡，中無障蔽，滿腔子渾是惻隱之心，而日用之間，無非真心之流行發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程子以爲徹上徹下語，如何？

徹上徹下，謂聖凡皆是此理。聖人一語，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程子所謂「語有淺近而包容不盡」是也。未純熟時，但曰下學已純熟後，卽是上達，無兩箇塗轍。顏子當博文約禮之時，既竭吾才，直是大段著力；及夫所立卓爾之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至此又無所用其力，不知合如何下工夫？

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渣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亦不能授，顏子亦不能受之於聖人。今欲學顏子，未須問他此處，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已千，備見高堅，前後境界，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時。

論語一貫與中庸合內外之道，程門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之說，同否？

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有就吾心性上說者，有就事物上說者，自是兩樣頭面。今人都作一般看了，如何謂之誠道理？夫論語之一貫，卽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者也。聖人所以能推一心以貫萬事者，正緣他胸中渣滓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此一心應將去，全不費力。滿腔子都是道理，更無界限，無界限，更不分內外分中邊。才分內外，便是有界限了，才有界限，則便不能以一心而貫萬事，如何謂之合內外？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一貫之說也。至於程子之說，又就物理上論，卽論語所謂「下學上達，形色天性，灑埽應對，精義入神」之謂也。及其歸，則一而已。

何謂下學上達？

下學上達，如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理會得底，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上說，卻無非言性與天道，處理會不得底，雖皓首窮經，鑽破故紙，仍舊不聞。此處只關係自家心裏，在與不在耳。吾儒有一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大德不踰閑」一章，集註云：不能無弊，如何？

弊在出入可也。聖賢心密，若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夏功疏，只照管得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開一線縫，不是盛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一章，「斯」字之義如何？

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此理，更不待漸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即便遠暴慢；一正顏色，即便近信；一出辭氣，即便遠鄙悖。蓋持敬效驗如此。若待言動之後，漸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學者持敬工夫，當其未成熟時，須著呼喚方來。及工夫熟後，須見此等境界，然後謂之成熟。蓋斯之爲言，猶絃來動斯和應驗疾速之謂也。

程子謂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故君子只在慎獨。

灑埽應對，雖是至粗淺事，但心存則事不苟，此便是上達天理處。謹獨是存主此心，存此心，便是存天理。

飯疏飲水之樂，簞瓢陋巷之樂，所樂者何事？此濂溪點化二程子訣。二程從此悟道，終不以此語學者。晦翁事事剖露，說向後學，獨此不敢著語。

凡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謂道不是，固不可；但才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則又非孔顏氣象。惟知孔顏樂處，便是道，則德盛仁熟之事也。要知顏子之與諸子，但有生熟之分耳。工夫生，則樂與道爲二，不妨以此而樂；及工夫純熟之後，則樂與道爲一，自不可分彼此矣。前賢不肯說破此事，正要看人語下氣味，生熟耳。

「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夫殺身之事，誠難矣。未曾實有所得，實有所見，誰忍捐生就死。

有志之士，所存主處不汚下，故決不肯苟賤以偷生。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亦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既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憾處。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邪？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何以見之？」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其生之性。」同乎否乎？

心，生物也，而所以能生者，以有仁也。放心如穀種，雖具此生理，然有形百穀，只一粒物耳，不能以自生。所以能生者，性實爲之。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卽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爲仁，故卽穀種而言。以是知仁不止於二者，則凡有生之性，皆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如是，卽不須千頭萬緒，理會學問，便一向求放心，如何？此章特爲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則學問非詞章記問之比矣。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願詳其旨。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說，爲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卻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知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爲上，知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

近思錄載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

安靜而後能長。既以動爲陽之始，復又指安靜云何邪？

一陽復於地下，即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候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闔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槁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理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理上說。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並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爲人爲己如何？

爲己是真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知，而求人知，纔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自然語順。」如何？
出辭氣，出字著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著工夫者，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盡之。」敬便是中否？

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著甚工夫，才著得力，便走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

敬。以。直。內。卽。戒。謹。恐。懼。意。敬。不。喚。俗。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卽。不。偏。倚。之。謂。

晦翁謂「凡物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恐是如程子所言「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於末者，人欲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放此推之。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率性之謂道。

率性，不要作工夫看。物性自然，各有所由行之路。如牛是牛之性，馬是馬之性，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換，便是率處。若牛作馬，馬作牛，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即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潛室語】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若未發之中，卻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

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蓋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空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門人】

葉西山先生味道附子采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一說龍泉人。師事文公，試禮部第一。時制策禁僞學，先生所對，率本程學，不爲顧避。知舉胡紘斥之。學禁開，登嘉定進士，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氏學徒及所著書，部使以先生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時因皇子竑事，帝惑於鬼神之理，疑伯有爲屑涉於誕妄。先生於進講時曉譬稱旨。又言：「三京用師，廷臣交進機會之說，搖本根以事枝葉，無益於國。」既而洛師累敗，人服其先見。尋終著作佐郎，謚文修。所著有四書說、禮解、大學講義、祭法郊社外傳、經筵講義。又輯次朱子語錄，皆佚不傳。子采，字仲圭，一字平巖。寶慶初，爲祕書監。嘗論郡守貪刻之害，上嘉納之。嘗送乃子清父生日以香一片，銘其上曰：「始於克己，終於舍己。聖學終始有立卓爾。」有玉峯特錄之腳氣集。

【潛室門人】

翁庶善先生巖壽附胡一桂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夔，永嘉人。師事潛室最久，盡得其奧，從遊日衆。嘗令人讀近思錄，曰：「此讀書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爲人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在語言文字之末。淳祐進士，爲永州教授，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學者稱爲庶善先生。祠像於家學。其門人有胡一桂，字德夫，著古周禮一百卷。

車韶溪先生安行 附從子若綰

車安行，字正路，號韶溪，黃巖人。隘軒先生之姪，景山之弟也。遊陳潛室之門，得武夷宗旨。嘗曰：「聖賢窮達自關世道於人何與？」尤工於詩，所著有鏤冰集。從子若綰，字經臣，號雙峯，邃於禮，著有內外服制通釋。隘軒及其孫玉峯別見南湖學案

【余氏門人】

胡石塘先生長孺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閩縣事。父居仁，淳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先生更從青田余學古先生學，余爲葉文修公再傳弟子。先生既承家學，光大師教，而其學益振。先生性聰敏，九經子史，無不貫通。從外舅徐道隆入蜀，與高彭等號南中八士。咸淳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歷倅福寧州。而宋亡退棲永康山。元至正中，教授揚州，歷官建昌台、寧海縣主簿，不得志。延祐初，以病退隱杭之虎林山。先生淵源既正，行遊四方，旁求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爲最切。每曰：「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病喘，一旦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建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稿，合爲石塘文集。門人謚曰純節先生。先生與金仁山並以學術爲郡人倡，其高弟平陽陳剛、資陽謝暉、諸暨吳雄、桐廬李康，皆博學有成云。

卷六十 南湖學案

南湖學案傳授表

晦翁克齋門人

杜 煒——從孫範——車若水——盛象翁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潘希宗

金叔明

胡 常

王 貢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沈可亨

並玉峯講友

蔡希點——潘希宗見上玉峯門人

戴良齊——吳 澄別見草廬學案

並玉峯同調

邱漸戴亨

方儀

杜知仁

從孫範見上南湖家學

南湖同調

車瑾

子似慶

孫倬

曾孫若水見上潘獻門人

子似度

孫文山

曾孫若綰別見木鑄學案

孫安行別見木鑄學案

蔡夢說

黃超然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高耕

方儀見上木居門人

全祖望曰：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滄洲，亦其良也。再傳而有杜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於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若水。是時天台學者皆襲蕩牕陳著、荆溪吳子良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

【朱石門人】

杜南湖先生煜附弟知仁

杜煜，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知仁學於克齋石先生，密致先生於紫陽，於是師事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爲得之。學者稱南湖先生。弟知仁，字仁仲，號方山。少有俊才，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竟次而卒。南湖有文集行世，爲其從孫則卿所纂輯者。

【南湖同調】

車敬齋先生瑾

車瑾，字元瑜，號敬齋，黃巖人。究心理學，隱居馬家山。子孫世其家學，至曾孫玉峯先生若水，問學於杜立齋，更光大晦庵之學。先生羣弟子以蔡起巖先生夢說爲著，授徒甚廣，惜所著書多散亡。子似慶、似度、似慶字石卿，號隘軒，潛心理學，隱居樂道，年及耄，觀書猶至夜分。所著有五經論、閒居錄、隘軒文集。子倬，字章甫，能世其家，以身爲鄉社主，者四十年。似度與子景山皆終於儒。景山弟安行，爲陳潛室高弟。

【南湖家學】

杜立齋先生範

杜範，字成之，少從其從祖良仲仁仲遊。由進士轉軍器監丞，入對言：「君相之私未去，更新之效未睹。」又言：「近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及爲御史，以言忤時相鄭清之，先生自効言：「宰相與臺諫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害公？」並論斥侍從近臣監司郡守之失職者，時相忌之，屢丐祠，不允。復言時相過失，乃有左史之命，卽渡江歸。嘉熙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累遷至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擢同簽書樞密院事。先生自還朝後，抗言無隱情，復爲丞相史嵩之所忌，遷同知樞密院事。嵩之遭喪，乃拜右丞相。上五事，並條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爲十二事，一以去私爲主。雖秉鈞未久，不能大有所匡正，而其忠君愛國之忱，徘徊懇到於宋之末葉，求之蓋亦難其選矣。卒贈少傅，謚清獻。所著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後人重輯合爲清獻集二十卷。

【南湖門人】

邱木居先生漸

邱漸，字子木，黃巖人。受業南湖杜氏之門，故與清獻爲莫逆交。講明道學，以淑後進。清獻枋國，先生多所贊畫。然欲援之仕則不可，卒以布衣終。門人尊之曰木居先生。四書衍義，其所著也。

立齋門人

車玉峯先生若水

車若水，字潤臣，黃巖人。章甫先生之子，敬齋先生之曾孫也。賈似道再聘入史館，不赴。先生嘗登貢牘，陳耆卿之門，貢牘學古文於水心葉氏，適而得其傳者也。是時吳子良先從貢牘，已登科，聲譽甚震。先生以晚進，一旦貢牘於人前，湯之過當，同門皆不平，久之乃服。已而事杜清獻公範，乃自以爲求道之晚。嘗著道統錄，自周子至勉齋，講明性理。自號玉峯山民。有宇宙略記、世運錄、道統錄、玉峯冗稿。其門人有盛象翁、潘希宗、金叔明知名。希宗受知文文山，宋亡，隱居不仕。叔明著周禮十疑十答，有所發明。象翁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玉峯腳氣集】養氣要緊，在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也。著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耘苗，是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草長而苗且不存，又何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有事與勿忘工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也。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以上，皆知格也。厥彰厥微，弗靈匪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著實，主靜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宏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門禁森嚴，全隔絕矣。於是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於教人。仁實是難訓，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痒之語亦切，蓋出於程子痿痺不仁之語意。愚嘗講程子觀雞雛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謂有功於諸儒。

明道先生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謂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禮者非體之禮」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禮者非體之」是一句，「禮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吾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纔說體之，則便非自然，便身與禮爲二。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爲至，則有可繆繹者。格於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爲是，此爲非，此爲正，此爲邪，此爲輕，此爲重。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稱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玉篇云：「格，至也；量，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義，多出於古時經註。「格，至也」，是堯典註。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今文合。向曾以告星渚，星渚以面看屋，久之無說。

【玉峯講友】

胡思齋先生常

胡常，字立方，號思齋，黃巖人。好修，不慕榮利。親掃戶庭，一睡不委於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挾攜。彙編朱子語錄十卷，又著夏金吟三卷。與車玉峯友善，玉峯以兄事之。一日疾革，神色如常，時猶奮語及大學疑義，以書抵玉峯已而屬繕，玉峯爲志其墓。

沈先生可亨

沈可亨，玉峯友人也。玉峯腳氣集云：「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箇善字，偏旁一絲

寫箇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嫡。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於發時，始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卻不是這中先生箇中節，旋生箇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孽，亦從他身上出，豈不枉屈！

【玉峯同調】

蔡春山先生希點

蔡希點，字子與，號春山，太平人。博學善詩，隱居授教。從遊者以百數，多擢高第，躋膴仕。先生安貧樂道，以終其身。所著有《春山雜稿》。

戴泉溪先生良齋

戴良齋，字彥肅，黃巖人。嘉熙進士，累官祕書少監。精於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七十二子說》。

【木居門人】

戴蠢翁先生亨

戴亨，字子元，號蠢翁，臨海人。師事邱木居，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其教人。

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嘗。銘。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爲。』

方懋翁先生儀

方儀，字儀父，黃巖人。少從邱木居遊，並從蔡起巖問學，復參問於徐徑畈、劉後村、林竹溪諸公，俱愛敬之。性沖淡溫厚，待人以誠。沈思於易，至老無倦。所著有候樵存稿及懋翁玩易十卷。

卷六十一 九峯學案

九峯學案傳授表

晦翁門人

蔡沈——子模、杭、權

陳光祖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劉欽——子涇

何雲源——劉漢傳

劉實翁——子震

王充耘

黃鎮成

陳師凱

並九峯續傳

九峯同調

黃干能

全祖望曰：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

【晦翁門人】

蔡九峯先生沈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元定季子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不就。學者稱爲九峯先生。先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師事文公。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底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慶元初，爲學之論興，西山遠謫春陵，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爲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淒愴，居者率不能堪。先生父子相對，獨以理義相怡悅，浩然無湘累之思，楚囚之泣也。西山不幸歿，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至而殯，不忍累先人也。」先生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以聖賢爲師。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明正統初，追謚文正。

【蔡九峯書經集傳序】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之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已。

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

【蔡九峯洪範皇極序】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耦也。奇者數之所以行，耦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博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敍秩，真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案原書有洪範皇極圖，計有洛書九九四數方數行數積數各圖，並略不載。

【蔡九峯洪範皇極內篇】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室而理虛，暗室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暗室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暗室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室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行，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程子曰：「天運而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者也。」

「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仁，參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動思者，形器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器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數者，彝倫之敍也。無敍，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人、心、動、靜、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中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思之思之，或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於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邪！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爲屈爲伸。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乎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政，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數由人興。數由八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之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枯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浮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決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

〔蔡九峯筮法〕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於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案原本引皇極內篇。此下備錄數總名及範數八十一章全表。茲從省略。

【九峯家學】

蔡覺軒先生模

蔡模，字仲覺，九峯先生冢子也。淳祐四年，以丞相范鍾薦，謝方叔亦乞表異之，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嘗輯文

公所著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河洛探蹟等書行世，學者稱爲覺軒先生。

蔡久軒先生杭

蔡杭，字仲節，覺軒之弟。紹定進士，歷官祕書正字、校書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曾知金華府，踵北山魯齋二先生之門，請主教麗澤書院，婺之禮俗復振。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卒謚文簡，更謚文肅。

蔡靜軒先生權

蔡權，字仲平，九峯先生第三子。聰明英毅，肄業於家庭，兄弟聯席，自相師友。覺軒爲續近思錄、易傳集解、大學衍說、河洛探頤、論孟集疏等書，皆與先生參考，以至成編。以仲兄文肅公恩補承務郎，授廬峯書院山長，教授鄉閭，講明義理，獨處靜室，幽軒終日怡怡，學者稱之曰靜軒先生。

【九峯門人】

劉冰壺先生欽 附子涇

劉欽，字子時，建安人。從蔡九峯遊，以蔭累官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自號冰壺散人。謚忠簡。著有尚書衍義、子涇，能承家學。

〔何氏門人〕

劉習甫先生漢傳附王充耘

劉漢傳子習甫，上虞人。時有雲源何氏者，得建安二蔡易範學，先生往從之，求其奧旨。初，先生以祿不逮親，絕意仕進，雲源勉之仕。年四十六，始舉進士，累官至監都進奏院。陞對，陳四事曰：崇聖學，闢異端，伸直氣，恤民隱。遷司農丞，守南康軍，改吉州，俱有聲。晉江西提舉，時長江失險，人心搖蕩，元兵日逼，先生捍禦要害，民恃以無恐。制書獎之。除直寶謨閣尋知處州，遷兩浙運使，吏部郎，乃辭不受。已而晉司農卿，奉祠，閒居十一年。知宋將亡，臨終，索筆書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所著有洪範奧旨、通鑑會評、止善集。門人王充耘，字耕野，以書經成進士，考訂蔡傳，作讀書管見，並有書義主意、書義矜式各六卷。

〔九峯續傳〕

黃存齋先生鎮成

黃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年弱冠，即厭棄榮利。延祐初，再試有司，不合。築室城南，顏曰「南田耕舍」。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學者稱爲存齋先生。著有尙書通考、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文宗天曆三年，執政者薦爲江西路儒學提舉，祿不及而卒，年七十有五。集賢議謚曰貞文處士。

卷六十二 北溪學案

北溪學案傳授表

晦翁門人

陳淳
子榦

陳沂

楊昭復
呂大圭
邱葵
呂椿

王昭

蘇思恭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梁集

宋元學案

王雋

鄭思忱
見下白石門人

鄭思永

王次傳
別見白石門人

江與權

葉采
別見木鐘學案

邵甲

王震
別見慈湖學案

張應霆

李箕

朱右

鄭聞

謝升賢

貫齋講友

北溪講友

陳易

王遇

楊仕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復之學侶

蔡和

蘇思恭

黃必昌

黃以翼

別見北溪門人

卓琮

王雋

鄭思忱

鄭思永

王次傳

江與權

全祖望曰：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

【晦翁門人】

陳北溪先生淳附子榦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及文公守漳，請教。文公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文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文公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問無原，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謚文安。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陳沂等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子榦又編次其文爲北溪文集五十卷。

【北溪語錄】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妙用。今學

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稍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道流行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者，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唯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瘠不仁矣。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以恩愛說仁，韓子因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門人又一向離愛言仁，而求之高遠。不知愛雖不可以名仁，而仁亦不能離乎愛也。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而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知覺處純是天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夫仁者，固與萬物爲一，然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於與萬物爲一之前，純是天理，流行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萬物爲一體，方爲仁。其視仁皆若曠蕩在外，都無統攝。其實如何得與萬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闔之內？殊失孔門向來傳授心

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說始親切矣。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最親切。

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是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唯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鄧干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物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命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於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然理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

〔陳北溪示學者文〕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

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用功節目

【北溪文集】

忠恕難截然分。成兩段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聖人安得有憤？只是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真能憤然，後真得樂。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已，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而又必有戒畏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

凡日用之所奮厲，震作通暢和樂，施爲經畫，思慮明覺者，魂之屬也。整齊嚴肅，安恬退止，持循執守，決斷記志者，魄之屬也。魂充魄聚，則心力強。心之神明精爽，則魂魄有統。人生始於氣感，則得魂爲先。既而體凝焉，則魄次之。又既生而神發焉，則魂主之。稟重厚者，魄勝魂；賦輕清者，魂勝魄。魂魄說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此皆人心也。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義，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以上似道之辨

八條目中，格物之義最博，而誠意所關繫爲最要。雜著

學者先須堅立此志。嘗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爲憂而自淬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循用功，以副之。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然後行，只是一套底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者不真。須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力，即便在其中矣。

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略見大意。是是非非，須如好色惡臭，確然不可移易。方透得大學誠意關，方到得孟子居安地位，方有牢固得力處，方可保成箇人，免禽獸之歸。若只依希半閒半界，茫然不定，平居未接物時，猶未見做病，忽臨大利害境界，有大可羨可嗜可駭可慪，便不覺爲之潰亂變動，忽墮於非人類之城而不自知，豈不可畏！古人謂「切問而近思」，又曰「審問之謹思之」。不切不審，而雜乎其間，不近不謹，而泛乎其思博問而遠思，殊非朴實頭地。

讀聖賢書，不必過用心求玄求妙，於杳冥昏默之表，特於人事日用間，以其言一一切身體之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爲吾身中事，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灑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

制度名數，無非理義所寓。輕重疏密之間，可見古人纖悉處。

吾儒所謂高遠實不外於人事，卑近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所謂玄妙，實不離乎日用常行，非求諸空無不可涯涘。之中故精義妙道，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盛德至善，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來。六經語孟，何嘗有一懸虛之說？以

上答陳伯澔

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徑，於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於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

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

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

荅蘇德甫

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須從下學，方可上達。格物致知，然後動容周旋無阻。

與姚安道

去病當從根，則無遺種。大凡臨利害得喪，見其理不破，則於中不能無所疑。所養之氣，既而不充，則於中不能無所懼。疑與懼交戰，心烏乎而不動？欲見事理之破者，在乎致知。格物之功，欲養氣之充者，在乎集義之功。雖臨大變，當大任，應之無不從容矣。

與鄭行之

靜坐之說，異端與吾儒極相似而絕不同。道佛二家亦小不同。道家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遊心於冲漠，以通仙靈。佛家只是欲空百念，絕萬想，以常存其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底心靈。知識若聖賢之所謂靜坐者，蓋持敬之道，所以歛容體息思慮，收放心涵養本原，而爲酬酢之地。不欲終日役役與事物相追逐。前輩所以喜人靜坐爲善學，然亦未嘗終日偏靠於此。無事則靜，坐有事則應接，故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心不能無思，所思出於正，乃天理之形思。其所不當思，則爲坐駆。今欲終日默坐無所思，便自忽然有覺悟，寧有是理。

以上答西蜀史杜諸友

喜善嫉惡之心太勝，而包荒之量未洪，勇往直前之力有餘，而詳緩之意不足，卻是氣稟之偏。惟至於理義窮格昭明，氣質磨礪純粹，自無不各中其節矣。如一以包荒爲量，而其理不明，則混而無別，有妨乎智。一以詳緩爲意，而其理不明，則懦而無主，有害乎義。又不可以一定拘也。

荅陳遂父

【復之學侶】

蔡白石先生和附鄭思忱

蔡和，字廷傑，號白石，晉江人。心慕朱文公，以親老不能往從，乃勉其友永春陳復之易往受業，而屢以書請質之。居白石村，喪祭酌古今禮，鄉閭化之。真德秀守郡，李方子爲僚議創書院於東湖，延先生爲堂長，惜未果行。門人鄭思忱，字景千，安溪人。嘗上封事言士溺苞苴，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暴卹貧節用，蓄力除監，登聞院。

【北溪門人】

陳貫齋先生沂附謝升賢

陳沂，字伯澡，仙遊人，光祖之子。爲北溪高弟。官至新州推官。嘗名其書室曰貫齋。所著有大學論語說、讀易記等書。講友同里謝升賢，有太極圖西銘中庸大學解，刻於濂泉書院。

蘇省齋先生思恭

蘇思恭，字欽甫，晉江人。祖尊已，以學行著。先生嘉定中登第。從陳北溪、蔡白石遊，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時然後言。除興化軍教授，以理義之實，革詞藻之華，士風翕然爲變。陳必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稿、曲江志。

楊氏門人

呂樸鄉先生大圭

呂大圭，字圭叔，南安人。居樸鄉，因以爲號。楊昭復弟子。昭復之學，得之北溪陳氏，以接朱子。世號溫陵截派。登進士累官國子編修，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蒲壽庚率知州田子真降元，捕先生至，令署降表。先生不可，變服逃入海。壽庚追殺之所，傳易經集解、春秋或問、學易管見。其說易，取陰陽對卦並論，如乾坤作一論、夬剝作一論之類。

樸鄉門人

邱吉甫先生葵

邱葵，字吉甫，同安人。有志朱子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受春秋，而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宋亡，不應科舉，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四書日講。

【邱吉甫周禮補亡自序】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

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邪？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歛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繩絡、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缺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

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齋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辯。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俞王二先生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

宋元學案

七五六

卷六十三 滄洲諸儒學案

滄洲諸儒學案傳授表

晦翁門人

李燔——子舉——孫鑑

饒魯別爲雙峯學案

趙范

趙葵——子潛

方暹別見勉齋學案

宋斌見上晦翁門人

許應庚別見雙峯學案

文治——子櫞、櫟

鄒應博

陳沂別見北溪學案

卷六十三 滄洲諸儒學案

李方子

牟子才別見鶴山學案

葉采

陳天澤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李文子

徐儒

王世傑

石一鰲

子定子

黃潛

陳取青

子樵

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禕

戴良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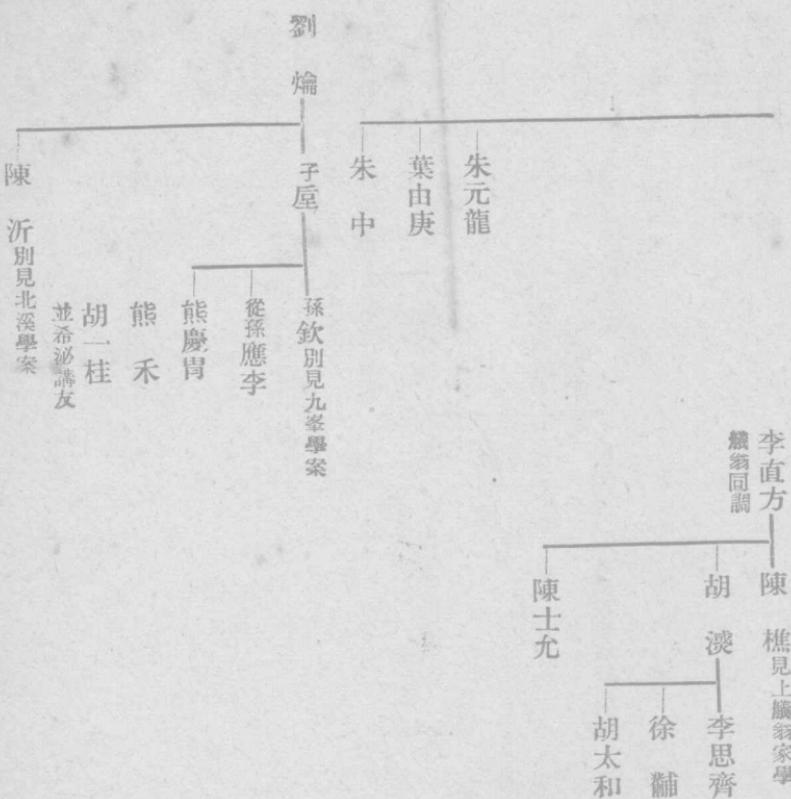
劉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蔣允升

高明

李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六十三 滄洲諸儒學案
 陳沂別見北溪學案
 並希泌講友

劉炳

劉剛中

程洵

董銖
見上海翁門人

曹彥約

曹彥純

詹體仁

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林夔孫

江萬里

陳偉器

趙介如

華別見雙峯學案

汪燕公楠

劉南甫
古心學侶

從子由聖

歐陽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傅伯成

子壅、康

黃灝

度正

趙景緯

任希夷

宋斌

黃營

陳孔碩

子韞別見水心學案

陳孔鳳

吳仁傑

陳守

陳定

陳必

黃績見下瓜山門人

程端蒙

董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董銖

從子夢程

董琮

別見介軒學案

程正則

王過

程琪

晏淵

陽
陽

枋

岳

子恪

史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韓居仁

方士繇

子丕父別見勉齋學案

竇從周

衛
炳

竇澄

湯泳
劉黻

衛
翼

李耆壽

林湜
趙綸

應純之

應謙之

應茂之

沈 儘

張宗說

江

墳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李如圭

郭磊卿

趙汝談

潘 植

潘 柄

黃 繢

子仲元

鄭獻翁

蘇國台

膝 璞

趙 雷

子順孫

膝 琪

子鉛

黃智孫

陳

櫟

倪士毅

朱 升

程存
葉大有
吳彬

程顯道

陳源長
——子櫟見上草窗門人

草窗同調

胡泳
——黃輔別見勉齋學案

李仁屋

曾三聘

章康
——胡淳

陳駿
——子成父

歐陽謙之
——歐陽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饒敏學

孫調

李閃祖

李相祖

李壯祖

王遇

楊楫

楊方——孟

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復——李

鑑別見勉齋學案

李唐咨——陳思謙

林易簡

石洪慶

施允壽

趙師淵

趙師夏

楊至——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余大雅

游倣

鄭可學

許升

劉炎

王侃

王佖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士毅、劉鏡、李東、方壬、方禾、方大壯、上官謐、傅誠、黃寅、梁璵、馮允升、
呂勝己、楊仕訓、葉武子、俞聞中、吳英、黃孝恭、邱珏、饒幹、楊履正、孫枝周、謨、
余宋傑、李輝、劉貢、李杞、李雄、宋之潤、宋之汪、潘友恭、杜旂、杜旛、鄭昭先、
范念德、劉孟容、黎貴臣、林學蒙、徐寓、蔡念成、江默、戴蒙、程永奇、李季札、林至、
嚴世文、楊與立、楊驤、楊道夫、徐昭然、姜大中、潘時舉、吳必大、劉砥、劉礪、王力行、
吳壽昌、甘節、曾祖道、吳昶、陳文蔚、方誼、張顯父、孫自修、孫自新、孫自任、葉湜、
黃義勇、黃義剛、萬人傑、曹建、詹淵、符敍、童伯羽、襄蓋卿、李宗思、黃學皋、黃幹、
廖晉卿、李伯誠、李周翰、劉定夫、賀善、林時中、林恪、金去僞、朱子游、呂燾、潘履孫、
徐彥章、方充大、熊節、熊剛大

邱富國

張諒

晦翁再傳

鄭儀孫——張復

全祖望曰：朱門授受，偏於南方，李敬子燔、張元德治、廖桂溪德明、李果齋方子，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門人】

李宏齋先生燔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文公學。文公告以曾子「宏毅」之語，退而名其齋，以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教授。文公沒，率同門會葬。時學禁方嚴，不爲少憇。九江守薦召都堂，力辭除大理司直，又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漕帥各持其說。先生謂：「寇獨非民邪？」請自馳往，分兵守險，諭順逆禍福，寇皆帖服。修贛江堤，旱澆有備，洪州皆爲沃壤。薦改通判潭州。真文忠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先生。不數月歸，適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歎曰：「三綱絕矣！」遂不復出。以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宮。先生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史臣李心傳論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以先生爲海內第一。九江蔡念成稱先生心事如秋月。年七十，卒，贈直華文閣謚文定。錄其子壘，補下州文學。孫鑣亦登第。先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方明父，暹，饒伯興。魯趙忠靖，葵其門人也。葵屢立大功勳，爲朝廷倚重者二十年，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魯國公，卒贈太傅，謚忠靖。

張主一先生治

張治，字元德，清江人。少穎異，從朱文公學，博極羣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

語以爲窮理之要。時行社倉法，請於縣，貸常平米，建倉里中，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弊甚，先生請行推排法，吏奸無所匿。尋知永新縣，湖南鄆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先生單車往，延見隅宮，詢利害，犒之，寇竟不至。薦通判池州，數請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先生爲長，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端平初，用薦召赴都堂審察，不赴。尋遷著作佐郎。帝欲處以說書，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以疾乞致仕，卒于七十七。謚文憲。先生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讀通鑑長編事略、子樞、種賜同進士出身。

廖榘溪先生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順昌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文公之門。乾道五年進士，歷知潯州，除廣東提點刑獄，知廣州兼廣東經略，進至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先生初除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在南粵，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入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學禁方嚴，先生確守師說，不爲時論所變。所著有文公語錄、春秋會要、榘溪集行世。

李果齋先生方子附弟文子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性端謹純篤。從朱文公遊，文公謂之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遊太學，學官李道傳屈官位輩行，具刺就謁之。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西山守泉州，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每至夜分。

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先生獨不肯。史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宮僚，或曰：「此眞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旣歸，學者畢集。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一起家通判辰州，卒所著有傳道精語、禹貢解等書。弟文子，字公謹，號耘叟。紹熙中進士，歷知縣閩漳州，亦從文公學，兼長於詩，爲學者宗仰。

徐毅齋先生傳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呂東萊門人葉氏。邦登淳熙進士，調上饒縣簿。復登朱文公之門，文公稱其明白剛直，以毅名齋。嘗言：「文公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除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以近吏彌遠劾罷。端平初，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凡經奏對，累數千言，皆感憤剖切，剖析理慾，分別黑白。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弊垢，愀然曰：「卿可謂清貧矣。」賜以金帛，固辭。先生退而上疏言：「所謂貧者，乃邦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女謁閨宦，蠹國膏肓，執政大臣，狀時盜賊。比之於臣，未爲貧也。」帝爲之感動。經筵侍講復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言。金使至，無國書，先生論宜館之於外。近時相意乞休，遷工部侍郎，旋奉外祠，卒，謚文清。先生初宗金華呂氏之學，其學派奕世不絕，而卒業於晦庵，三傳至黃文獻輩，尤篤尚朱學云。

劉雲莊先生傳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籍溪高弟，恆軒先生懋之子。與弟炳少習家訓，研讀程氏遺書，長俱受學朱文公、呂成公之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所造甚深。其學粹然一出於正。登乾道進士，歷知閩縣。僞學禁興，歸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

山房爲終老之計。後歷官贛南粵湘，內召遷國子司業，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自朱某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也。請刊行所註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示太學。」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接伴金使於盱眙，還言「兩淮之地，宜加經理，約頃畝以授田，列溝洫以儲水，具田器，貸種糧，使相保護，使相糾率，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平居則耕，有警則守，力餘則戰，非止一時之利也。」帝嘉納之。進權兵部侍郎，試刑工二部奏乞絕金歲幣，罷遣賀正使，建制置使於厔陽，以援兩淮。進權工部尚書，封子爵，兼太子右庶子。卒贈光祿大夫，賜謚文簡。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等集。弟炳，字韜仲，號睦堂。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著有四書問目。弟炳有孫曰應季，字希泌。登咸淳進士。入元不仕，退與熊勿軒、胡庭芳講道於洪源山創化龍書院於菖潭，學者多集。

劉琴軒先生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嘗讀老莊荀揚之書，有所得，皆爲發明。及遊朱子之門，先生以所業請質，朱子曰：「老莊書壞人心術。」自是篤志於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勉齋爲友。既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四方人上翕然從之。薦於鄉，登嘉定四年進士，授蘭溪丞。卒，邑士大夫舉祀鄉賢。著有師友問答、西溪奇語。

〔劉琴軒師友問答〕剛中問先生曰：「義利之辨，爲吾儒第一關頭。學者講求有素，所見非不分明。及處事，卻又模糊，何也？」先生曰：「祇緣見不分明耳。若分明，如薰蕕觸鼻，卽聞，旨否，入口卽覺。」曰：「然則嚮所見爲義者，非義見爲利者，非利乎？」曰：「此又何嘗不是。只見其大略，曰此是義，此是利。究竟幾微分際，尙未甚黑白。」剛中曰：「幾微分際，何在？」先生曰：「在公私間。以公心出之，利亦是義；以私心出之，義亦是利。」剛中曰：「若是，公私在心，義利在事。心不應事，事不應心，奈何？」先生曰：「大學戒自欺，求自慊。知之真行之力，不待處分其事，一動念早。」

自。義。利。判。然。至。若。舍。利。取。義。已。屬。事。後。應。迹。

問：「爲學工夫須是有起端處。人心之五常猶天運之五行，迭相爲明，循環無端。初學復性，從那一端下手？」先生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則見理明；恁地欲爲仁，便認真有箇仁，欲爲義，便認真有箇禮，欲爲信，便認真有箇信。因物索照，審端用力，知得去向，自不迷於所往。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和義，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事。』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

問：「大學一書包孕聖功王道，何以云初學入德之門？」先生曰：「凡人居處有門必先有路，識得路方到得門，到得門，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學綱領條目是門也，本末先後是路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學便學論語，望洋向若，無有涯涘。何如循途歷級，從容馴至，扶進高深。若不得其門而入，將悵然乎其何之？」

問：「人不學，不知道。學在讀書上見道，在行事上見。必讀書然後可行事與？」先生曰：「固也。然學卽學其道，非作兩截。無論讀書，無論行事，恁地皆是道，恁地皆是學。果於經史典籍潛心玩索，日用云爲細意體察，自能窮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豈談空說玄之謂道，鉤深索隱之謂學哉！」

問：「伊川涵養須是主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兩截事與？」先生曰：「主敬則心靜，致知則理明。心靜，理明，加以涵養，而益深沈。然敬非終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馳，而說心研慮，時時有新得也。」

剛中每見善人，縱極愛敬，不過當面則然。見不善人，雖其人久不在，猶作十日惡。自知性情之偏，不知何以克治。使嫉惡之嚴移而至好善之篤。先生曰：「人心本自有善，故投之以善，則順。人心本自無惡，故投之以惡，則逆。順受易忘，逆受難制。其勢然也。惟是爾學問工夫未到，率其本然，未免過於忿激。若能以沖和者養成氣質，漸漸消融結習，自然寬厚平夷，好善惡惡，各適如其分量而止，而偏私悉化，德器亦自此深醇。」

問：「周子主靜，程子主敬，二說各願聞其大概。」先生曰：「屏思慮，絕紛擾，靜也。正衣冠，尊瞻視，敬也。致靜以虛，致

敬以實。然此中皆有誠實工夫，豈摸形捉影而得。周子靜則禮先樂後，程子敬則自然和樂，和樂禮樂，非爾所及。但時時收斂，將身心攝入靜敬中，正心誠意久之，自有進步處。

敢告先生：「某向年於衆情酬酢之地，口雖不言，私下一對勘，常覺得自家儘有好處，別人儘有不好處。今雖漸減，亦時或微微有此意思。」先生厲聲曰：「是慝也，是最不好如何反說自家儘有好處！」剛中撫然爲問曰：「先生何以教之？」先生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

問：「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不敢讀書時，亦嘗掩卷沈吟，思慕愛悅其人，時時髣髴欲得見古人情狀。究不我與何也？」先生莞爾而笑曰：「所謂想見者，想見其爲人，非想見其人也。我不在古人地位，亦不能到古人地位。要其所以爲人處，皆可師法。從容久坐，如對古人，須從古人行事上著意。」

問：「程子言仁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先生曰：「豈惟穀種，凡果實核內，其中心皆曰仁。」

問：「醫家謂手足瘡痏曰不仁，其形象不與穀種果核反對？」先生曰：「仁是性之生發流通者，穀種果核能生發也，手足瘡痏不流通也。」

【附錄】

晦翁居先生侍。晦翁語先生曰：「子來從吾遊也，誰使之？」先生避席前跽曰：「曾王父河南開封府君使之也。府君官開封府尹，南渡力阻講和不得，每恨不能雪恥報仇，歸隱墨田雲峯山下，易簷屬後人曰：『閩自楊龜山倡道東南，進而益上，超羣儒而集大成，其在朱章齋公子沈郎乎？爾輩可往就學。』」先生爲誦府君述懷詩曰：「撫心有恨辜君國，學道無成愧子孫。」晦翁嗟歎不已。

李方子黃直卿與先生侍，晦翁左顧右盼，已而徐徐語先生曰：「爾輩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驚惶，只當做日用飲食人生本應如此。元初離不得有事勿正，略著一形象，生一計較，不急遽，即惰慢忘助兩病徵，一時俱到矣。」

曹昌谷先生彥約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初事朱子於白鹿書院。又十四年，復見於嶽麓書院。淳熙進士。以京湖宣撫薛叔似辟，主管機宜。勉齋黃文肅公歎曰：「是偉人也。薛能得之良不易，惜未能用之耳。」攝守漢陽。金人大入，棗陽、信陽被兵，而襄陽將帥內自相戕。先生絕江見薛，勉以持重求士，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而黨仲昇將宣撫軍屯城中。金人圍安陸，游騎至漢川，觀受方略，結漁戶守南河。金人至，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大軍繼進，連戰北，復追擊之。時漢陽羣盜亦乘間起，及金人遁，捕盜盡平之。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宇文紹節爲宣撫，先生言：「不築棗陽，不足以守隨；守隨所以守德安。不築信陽，不足以守德安。守德安所以守黃。不築神馬坡，不足以守襄陽。守襄陽所以守光化。」又言：「荆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統制宜在江陵。」嘉定元年，詔求言，先生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也。」尋提舉湖北常平，兼權知鄂州，改提刑，已而以爲雲南運判。適桂陽盜與江西羣不逞合，進迫長沙之攸縣，詔以直祕閣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先生督諸將克復所陷各地，尋上善後事，宜進直龍圖閣。五年，以吏部郎召，爲時相所忌，乃以右正言鄭昭先疏寢，召命罷免。先生遷歸，卜居南康，罕至城市。八年，除利州運判，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司董居誼不能馭之，反曲意承奉。先生以蜀邊諸司並列，兵權不一，有警則紛然奏議，理財者詆兵弱，握兵者咎財匱，乃作病夫議陳之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馭以維繫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猝有緩急，各持己見。

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以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_上於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苟不正其本原，摩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先生以病乞歸。寶慶元年，以兵部侍郎召入對，首勸講正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年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奏對者願倚忠直，如著龜去邪佞，如益賊其有阻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末言：「宜敕邊吏愛民。」已而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精史學，尋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奉祠，仍兼侍讀。嘗因進讀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尤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鄆舒、知伯、盈、括皆以才稱，卒於敗事，其實本非才也。」鶴山魏文靖公同在從班，聞而歎服。遷兵部尚書，力辭，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陞辭言臺諫，好論人主，非下情得通之道，又言所以防夷狄盜賊之患者五事，尋以病辭，常德之行，奉祠得歸，遺表請理宗「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遷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奸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帝嘉其忠，詔加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謚文簡。所著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先生之在朱門，勉齋稱爲豪傑之士。蓋論學統，以勉齋爲第一，論經濟大略有以自見，以先生爲第一。兄彥純亦學於朱子之門。

詹元善先生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累官太常博士司農少卿，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主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

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潰。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然。何。其。和。說。而。條。暢。也。』時。孝。宗。內。禪。光。宗。在。位。久。不。過。重。華。宮。故。引。易。睽。弧。之。義。以。開。廣。之。除。直。龍。圖。閣。開。禧。二。年。卒。先。生。父。慥。與。胡。宏。劉。子。翬。遊。先。生。少。從。劉。氏。學。又。問。業。朱。子。之。門。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悉。根。諸。理。郡。人。真。西。山。德。秀。早。從。之。遊。嘗。問。居。官。蒞。民。之。法。先。生。以。盡。心。平。心。告。之。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當。世。服。其。確。論。所。著。有。象。數。總。義。詹。司。農。集。

傅竹隱先生伯成附子壅康

傅伯成，字景初，晉江人。少從朱文公學。隆興初進士，慶元間爲太府寺丞，以言朋黨稱朱子，出知漳州，一以律己愛民爲本，推文公遺意行之。召除工部侍郎，火災陳三事，曰失人心，曰廢軍政，曰啓邊釁。寧宗立，嘉定更化，召對面論「前日失之戰，今日失之和，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暇日爲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史彌遠密諭以當共政，使有所彈劾。先生曰：「豈可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理宗即位，加寶謨閣直學士，予祠，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尋召除寶文閣學士，加龍圖閣學士。先生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奸邪，聲色俱厲。嘗慕尸諫疾革疏草，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四。端平中，諡忠簡。初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著有竹隱居士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耄志六卷。子壅、康。壅字仲珍，嘗守潭州，治如其父。康字仲良，官至直徽猷閣。

黃西坡先生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登進士第，歷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亮闇等書，

參訂行之。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奏乞併閑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後屢起不赴而卒。先生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文公守南康，執弟子禮。文公沒，黨禁方厲，先生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度性善先生正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說，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因宋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於北宋舊制初無更革，而得三年大祫之義。葉味道亟稱其爲人。門人以趙景緯爲最著。著有性善堂文集。

任斯庵先生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寧宗初年成進士，調浦城簿。從朱文公學，文公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爲太常簿，奏乞編次紹興以來禮書，從之。累遷禮部尚書。奏周敦頤及二程百代絕學之倡，乞賜謚。其後周謚元，程謚純謚，正皆先生發之權。參知政事卒謚宣獻。

黃復齋先生營

黃營，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文公遊。舉太學進士，歷官知台州。上蔡子孫居台者，旣播越流落，先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鄆鄙平治。後知袁州，卒著有復齋集。

陳復齋先生宓附兄守、

陳宓，字師復，號復齋，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之子也。信安公嘗館朱子於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先生少從其兄守定同遊朱文公之門，長從黃勉齋軾嘗爲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以蔭累官入監進奏院，遷軍器監簿。上言三事：一宮闈儀範未正，二朝廷權柄分奪，三政令刑賞舛逆。又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九。令流民羣集就役，以築江隄，給食活之。與諸生講論白鹿書院，改知南劍州。復大旱，蠲宿逋十數萬，弛新輸三之一。又創延平書院，倣白鹿洞規，旋請致仕，直祕閣，主管崇禧觀。卒，自言：「居官期如顏真卿，居家期如陶潛。」又深愛諸葛亮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御史王遂追論其直，宜褒以勸天下，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答春秋三傳鈔續通鑑綱目唐史贅疣諸書。先生與黃直卿、李敬子同入廬山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文公舊迹。家居作仰止堂，像文公於其中。又築滄洲草堂，與諸生講學。直卿暮年論當世志道之士，真西山、李貫之及先生三人而已。

程蒙齋先生端蒙附從曾孫琪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鄱陽人。初師江先生介已，而受業於朱文公。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對策不合，罷歸。所著有性理字訓。新安爲朱子之學者不乏人，而以蒙齋先生爲首。其後山屋以氣節著，雙湖以經術顯，於是文獻蒸蒸矣。從曾孫琪，字仲璧，亦登文公之門，著有易說。

【程蒙齋性理字訓】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謂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爲性之質，剛柔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

志。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於心，是之謂德。真實無妄，是之謂誠。循物無違，是之謂信。發己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發必中節，是之謂和。主一無適，是之謂敬。始終不二是之謂一。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鼻口，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爲而爲，天理所宣，是之謂誼。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擴然無私，是之謂公。蔽於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於長，以會於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賢可致。

董槃澗先生銖

董銖，字叔重，稱槃澗先生，德興人。學於朱子。登嘉定進士，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著有性理注解、易注。從子夢程傳其學。

【程董二先生學則】

居處必恭。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書勿寢。步立必正。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無踐闕，無跛倚。

視聽必端。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譁母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叔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必正心肅容。以計徧數。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一書已熟。方

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勿草。勿欹傾。

几席必整齊。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筭衣篋。必謹局鑰。

相呼必以齒。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附錄】朱子跋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是書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焉。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

王拙齋先生過

王過，字幼觀，德興人。從學朱子，學者稱爲拙齋先生。與程蒙齋、董槃潤有三先生之目。德興學宮有三賢祠，董槃潤第一，程次之，其一卽先生也。

竇文卿先生從周附弟澄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生長田里，衣食自給。其爲人醇朴，深居簡出，足不及城市。年過五十，從游默齋學。後聞朱子講席之盛，即裹糧從之。其弟澄，字叔清，負笈以隨。漫塘劉文清公嘗稱之曰：「竇君求道之切，世所罕見。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於渠陽，可以比之。」漫塘之初志於學，源流頗自文卿兄弟，後從默齋而京口一帶，向未嘗宗朱張之學，導山導水，實自文卿而漫塘大之。嘗有盜入其居，睥睨久之，無所得，旣而始悟其爲先生之居也，相與謂曰：「無驚此公。」卽去。朱子聞之笑曰：「此所謂蠻貊可行者也。」

劉靜春先生畊

劉黻，字季文，一字靜春，廬陵人。學於朱子之門。真西山雅重之，嘗謂人曰：「吾輩所言，皆是皮膚，惟靜春能道其骨髓。」然先生晚年，頗不滿其師中庸章句之說，以是與西山多不合。先生以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於物。聖賢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者。易曰：「各正性命。」是兼人與物而言。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則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因著爲就正錄，西山力與之爭。先生不謂然，每見必力持其說，西山以各行所學解之。

李南公先生耆壽

李耆壽，字南公，江陵人。嘗學於朱子，又嘗學於陸子。歷官知沔州、隆慶府、蓬州。後知達州，尤崇教化。初，先生之嫡母無子，撫之爲子，而生母王氏被出。先生不知也。嫡母卒，其父告之，先生奔走四方以求之，得之襄陽之雁汝，迎歸侍

養二十餘年，人以爲難。

趙時齋先生綸

趙綸，字君任，忠簡公鼎曾孫也。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朱子於富沙。趙忠定公汝愚薦以忠簡恩，用爲澧州安鄉令。以義勇平羣盜有功，改安撫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使李大性委之先生。至則果騷動，推誠諭之，竟帖然。而識拔其帥孟宗政、扈再興等數人，後皆爲名將。改知益陽縣，已而通判江陵，皆有聲。嘉定九年，遷知信陽軍。金人入寇，先生疾馳至郡，繞城濬隍，蒐軍實，勵將士。拔袁海於囚，拔董思明於野，授以帥兵，薄城下，擐甲登堞，矢石雨發。金人知有備，以火攻。先生遣康孝先帥死士入金人帳，斃其酋。金人去而復至，先生固守，旋出遊騎逐走金人，俘獲無算。次年，諜知金人又治兵，乃豫定諸軍之出戰者、巡徼者、列柵而守者，並城中之分門而守者。金人大至，先生親督師擊敗之。又明年，浮光聚陽被圍，光山破。光守乞師，先生遣思明由海援之，而使從間道入，光約表裏相應。金人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上大震。先生急召思明倍道抵關，束馬山谷間，以計設伏於隘，中途禽金人之爲候者，遂拔柵入焚其酋之臥帳。金人倉皇奔逃。思明軍士憑高蹴之，奪其旗幟，書敕牛馬雜畜，盡得前此官軍所遺資仗，並難民之陷軍者。而淮西之師亦集，遂解浮光之圍。先生本宰相家兒，累督軍輒捷如宿將。然忌者甚多，累轉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而先生已卒。其家矮屋五楹，不蔽風雨。所著有《時齋集》，二十卷。

林盤隱先生湜

林湜，字正甫，長溪人。父師中，迎師於蜀。先生早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

除授皆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於此。「寧宗卽位，以太府少卿使金，金主賜之衣，先生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先生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先生盛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寧宗獎之。值韓侂胄用事，不能安於朝，出官湖北，知泉州，進直龍圖閣。朱文公旣謫士，諱其學。先生執弟子禮不變。未歿數月，猶走書問疑義。所著有盤隱類稿十卷。

張玉峯先生宗說

張宗說，字巖夫，崇安人。學於朱子，厚德爲鄉里所重。紹興五年，有盜焚掠井邑，自西而東，至張氏之境而返。又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張氏之境而返。咸曰：「此長者所居也，毋犯。」以累舉恩受官，而朱子適忤韓侂胄罷歸。先生率僚友送諸武夷會於精舍，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朱子喟然曰：「巖夫真可與語。」爲之張飲盡歡，且書樂府一闋，命門人歌以贈。調歸州推官，未上，致仕，自號玉峯逸老。

李先生如圭

李如圭，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福建撫幹，朱子與之校定禮經。所著有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儀禮綱目一卷，多採鄭賈之說。

郭兌齋先生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旣卽位，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朝論不與。先生劾之，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怙權不法，先生疏已具，俟召

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先生起居郎。先生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先生與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卒謚正肅。所著有允齋集。

趙南塘先生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號南塘，大梁人。登淳熙進士。嘗從朱子訂疑義十數條，朱子嗟異之。以江西安撫使幹辦，擢趙汝談禍斥去。後以安慶府教授召試，歷遷知無爲軍循聲卓著。金人內變，獻料敵備邊二策。改外宗正，族屬皆望風而化。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時人稱爲諫書云：數乞祠不許，乃杜門著述。方先生爲講官，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業遂衰。」官至權刑部尚書。卒謚文懿。先生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策。其論易詩書禮，皆有卓見。常論：「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合。士何可不自重哉！」又嘗謂真西山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無徒議之而已。」可謂得言職之要，見大臣之心。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

潘瓜山先生柄附兄植

潘柄，字謙之，懷安人。年十六，即有志於道。與兄植往事朱子於武夷。朱子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學者稱瓜山先生。著有易解、尚書解、植字立之工於文，尤嗜史學。兄弟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相磨礱，暇則接武林壑間，徜徉觴詠，怡怡如也。

章雪崖先生康

章康，字季思。吳縣人。安貧樂道。居城西。人稱之曰聘君。嘗問學於朱子。默有所契。年七十。步履如飛。或訝其有方外之遇。問之曰：「吾師聖賢無外學也。」淳祐五年卒。年七十九。郡人胡淳從之遊。歲時致醪醴薪米。所著雪崖文集十卷。詩集五十卷。

孫龍坡先生調

孫調，字和卿。長溪人。其學得朱子之傳。以推明聖經爲本。著有冊府一百卷。易詩書解。中庸發題。共五十卷。浩齋稿三卷。學者稱爲龍坡先生。卒。祠於學。

李綱齋先生闕祖附弟相祖、壯祖

李闕祖，字守約。光澤人。早受庭訓。已而與其二弟從朱子講學。篤志學問。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朱子置之西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登嘉定辛未進士。調靜江府。暇日詣學。與諸生講解。士習丕變。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自號綱齋。有問答十卷。弟相祖、壯祖。相祖在朱門。辨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朱子之命。編書說三十卷。

王東湖先生遇

王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衢州通判。博學有文。先生第乾道進士。受學於朱張呂之門。而與廖桂溪、黃勉齋、陳北

溪友善。初官贛州，以韓侂胄用事，不應薦召。侂胄敗，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以常州大旱，命爲守。講求荒政，民無流殍。又究致旱之由，開掘太湖水之侵塞於富家者，浙東饑，復詔提舉常平事。入對，極論時弊，在官亦有惠政。除右司郎中，以考校殿廬卒。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及文集，號東湖先生。
【附錄】子合嘗問學問之道何先。象山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

楊悅堂先生輯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與兄梓俱師事朱文公。累官司農寺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之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優責獎，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臺臣或干以私。答曰：「臺有紀綱，學有規矩，當各守其職。」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卒，祠於學。所著有奏議、悅堂文集。

楊信齋先生復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榦相友善。真西山師閩嘗創貴德堂於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石子餘先生洪慶附施允壽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允壽、字伯和，先後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云。

【附錄】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此去但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此物洞然。」

貫通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裏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間便不見，才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合要下學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可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住。若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藏。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卻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缺。」

趙遠庵先生師夏

楊至之先生至

趙師夏，字致道，號遠庵。紹熙進士，歷官朝奉大夫。與兄師淵從文公遊，悉得淵旨。謂曾點循天理，子路任智力，及論荀卿性惡禮僞之失。又作「誠幾善惡圖」，以明周子之意，皆爲文公所許。

楊至，字至之，晉江人。遊文公門，有文公語錄二卷。蔡西山妻以孫女。

鄭持齋先生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自號持齋。受學於朱子，以稟性下急，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命問答，率前賢所未發。四方來學者，朱子多使質正焉。朱子知漳州，延至西塾。其後刪定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託得人，惟子上足以當之。」嘗欲往見陸象山，爲友人所阻。前後三奉大對，晚以特科調衡州司戶。著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

黃壺山先生士毅

黃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幼知嗜學，爲向上事業。方慶元試誹道學，先生徒步趨閩，師朱文公。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於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譏次，文公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又因語錄成言，分門序次，爲朱子語類一百三十八卷。

方耕叟先生禾附兄壬

方禾，字耕叟，莆田人。與兄壬，字若水，俱事朱文公。嘗與朱子書曰：「禾敢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維，知所敬畏，庶幾前姦之不復邇。比之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朱子答曰：「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於此。則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

葉息庵先生武子附黃寅、饒幹

葉武子，字成之，號息庵，邵武人。與同郡黃寅字直翁，饒幹字廷老，同受學於朱子。補太學生。朝議有欲以韓侂胄首和敵者。先生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叩閣力爭之。嘉定甲戌，擢甲科，調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學規爲諸生準程，刻四書集註章句以授之。歷國子正，知處州，入爲宗學博士，進直寶謨閣。平生所得，於易爲多。其言曰：「易之道莫大於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後論在外之時。若我之時未然，在外之時縱佳，亦不暇論。其存乎我者與！」淳祐初，先生雅志恬退，掛冠日久。晚直龍圖閣，尋加祕閣修撰卒。

周舜弼先生謨

周謨，字舜弼，建陽人。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子守南康，先生執贊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南康抵武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先生從學不怠。及朱子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先生復往求卒業。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朱子答曰：「講學益勤，持守不懈，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朱子沒，學禁方嚴。先生徒步會葬，並於康廬間發鄉人受業者，率其徒講學，迭爲季集。彼此規正，綿歷歲月不少怠。性孝友，治喪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卒，黃勉齋誌其墓曰：「舜弼之學，足以取信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斯文之不至湮晦，舜弼之力也。」

李木川先生杞

李杞，字良仲，平江人，號木川。學禁難作，朱文公行，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先生獨從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

正傳授行於世。

蔡元思先生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德安人。文公守南康時，講學於白鹿洞，先生從之遊，隱居求志，樂道不仕。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晚與同門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如此者三十年。州閩履行其化。

李季子先生季札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人。從朱子學，有問答見語錄。著有近思續錄、字訓續編諸書。

〔李季子錄所聞晦庵先生語〕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讀書閒暇，且靜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爲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於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感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卻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卻自然出。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

楊船山先生與立附從弟驥道夫

楊與立，字子權，浦城人。與從弟驥道夫師事朱子，所著有朱子語略二十卷。

潘子善先生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朱文公遊有聞必記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多爲師門稱許每喜靜坐晦庵云：「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先生服膺師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來覺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已放。」嘉定十五年以太學上舍釋褐終無爲軍教授。

陳克齋先生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稱克齋先生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事以著尙書解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書成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錢儲屢空本是我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屬有道之言徐忠愍公元杰其門人也。

葉子是先生湜

葉湜字子是建安人官至安仁令卒壯歲遊朱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嘗與真西山同僚西山稱其堅彊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無倦容其在安仁爲政一出於寬平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吾其敢違邪！」

黃去私先生義勇附弟義剛

黃義勇，字去私，臨川人。從文公武夷精舍，爲白鹿洞堂長。黃勉齋嘗曰：「向來問學之士，彫落殆盡，江西則甘吉甫、黃去私兄弟，張元德不過數人爾。」弟義剛，字毅然，事文公最久，嘗敍所聞曰先師德言。

林草堂先生時中

林時中，字擇之，閩古田縣人。初就傅，讀大學，曰：「吾當求所謂明新至善以畢吾志。」長遊林光朝門。後聞朱子授徒武夷，復往從之，與建陽蔡元定齊名。學者稱爲草堂先生。

熊端操先生節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十歲讀易，即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從考亭遊。慶元乙未廷對，值僞學之禁，以納諫行仁求賢三事對，因置前列，累官至通直郎，知閩清縣事，賜紺魚袋。著有中庸解、知仁堂橐及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

【桂溪門人】

鄒先生應博

鄒應博，泰寧人。受學於廖桂溪。開禧初，登第。寶慶中，監行在都進院。奏對，謂「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謂『人不能無人心，亦未嘗無道心』。人心者，如飲食男女好樂忿懥之類是也。若無此，則何

以爲人乎。惟其縱而不知檢，則逐物而遷。故曰：「人心惟危也。道心者，良能良知也。而此心必甚微而難見。聖人充吾良能良知之心，使天理流行而昭著，則人心自入於檢防之中也。」嘗知婺州、蘇州，提點江南西路刑獄，爲真西山所薦云。

【毅齋門人】

葉通齋先生由庚

葉由庚，字成甫，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文清倡明朱子之學，先生執經從之。文清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與金華何北山、王魯齋辯析理學，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精索，必求真是之歸。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若纏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學者稱通齋先生。

【蒙谷門人】

江古心先生萬里

江萬里，字子遠，號古心，都昌人。自其父煜始業儒。先生少神雋，有鋒穎。從古田林蒙谷先生遊。連舉於鄉，入太學，有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以舍選出身。歷知吉州，創白鶲洲書院。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先生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既而坐騰謗閒廢者，十年。有二年，後召入，歷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復以言者去官，知建寧府，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度宗卽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先生始雖俯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卽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先生以身渡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遭忌，積爲似道不容，屢丐祠出知慶元府。後復召拜參知政事，又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出知福州，改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子祠時咸淳九年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先生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始先生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先生竟赴止水死。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

【性善門人】

趙星渚先生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號星渚，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子之門。朱子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葉度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矩度，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庵懸露山，每進華秋，必固辭。歷知台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履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譯訐，治豪橫。又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其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說書，三辭

不許，乃詣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於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旋知嘉興府，拜宗正少卿兼侍講，除兼權工部侍郎，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待制，乞祠差提舉萬壽宮。未幾，疾作，謝醫卻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惄我懷。」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

【瓜山門人】

黃德遠先生續附子仲元

黃績，字德遠，莆田人。初遊淮浙，徧參諸老。已而從陳師復、潘謙之遊。及二子卒，同門友築東湖書堂，請田於官以祀之。讀約聚講，如二子規約，由是學者皆就正於先生。郡守推入尊德堂，以繼劉彌邵，又辟充涵江書院山長。先生以獨不懼名齋所著有四書遺說、近思錄義類。子仲元，字善甫，咸淳中登第，著有四如講稿、經史辨疑、四如文稿等。

【晦翁再傳】

邱行可先生富國

邱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人。登淳祐進士，簽判端陽。所著有周易輯解十卷，易學說約五篇，經世遺書三卷，發明朱子宗旨。

【省之家學】

趙格齋先生順孫附父雷

趙順孫，字和仲，縉雲人。韓王普之後。父雷，學於溪齋滕氏，授以尊所聞集，遂傳其子。先生既長，謂朱子之微言奧旨，散出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乃采集以爲四書纂疏。學者盛傳之。淳祐十年進士，自祕書郎五遷至侍御史，皆兼講讀之職。凡日食震電，水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時致戒。時帑藏匱乏，而人主不知汰侈日甚。先生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乃學陳平之不知錢穀非也。」又言「內廷之帑不可輕發，庶僚上殿專以瑣細對揚，當申倣之，以革習諛之風。」後以爲賈似道所怒，丐去，出知平江府，築學道書院以講學。復召爲吏部侍郎，晉尚書，兼侍讀。請急援襄陽，因述許翰之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又曰：「端平失襄陽而卒復之，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急援禍至無日。」又爲似道所沮，不見用。後知時事不可爲亟歸，憂憤疾篤，不復御藥，而三宮北上矣。又九浹旬而卒。所著自四書纂疏外，有近思錄精義、孝宗繫年錄、中興名臣言行錄、格齋集。學者稱爲格齋先生。

【蟠松門人】

黃文貞先生潛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先生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登元仁宗延祐進士第，累

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先生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未幾，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陞轉至中奉大夫，一再上章求歸，久之始得謝。南還，卒年八十一。累贈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其門人私謚則曰文貞先生。先生天資介特，在外唯以清白爲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三尺，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訓，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稿》二十五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浦江宋文憲公濂、義烏王忠文公禕皆從先生遊，爲有明開國名臣。

【草窗門人】

陳定宇先生櫟

陳櫟，字壽翁，一字定宇，晚稱東臯老人，徽之休寧人。其爲學得於家庭之講貫爲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黃草窗先生智孫遊。學以朱子爲宗，所著有《百一易略》、《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時雙湖東臯最稱宿儒，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先生性孝友，剛介，日用之間，動中禮法。善誘學者，江東士人就學焉者，盡遣而歸。先生年八十三卒。

【文貞門人】

王華川先生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師事黃晉卿。元政亂，先生爲書數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明洪武初，召修元史，爲總裁官。書成，擢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其遺文有華川集。玉堂雜著諸書。正統間，追贈翰林學士，謚忠文。

高則誠先生明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自少以博學稱。一日，歎曰：「人不專一經，取第雖博，奚爲？」乃自奮讀春秋，識聖人大義。又從黃文貞先生潛學。其學博而深，才高而贍，屬文操筆立就。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數忤權貴，謝病去。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經慶元，方氏竊據強留幕下，力辭不從。臥病卒。所著有柔克齋集二十卷。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高氏兩難。

【定宇門人】

倪道川先生士毅

倪士毅，字仲宏，隱居徽州祁門山，定宇陳氏弟子也。學者稱爲道川先生。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仁義道德之

說，素論定於邵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故夥人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東山、汪環谷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有道。嘗言「朱子四書集註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爲詮解。於是勉齋黃氏有通釋，而采語錄附於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真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仿而成之。格齋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未爲明備。」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

朱楓林先生升附程存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休寧人。從陳定宇學，又師黃楚望。五經皆有旁註，而易尤詳，別有易前圖二卷。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入明徵爲侍講學士。同邑程存亦定宇弟子，著太極圖說。

宋元學案

八〇〇

卷六十四 總覽諸儒學案

嶽麓諸儒學案傳授表

南軒門人

胡大時

彭龜年

子欽 孫汝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子鉉

吳 猶

游九言

劉 宰 黃 復

王 遂

黃 震別爲東坡學案
竇從周別見瀟湘諸儒學案

鄭節夫

游九功

周 龜

宋元學案

八〇二

趙善佐

簡克己

吳倫

蔣復

陳琦

鍾如愚

張巽

王居仁

趙方

子范

子葵別見瀘洲諸儒學案

梁子強

鍾炤之

蔣元夫

沈有開

曾 搏

宋文仲

宋剛仲

吳 健

曹 集

蘇 權

子國台別見瀟洲諸儒學案

周去非

從子端朝

謝用賓

蕭 佐

李 壁

高 崇別見鶴山學案

李 壯

劉強學

宋 蚤

子自適

潘友端

全祖望曰：張宣公弑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陳傳良岷隱戴溪遊者。然如彭忠肅公龜年之節概，吳文定公猶之助名，二游文清九言莊簡九功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大時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劉宰實齋王遂，誰謂張氏之後弱於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

【南軒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崇安人。五峯先生宏季子，南軒從學於五峯，先生從學於南軒，南軒以女妻之。湖湘學者，以先生與吳畏齋爲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先生亦受業焉。又往來於朱子，問難不遺餘力。或說季隨才敏，朱子曰：「須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最後師象山，象山作荆公祠記，朱子譏之。先生獨以爲荆公復生，亦無以自解。先生於象山，最稱相得。又與周允升、朱深之相聚，從戴岷隱先生溪遊云。

【胡季隨湖南答問】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腳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卻無收斂縝密的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除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樂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向，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向，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彭止堂先生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南軒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以薦爲太學博士，累轉至吏部侍郎兼侍讀。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先生言：「大學格物致知之外，非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疏於各條之下者，卽格物致知之事，未嘗有闕文也。」又言：「大本者，卽此理之存。達道者，卽此理之行。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不必分說。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所著有止堂集二十卷。

吳畏齋先生繼

吳猶，字德夫，醴陵人，遷居善化。學者稱爲畏齋先生。年二十三，見張宣公，稱其宏裕疏暢，曰：「吾道知不孤矣。」先生謂「聖賢教人莫先於求仁」，乃以孔門問答及周程以來諸儒凡言仁者萃類疏析以請正。宣公是之，以進士主平南簿。宣公帥廣西，檄攝靜江教授。劉焞代宣公辟爲司屬。李接作亂，連陷州縣。先生以方略復鬱林，言於焞曰：「有罪不誅，有勞不賞，帥所以久不克也。」焞乃大會將士，錄鬱林之功，而誅南流尉等數人，一軍皆用命。不踰時，禽李接，六州八縣盡平。南流尉者，宰相王淮甥也。刑漕二司以私怨，及迎時相意，遂劾先生左遷，並及焞罷之。先生上書爲焞訟冤，言：「六州之功，犯不測者四，爲其難者六。且臣今不忍負劉焞，乃不負陛下也。」先生時當赴激浦

令以焞冤未白，遲久始行。明年，調桂陽軍酒庫監，賑荒有勞。以薦知無錫縣。陳文節公止齋言其平李接之功，訟劉焞之義。桂陽荒政之勤，召赴都堂尋召試館職。先生對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夕勉如句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賄取，倖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敝民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於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於幾會之未集，馴至於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於外，亦未保其恬然於內也。」除祕書省正字，累上疏言事，不報。後止齋求去，先生爲書留之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奉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身雖退矣。」止齋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除御史。尋奉祠。嘉泰三年，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則有開邊之議，金人譟知增戍。先生移書當路，請號召忠義以保疆場，又論增棗陽、信陽之戍，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俱中機宜。乃並輸湖南米於襄陽，得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又儲銀一百萬兩爲軍費，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其後皆爲名將。而襄安郢之圖卒賴儲峙之力，人心不搖。旋召赴行在奏事，尋除祕書少監。侂胄意不合，乃以上流告饑，除祕閣修撰，知江陵府。理販貸事，辟黃公勉齋爲司屬。先生念金人萬一窺襄陽，則荊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三海爲水防，乃大發緝錢，先後築櫃堤，又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注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而又不礙於舟行。是冬，金人犯棗陽。先生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兵援之。」未報，金人已圍襄陽。德安當事之殷，荆湖人情岌岌，賴先生遣軍分路夾擊，大亂收平，人心復定。時先生已除刑部侍郎，復受詔諭，蜀辦善後，又請蠲賦役，以惠蜀民，惜未能行。嘉定元年至成都，祀周程於學宮，配以朱張，與士子講正學。復改革蜀之楮幣，號交子者，然由是與餉臣不諧。又以撫羌與安丙議不合。次年東歸，荆之士民夾道迎拜，像而祠之。上疏請休徑歸長沙，被劾奉祠。次年

卒，謚文定。先生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勇不可奪，而未嘗有盛氣矜色。聞人之過，曰：「此必非其本心也，盍徐察之？」有善不啻已出。其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不絕。每旦即出見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歸輒以示人曰：「又得一囊。」送之書院之士友，令參考之，又會通以幕府之議論。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初與和齊斟酌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間舉酒一二觴，夜漏數行而後退，則以言語慰藉諸人，察其有無而周卹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勉齋嘗曰：「近日圖維國事，善資於人，未有如吳公者也。」鶴山亦曰：「吳公之碩大寬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所著有畏齋集六十卷，不傳。

游默齋先生九言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宣公帥廣西，辟幕下。宣公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禁方嚴，先生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謚文清。先生始學於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號默齋先生。劉漫塘先生宰傅其學。
〔附錄〕劉漫堂吳氏義堂記曰：「默齋先生釋孟子善推所爲之言，曰：『推者，自近而推之，若水盈科而後進。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

游受齋先生九功

游九功，字勉之，默齋之弟。用蔭補官。嘉定中，興元失利，先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判，知鄂州，召爲

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資苞苴橐，而民心失。將帥脰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訛佞，諱疾忌醫，而士大夫之心失。」累轉至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先生清慎廉恪，與其兄默齋並爲張宣公湖湘高弟，且自爲師友，講明理學，學者號受齋先生。寶祐中，追謚莊簡。

周斂齋先生夷

周夷，字允升，湘鄉人。乾道間，鄉薦再舉，不第。從張南軒遊，並及戴岷隱之門。南軒嘗問天與太極何如。先生曰：「天可言配太極，不可言合天形體也。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性，人極所以立。」南軒以爲然，題其亭曰斂齋。

陳克齋先生琦

陳琦，字擇之，號克齋，臨江人。乾道進士。張於湖招入幕，因從南軒遊，進德日新。南軒甚屬意焉。主衡陽簿，有殺人於野而主名不立，提刑鄭丙責主者急。吏迹一驛卒，其齋有血，掠訊誣伏。先生疑之，診尸得死者，禍署曰羅仲美，乃懸之衢。有見之者曰：「吾子也，與吾族子餘皆商，今乃死邪？」先生卽命逮餘，一訊而服。驛卒乃得白。南軒帥桂林，復招入幕。邕州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傳致諸軍，又數千里，多道死。先生令修圍而飼之，瘠者止，良者行。後者至，先者發，自是馬無耗者。調贛縣丞，政最。留衛公帥蜀，辟爲機宜。朝議欲用爲郡會病卒。南軒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岸而亦不詭從也。其最顯者爲吳畏齋、游默齋，次則先生。先生負用世才，遇事迎刃而解。事至不拒，事定亦不自有其功，與人絕無崖岸，而亦不詭從也。

張錦溪先生巽

張巽，字子文，泉州人。父寓，知臨江軍，嘗與南軒共學，遣先生從之遊。時晦翁之學盛行，惠安劉鏡、晦翁之及門也，先生數往問之，未能釋然，曰：「恐晦翁之教不止是也。」乃走武夷，謁晦翁以所嘗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畫一工夫。」臨別，又請教。晦翁曰：「南軒記嶽麓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先生退而喜曰：「吾謂其不止是也。」既歸，日從事於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曰：「於所聞所知，尙未能加意，安敢妄作。」有草堂在錦溪，稱錦溪先生。

趙彥直先生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五峯先生宏學，嘗見張魏公浚於督府，遂與魏公之子南軒先生交。先生承父命，早從南軒學。淳熙中，舉進士，歷知青陽縣。告其守臣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後知江陵府。寧宗時，知襄陽府。謀知金人謀犯境，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時已病，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扈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始書宰相諭疆場大計，尋卒。贈太師，謚忠肅。先生起儒生，帥邊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其歿也，人皆惜之。先生嘗問相業於劉靜春，清之對以留意人材。十故知名士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又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云。

鍾彥昭先生炤之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人。紹興進士，爲宿松令。從南軒遊，南軒手書淇澳一章，期以學問到則天理明而本心立。先生服膺終身，所至士民皆愛敬之。

沈應先生有開

沈有開，字應先，常州人。少嗜學，志其大者。張宣公守嚴州，士從之遊者尚少，先生首執贊焉。時呂成公亦仕嚴，喜曰：「吾一日得二師。」已而二公入京，先生又從之。薛艮齋、陳止齋至，常先生又從之，訪經制之學，而歸宿於求仁文。字華藻，渙然有得。晚乃奏名上舍，歷遷至太學博士。與諸生講學罷，杜門讀書，進祕書丞。先生不事請謁，留衛公異之，延之間當世事。先生爲言：「淳熙末年，知名之士多滯下僚，當振拔之。」於是衛公令先生條具人才，簡用之。士氣頓奮，衛公以此得人望。然先生未嘗以之告人也。以著作郎充嘉王府贊讀兼兵部郎。先生進講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間，後爲忌者以危語中之，落職。家居十年，起知徽州，奉使江東，連疏求去，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詔加直龍圖閣。家居又十年而卒。葉水心銘其墓，謂「先生之學，不銜於繁，而守其要，可謂善言德行者矣。」

蘇元中先生權

蘇權，字元中，仙遊人。侍父汎官賓州，因學於南軒。淳熙中登第，歷梧州推官，調福州教授，終辰州守。有春秋解三卷。

謝先生用賓

謝用賓，祁陽人。少跌宕，負才氣。嘗讀南軒晞顏錄而慕之，造謁門下，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者。南軒曰：「其敬乎！」自是守之不替。以特奏名，任橫州法曹。

李雁湖先生壁附弟臺

李壁，字季章，自號雁湖居士，眉之丹稜人。文簡公燾第三子也。孝宗嘗問文簡：「卿諸子孰可用？」文簡以先生對。後仕至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嘉定時卒，謚文懿。先生少英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閒書百五十卷。弟臺，字季允，學者稱爲悅齋先生。受業於樓迂齋、劉靜春，遂從張南軒遊。時先生求道甚銳，南軒戒以勿急於求成。自是循序而進，紹熙進士，累官至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謚文肅。所著有李文肅集。

劉退庵先生強學

劉強學，字行父，衢之西安人。刑部侍郎穎之子。侍郎受知張忠獻公，令與其子宣公爲友。其後嶽麓之教大興，宣公帥泉州令彪先生德美掌書院事。先生旣納拜宣公，授以伊洛源流，而德美又爲言其詳甚悉。以太學生奏補官，累遷至知南康軍，以近思錄教士子。擢爲廣東提刑，改運判，尋爲湖北提刑，於獄事最盡心。尋復改運判，以卒。先生學有原本，嘗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又自署曰退庵，故雖所至有治績，而終其身淡於仕進云。

【彭氏家學】

彭澹齋先生欽

彭欽，字仲恭，一字仲敬，忠肅公龜年子也。以任入官，忠肅作初筮，勉之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取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天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嘉定四年，以忠肅恩擢軍器監主簿。次年，輪對其略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勵四方。時於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尋通判嘉興、潭州知峽州，練軍實，譏間諜，戮盜魁，正祀典。先生嘗自書座右曰：「懲忿如摧山室，欲如填壑遷善，如風速改過，如雷烈。」所著有澹齋自鏡一卷，愛蓮堂官箴一卷。

【游氏門人】

劉漫塘先生宰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金壇人。紹熙元年進士，主江陵簿，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程等書，纔得考試。先生喟然歎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勿與。累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謚文清。先生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於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集，語錄行世。

【漫塘文集】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爲聖學堂奧。止者，至善之地，不可有加。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止地。世間無求於人，亦有兩。有可爲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真是自知不可，故甘心屏處。以上同錄主簿

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人固有疏水終身，而曳紫紝朱不能終日者。窮達果安在哉！同憲上舍

惟今之士，巧於進而拙於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同袁大著甫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贈王實齋

史直翁、錢師魏，皆世所謂善官者。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吾手不殺一人。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劫殺，一切求其說而出之。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爲笑。師魏以扶弱抑強爲事。其守京口，小人識其意，衣敝衣，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謁於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驚懼，有破家者。此皆立說之過。立說之過，如緩催科非不美，而小人乘之，或因循於可以輸納之時，而狼狽於杼柚既空之後。輕刑罰非不美，而或至於善無所伸，惡無所懲。吾汲汲於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爲欺。吾拳拳於別流品，彼則冒流品以見惑。若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輕，酌而行之，則吏不能窺，民不能乘。政說。

古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序，遂有序。朝夕所講明，皆五典之敍於天，四端之根於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故平居則孝弟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思衛長，下思衛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嚴而治。蓋發於天理之自然，本於人心之至公。故衛靈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獻馘必於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謂夫子不答靈公之間，過矣。

宋元學案

八一四

卷六十五 二江諸儒學案

二江諸儒學案傳授表

南軒門人

字文紹節——程公說、程公頤、程公許

陳 概

楊知章——子子謨

李修己——子義山——彭 泌

張仕俊

范仲黼——蘇在鎔

張 鈞

師 遇

范子長——高 輽

范子該

魏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范氏續傳

范大治

范氏續傳

范蓀

宋德之——高崇別見鶴山學案

南軒私淑

虞剛簡——從子紈別見鶴山學案

曾孫汲別見草廬學案

程遇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平甫講友

黃裳——楊泰之

全祖望曰：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
黃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於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二水指湘水沅水
二江指涪江岷江

【南軒門人】

宇文顧齋先生紹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先生以族子爲之後，補官仕州縣。既第進士，累遷待制，出知廬州。時韓侂胄方議用兵，先生至郡，議修築古城，創造砦柵，專爲固圉計。淮西運判鄧友龍譖於侂胄，謂先生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之。先生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侂胄不樂，以李爽代之。召爲兵部侍郎，出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先生赴闕，任以西討之事。先生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懼。權兵部尚書，旋除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先生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者，先生杖殺之，兵民皆歡。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先生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追贈逾於常典，謚曰忠惠。

陳平甫先生概

陳概，字平甫，普城人。乾道進士，對策慷慨。魏良齋讀而奇之，告以「君鄉有張敬夫者，醇儒也。」先生遂以書問學

於南軒與兄栗同刻志於聖賢之道。時蜀士除宇文樞密外，尙未有從南軒遊者。平甫請益最先。自是范文叔、范季才始負笈從之。皆平甫倡導之功。而淳熙嘉定而後，蜀士宵續燈雨聚笠以從事於南軒之書，湖湘間反不如也。則平甫之所造者尤宏矣。平甫嘗言於南軒：「欲自漢唐以來諸儒之嘉言懿行萃爲一編，以明道統。」又欲訪周程張子之後人，而周卹之惜著述皆不傳。

案宋史以平甫爲南軒門人，而官爵不詳。謝山補傳，以爲讀南軒集中文，平甫於南軒似在友朋之列，或由請益之久，而執弟子之禮，故學案仍入於南軒門人云。

李思永先生修己附子義山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乾道進士，參興國軍事。陸復齋爲教授，盡告以躬行之說，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遂知聖賢源流。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故與彭止堂爲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寧鄉衡陽，皆有聲。當路多薦之，將召，以哭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咸從事於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侄子真參焉。尋知成州，韓侂胄聞其名，使人諷其附己，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卹，不計有無，故歿無私蓄。有李成州集十卷。子義山，字伯高，官至中正大夫，有後林遺稿，思過錄。

范月舟先生仲黼附從子子長、子該

范仲黼，字文叔，成都人，正獻公祖禹之後也。仕至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初，南軒雖蜀產，而居湖湘，其學未甚通於蜀。先生始從南軒學，杜門十年，不汲汲於進取。鶴山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遁，直接五峰之傳。

晦翁、東萊皆推敬之。後以著作郎知彭州，學者稱爲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中。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謂范蓀、范子長、范子該與先生皆成都人。薛紱、鄧諫從二先生漢嘉人。虞剛、簡程遇孫二先生仁壽人。宋德之先生唐安人。其間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先生私淑得之。從子子長，字少才，與其弟子該，字少約，同遊南軒之門。以進士官太學，出知瀘州。瀘爲夷境，置平泉寨以鎮之，夷人不敢妄動。瀘以大治。後以殿撰知崇寧。

范華陽先生蓀

范蓀，字季才，成都人。乾淳以後，南軒之學盛於蜀中。范文叔爲之魁，而范少才、少約與先生並稱嫡傳。時人謂之四范。仁壽虞提刑剛、簡嘗請先生講學滄江書院。鶴山魏文靖公初爲考索記問之學，先生以斂華就實語之。故鶴山之稱先生有曰：「學本誠一，論不籩條，自浩氣養心以求道腴，不茹剛吐柔而求聲利。」人翕敢不勉希前輩益勵後圖，或可代諸老先生之對，庶不貽吾黨小子之羞者也。」以薦累官宗正寺丞，知邛州。

宋彭山先生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唐安人。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陳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樞密院編修。嘉泰末，已有開邊之說，已而因災異求言。先生陳七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用武臣。吳曦既久在蜀，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先生進言：「敵未動而輕變祖宗之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貽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將起。」又言：「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韓侂胄惡之，次年出知閩州。吳曦變作，曦誅而楊后用事。及侂胄伏誅，邊事大壞，無不如先生之言者。擢本路提刑，安沂公寧。

丙素有不快於先生，劾先生傲視君命，詔降一官。歷湖南湖北提刑，入爲兵部郎。時中朝頗疑沂公，史彌遠以問先生，對曰：「蜀無安內，朝廷已無蜀夫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毀之。」執政不悅，未幾罷官。沂公歎曰：「嗟乎！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乃遣人請昏。先生謝之，論者益服其公。已而起知眉州。卒，先生學於南軒之門，少與范文叔輩講道，故其風節凜然，而所養極粹云。

【南軒私淑】

虞滄江先生剛簡

虞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仁壽人。忠肅公允文孫也。爲趙文定公雄壻。文定子昱，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呂謝楊尹之書。先生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歷仕知華陽縣。二江范教授仲黼者，南軒先生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先生因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文定公父子以至南軒所討論於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嘆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之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爲一家之言乎！」凡再知永康軍，招諸生講學，境爲大治。薦召屢不得用。嘉定間，始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誼辟爲參議官。先生經濟之略，得之家傳，至是固辭不行。或曰：「將王事何？」先生強勉從之。請收人才，厚軍犒以結士心，抽還忠義人之配內郡者，以紓邊人之憤。又請緩科三路饑夫之直，皆得施行。天水被兵，先生督師前進，敵師始退。乃請集保甲之民，以爲守禦。三年間，圍集三十九萬餘人，自是閨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而墾田百餘萬，邊儲以足。被人誣劾罷祠，三年而卒。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說》。學者稱爲滄江先生。先生爲學，由博返約，浩然獨得。尤精於易，其論學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正中庸。」

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昌聞之嘆服。張亨泉先生方亦同學易於滄江。

薛符谿先生紱

薛紱，字仲章，龍游人。於書無所不讀。嘗知黎州，州爲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爲符谿先生。二江講學九子之一也。史彌遠既死，魏鶴山以後進禮上之書曰：「如執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起家爲吏，益遠聲華，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忙於見聞之陋……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欲乞身以去，卒酬讀書之願，未知見日臨紙悄然。」其傾倒若此。先生以進士由成都教授召爲祕書郎，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奸，坐劾去。所著有《則書》十卷，皆談易理，鶴山自以爲不及。

【平甫講友】

黃秉山先生裳

黃裳，字文叔，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第進士，調閩州新井尉，未赴，擢外艱。邑子從受業，先生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於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譽日甚。總領趙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遊。光宗卽位，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城不同。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上極異之，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嘗作八圖以獻，曰太極圖，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每曰：「爲學之道，當體之於身，本之於心。總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紹

熙二年，上封事語特深切。擢起居舍人，卽奏「人君納諫，不可執以己私；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以臺諫不得其職而去。」除中書舍人，進侍講，遷兵部侍郎，不受，改除顯謨閣待制，仍爲翊善。太上見嘉王學問殊進，謂先生曰：「此皆卿力也。」先生曰：「臣伎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備寮屬。且曰：「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充學官。」寧宗卽位，再除給事中，改禮部尚書兼侍講，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惟聖人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反覆告誡，一主此意，蓋先生絕筆之作也。先生以國事積憂，病瘡三年，遂至不起，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謚忠文。先生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講義及兼山集四十卷。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常與其鄉人陳平甫兄弟講學，平甫爲南軒高弟，可見其師友淵源所自來云。

【字文門人】

程克齋先生公說附弟公穎公許

程公說，字伯剛，眉山人。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從遊者，字文正甫與范文叔最著。先生偕弟公穎、公許並游於文之門，而先生之學尤醇。官邛州教授時，吳曦以蜀叛，先生方肆力著述，抱書奉父入山，悒悒而病，病中肆力所著，得成編而卒，年纔三十七，時人惜之。先生積學苦志，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曆法，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名曰「春秋分記」，凡九十卷。論者稱其發明成一家之

學。又著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爲春秋精義，未成書。別有詩古文詞、語錄、士訓若干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書不盡傳。弟公碩、公許。公碩字仲遜，以進士掌教益昌，遭亂誓不屈賊。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學者稱滄洲先生。由進士累官至權刑部尚書，與史嵩之不合，尤爲鄭清之所忌，建言多格不行。先後知袁州、婺州，振起學風。所著有塵缶集、內外制奏議等書。先生冲澹嚴正，獎學若不及，克齋之春秋分記，賴先生上之祕府，行於世。

【楊氏家學】

楊浩齋先生子謨

楊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其父雲山老人，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先生。先生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文靖公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道，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至。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速於求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於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八。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壁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爲前驅，無應之者。而曦所遣逆黨至成都，分

遣其將至黎，先生以計遣之。使又至，先生與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曠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願鑒過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旣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縉糲粟，以備緩急。除吏部郎，因轉對，請於淮上荆襄，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運餉。節濫賜，捐內帑，以充縉糲，以收未格。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諶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侍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啓，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鲠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夤緣勢要有拂拭敍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寧宗感動，而以此遭忌，除大理少卿，旋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奉祠，臥家十年，再召力辭，詔晉祕閣修撰，致仕。先生自奉祠講學於雲山書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遺文有浩齋退稿四十卷。

〔月舟門人〕

蘇和父先生在鎔

蘇在鎔，字和父，鄆人。受學范文叔之門，淹貫諸書，晚而斂華就實，以主敬教學者。其精神氣貌，能使惰者肅，譁者默，毋敢慢焉。以進士官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官，鼓衆入城，將爲亂。先生聞變，挺身出諭之，民爲散去，長官得免死。因

遭忌，遂引去。其後爲潼川常平司幹，以白冤獄忤上官，遂請致仕。退居七年，益講學，臨終，以五峯遺書授其子曰：「此吾從范先生得之，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

張子和先生鈞

張鈞，字子和，江源人。少勵名行，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孫嚴老松壽，蜀名儒也，尤器之。受業范文叔之門。光宗初，政以布衣上書論國家大恥，列聖深仇，踰六十年而未復。其言沈痛，尋置乙科，調隆州教授。已而知什邡縣，大書堂上曰：「奉公如上帝，克己如勍敵，愛民如赤子，防吏如餓狼。」境內稱治。通判瀘州，吳曦之亂，守川陸以待王師。開禧三年，以李參政雁湖薦，召對。先生奏曰：「今日之最急者，莫如活百姓。蜀中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千萬緡。泊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內郡廩庾取之無鋌粒之積，調夫繁夥，倍於常賦，激賞畸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餒，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貨，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蠶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南淮，無不可行。」又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遷國子監丞，以旱求直言，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已，不可求之天地。」因條陳更化更弊之說。遷太常丞，嘉定三年，輪對言：「仰視俯察，以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汎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寇變難置，皆人所難受者。」除祕書丞兼兵部郎，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爲上精言之，然皆不能用也。先生乃請外除潼川提刑，力行常平，以甦民困。已而罷爲通判，尋奉祠卒。

【兼山門人】

楊克齋先生泰之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祕閣修撰虞仲子，世有家學，少受業於黃兼山。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校，臥不設榻者幾十年。以躬行自矢，舉世聲利無足動心。初以郊恩補官，已而奏名類省試。吳曦叛，先生方攝成都教授，安撫使楊輔集議，致其事而去。曦誅，其事上聞，詔起爲羅江丞。吳獵諭蜀先生上書曰：「吳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發。既亂而有抗之者，必猶有所憚。夫亂者，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則士大夫之爲也。」於是安丙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無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致命。」詔赴都堂，授知富順監，三日卽告寮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闕，發廩粟以濟民。知普州，蠲賦二萬，減省浮用以輸邊，又二萬賑貧半之。知果州，減浮費以蘇民困。一如普州時。一切禮、饋貯之庫，以賑貧。寶慶二年，再召入對，極言時政之失。遷軍器監，除大理少卿。甫三月，求歸。除知重慶府，期年乞歸，以病道卒。所著有克齋集百卷，大易要言二十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集經史百餘卷。南軒私淑之傳，以先生爲第一。

卷六十六 麗澤諸儒學案

麗澤諸儒學案傳授表

東萊門人

葉 邦 子榮發 孫霖 曾孫審言

徐 儒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 昉 李 壁、李 壽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王 摯 子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子應鳳別見深寧學案

鄭清之——趙 范、趙 萍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應 嵤

樓 啟

葛 洪

喬行簡

李誠之

王介

子摯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喬夢符

王瀚

子柏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治

石範

朱質

葉秀發

潘景憲、潘景愈

潘景夔、潘景尹

鄒補之

杜旛

戚如琥

孫紹曾孫象祖
元孫崇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戚如圭、戚如玉

夏明誠

鄭宗強

汪淳

汪大度、汪大亨、汪大明、汪大章

黃渙

黃謙

陳黼

詹儀之

邢世材

郭澄

胡子廉

康文虎、康文豹

趙善談

趙彥秬

羊永德——子哲

李大同

時瀾——子少章

時澐

郭頤

輩豐、輩嶸、輩峴

周介

彭仲剛

盧汝琰、盧汝琯

樓孟愷、樓仲愷、樓叔愷、樓季愷

汪仲儀

郭粹中、郭敏中、郭允中、郭時中

葉誕

徐文虎

陳錫

徐侃、徐倬

王深源——鄭聞別見北溪學案

全祖望曰：明招學者，自呂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考，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

東萊門人

葉子應先生邦附子榮發、孫霖、曾孫審言

葉邦，字子應，金華人。大治主簿，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公高弟，而於先生執弟子禮，終身不衰。子榮發，孫霖。曾孫審言，字謹翁，嘗任衢州明正書院山長。其學以寡欲爲宗。治家有法，吉凶諸禮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

樓迂齋先生昉附弟炳

樓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與弟炳，字季文，俱以文名。從成公於婺，嘗以其學教授鄉里，從游者數百人。其著者如李悅齋先生、璽王謙父先生，均受業於張南軒。謙父則深寧尚書應麟之父也。案謝山原本以深寧爲先生弟子茲據馮粹材考定改正

葛容父先生洪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成公學。登進士第，歷官爲尚書員外郎。上書言：「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乞嚴飭將帥，申儆軍實。」累遷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言事侃侃有大臣風。卒，謚端獻。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喬孔山先生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成公之門。登紹熙進士，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理宗卽位，應詔上書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端平二年，朝議收復三京，又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密院事，後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封魯國公。卒於家，年八十六，謚文惠。先生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李茂欽先生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於東萊。釋褐爲饒州教授，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黃州不保，力戰死之。先生嘗謂真西山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吾輩八字箴也。」至是果不負所學。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

全祖望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曰：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畈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豐山二公爲宋之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爲朱陸之私淑者。文山尤不羈，留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況朱子後人有浚南軒後人有唐而趙良淳者，雙峯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唐震、呂大圭之徒，不勝屈指。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囁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

荷戈登陴，死者尤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謗讟於妄人，可爲軒渠。

葉南坡先生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東萊，並從唐說齋遊。以進士爲慶元府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願與之交。如樓迂齋、樓攻媿、史獨善、鄭安晚、袁絜齋、楊慈湖皆與之交。而慈湖問難尤詳，謂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先生邃於性理之學，以餘事爲文。其在慶元，從學者歲常數百人。所著又有易說、周禮說。

潘叔度先生景憲附弟景愈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九歲，以童子貢京師，後入太學，益自刻勵。隆興元年進士，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力請太平教授，遠次以歸。初亦好佛學，既而學於東萊先生。與東萊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學焉。父喪，服除，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誦詩讀書，旁貫史氏，尤盡心於程易。朱晦翁子塾其壻也。弟景愈，字叔昌，亦有志於學，爲東萊所稱。

鄒公袞先生補之

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朱呂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著有春秋語孟註、兵書解、宋朝職略等書。

戚先生如圭附弟如玉、從弟如琥

戚如圭，金華人。以進士爲嵊縣尉。弟如玉，亦遊太學。母周氏，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語錄，顧諸子曰：「旣

不爲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邪！」其期諸子如此。從弟如琥，字少白，以進士授國子博士，歷知台州、袁州，亦東萊弟子也。

汪獨善先生大度附兄大亨、弟大明、從弟大章

汪大度，字時法，號獨善，金華人。受業於呂東萊。慶元初，呂大愚觸權奸貶韶州，先生往送之，伴送者凌辱大愚，先生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還。經紀其家事，甚至後徙卒高安，晦翁致書深加歎敬。先生兄弟五人，長兄大任，次兄大亨，弟大明、大聲，先生居三。大亨、大明並從東萊遊。從弟大章，號約叟，亦問學東萊之門。大愚之卒也，約叟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其風誼如此。

陳斯士先生黼

陳黼，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遊。永康林大中聞其賢，妻以女。大中方貴，先生未嘗倚以爲重。淳熙八年，登進士不汲汲進取，以恬靜自守。大中欲召爲樞密院先生力辭。嘉定元年，大中卒，乃遷國子博士，著作郎。凡三十年，偃蹇宦途而不改其樂。後丐祠歸，貧無室廬，僦居永康以終。

郭伯清先生澄

郭澄，字伯清，東陽人。父將仕郎良臣，字德鄰，築西園、南湖、石澗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先生爲西園學者，性既敏悟，又用力於學，辭氣嫋穎，常能隨其力之所至，而有以自見云。

趙周錫先生彥秬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東萊。精春秋左氏傳，嘗作左傳發微一百篇，進呈高宗。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換宣義郎，終眉州通判。

時南堂先生瀾附兄澐

時澐，字子瀾，蘭溪人。師呂東萊。淳熙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東萊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先生補完之。有南堂集。兄澐，字子雲，亦師東萊，著尙書周官餘論，未成卒。

鞏厚齋先生嶧附兄豐

鞏嶧，字仲問，號厚齋，婺州武義人。兄豐，字仲至，號栗齋，少遊成公之門。仕至提轄左藏庫。先生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大理寺丞。上書言兵端不可開，忤宰相，出知嚴州。陞辭力言外攘當先內修。已而直祕閣，歷遷司封郎。奉祠致仕。先生靜正夷博，居官未嘗澤辭色，貫聲光以媒進，而儒術吏治所至皆有聲。所著有厚齋集八十卷。先生之母楊氏，通毛詩、論語、孝經，知大義，故二子皆知師東萊傳正學，有聞於時。

彭子復先生仲剛

彭仲剛，字子復，平陽人。乾淳之際，永嘉儒者林立，而平陽稍爲別派。徐忠文公子宜以心學起，其說合於金溪王信州道甫以事功之學起，其說合於永康先生徧遊其間，及以進士釋褐，主金華簿，始聞麗澤之教。東萊謂其用力甚

銳先生之學，不事論說，以實踐爲宗旨。尤有吏材，衢州大水，憲司檄下金華，令先生往覆視，先生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塢，殺稼溺人，行道其和既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已死矣！」憲司感其言，卽出米恣所賑。移臨海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一圖，而物數其地之所有，有以圖上者。先生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先生指曰：「某地嶺有某某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胡失之？」其人大驚，不知先生何以得之也。由是整廢墜甚多。先生善聽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訟爲衰止。以薦歷兩浙運司，均斛官，召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罷歸。起知全州，擇其耆老之有學行者，師長其子弟。先生於聽政之暇，親執經而教之。凡先生所至，去後無不思者。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先生爲常平提舉。是年病卒。葉水心曰：「子復之爲學，以爲非同聲趨和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猶懼置之。故其材爲實材，德爲實德。」先生不著書，得水心之言，而先生爲學之本末昭然可以考見矣。

【迂齋門人】

王謙父先生摵

王撝，字謙父。先世自凌儀徙於鄞。先生博學耿介，爲樓迂齋高弟，復從史獨善遊。文藝深醇，善議論。壯歲應詞學科試不中，晚成進士。其同年余天錫官至參知政事，聘先生教其子弟。後爲安吉丞，攝長興令、新城令，賑災減賦，民咸德之。由婺州通判升攝郡守，以羨財留於官。改祕書丞，守徽州，遷吏部郎中。晚直祕閣，知溫州。淳祐十二年卒，年六

十九。二子應麟、應鳳，應麟學者稱深寧先生，爲南宋大儒。別有學案初，先生試詞科不中，自誓必令二子業有成。及教於余天錫家，歲終致束脩。先生謝不受曰：「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書爲介，往借周益公及向習詞學者二十餘家所藏書。」天錫欣然許之。二子盡讀其書，俱中詞科。而其後深寧之成大儒，固出過庭之督教也。

鄭安晚先生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初名燮，別號安晚，鄞縣人。少從樓迂齋學，以文知名。登嘉泰進士，調峽州教授。帥趙方不輕許可，先生往白事，特爲置酒，命其二子范、葵出拜。掖遷國子學錄。理宗即位，累官至參知政事。端平間，升右丞相，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西山、魏鶴山等十五人，遺逸如劉漫塘等並見旌異。入洛師潰，乞罷不可，拜左丞相，請去，益力。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申國公。淳祐四年，拜少保兼侍讀。五年，拜少傅，進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傅右丞相。時已賜第西湖，常放浪湖山間，軍國大事仍就決。十一年，乞罷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謚忠定。先生不好立異，湯仲能巾嘗論事侵之；及再相，仲能求去，先生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先生嘗建甬東書院，與應葺芷之翁洲書院齊名。

應葺芷先生斷附弟俵

應儻，字之道，昌國人。昌國今浙江定海縣後遷居於鄞，刻志於學，嘗從樓迂齋遊，文聲藉甚。嘉定進士，爲臨江軍教授，歷遷祕書郎，入對所言皆正直切要。淳祐初，遷宗正寺丞，以預議邊事，兵敗坐斥。後復用，歷權兵吏二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掌內制，甚稱旨。授同知樞密院事，旋拜參知政事，以疾乞歸，卒於家。先生旣柄國政，拳拳邦興，起後進之事，爰建翁洲書院於故居，入元置山長。先生之孫全軒領之，歷明至清而書院數興修未絕。弟俵，字自得，以進士官烏程尉，毀

涇祠，息爭訟，而尤致力於教化。仕至文林郎。

【時氏家學】

時天彝先生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金華人。父朝散郎瀾，師事呂東萊先生。先生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而於史學尤精。由鄉貢入太學，登寶祐進士，歷諸教授山長，用薦擢史館檢閱。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卷，又詩文若干篇，總名所性集。